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碩士論文

土水工頭長女的越界行動—
用身體穿越性別與階級的自我敘說



指導教授：楊蓓、王增勇 教授

研究生：楊慧姿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六月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研究生 楊慧姿 君所提之碩士學位論文

土水工頭長女的越界行動—用身體穿越性別與階級的自我敘說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論文考試委員會委員 楊信榮

王增勇

指導教授 楊蕊

所 長 王增勇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

謝誌

整篇論文書寫歷程，終於來到最後一哩路謝誌部分，此刻仍感到些許不真實，難以想像我真的已經完成這篇自我敘說論文。三年來的書寫，各種感受我練習獨自承擔，當壓力大到無法負荷時，開始尋求各種外援，緩解論文書寫中所帶來的各種壓力，沒有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協助，沒有今天的此時此刻的我。

想感謝的太多太多了，首先，面對於論文卡關的自己，楊蓓老師、王增勇老師總是適時伸出援手出手相救，其中也包括研究所課堂上的議題釐清。指導老師楊蓓老師一個月一次一對一的個督，謝謝您無限的包容及適時的承接，謝謝您 Final 的最後一段回饋，原來您提供我一個自由書寫的空間，讓我在論文裡盡情揮灑，並找到我是誰？王增勇老師三年來陪伴，不定期的論文團督，您的清晰頭腦和邏輯，協助我的論文有立體感，以一種社會性視野在反思台灣的教育及階級對人的影響。口委 楊佩榮老師實質上的建議及回饋，才意識到與爸爸的論文工作上的衝突，也必須回頭去照顧爸爸的不舒適，父女關係持續在變化及發酵。從三位老師中，常常被一語道破個人迷思及盲點，協助於我完成今日這本自我敘說的論文。帶著老師們給予的提點，回到家庭與爸媽一起工作論文，爸媽無時無刻的陪伴及不厭其煩的回答我的訪談，更是成就今日這篇論文的關鍵，謝謝我的爸媽陪伴一年共同完成這篇論文，過程中，雖然有價值上衝突的火花及意見分歧，但爸媽總是放下父母權威姿態，繼續與我對話及討論，親情考驗外，也培養出與父母共學模式，是個難得可貴的親情經驗。

除了對論文有實質上協助的人之外，幕後更有一群人在情感上的大力支持，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人，情緒張力無法消化條件下，身邊的人成為情緒安撫劑。謝謝台北的舅舅和舅媽，料理健康食物讓我不愁吃；謝謝台北室友真真，讓我書寫中常痛哭、發悶、生氣，總是在一旁默默陪伴，允許我

在同一空間裡情緒化；謝謝政大一千零一個同學小 D，總是接到突來的電話，聽我發牢騷、抱怨我的爸爸及論文；謝謝政大香雞排團隊，珊珊、立庭、俊達、思汎們，讓我問一堆莫名其妙的問題；還有，謝謝很會寫的論文修改團隊，阿萍、維雅、念湘、志南學長、靖翔，要看我一堆沒邏輯的文字，貼心的修改錯字和文句，梳理邏輯及回饋，你們的工作量真是不小，感恩在心上。謝謝最可愛的工作豬團隊，小黑和小杜，一起工作帶團體的日子裡，閒暇之餘陪我聊、陪我抱怨、也陪我一起耍豬日子。最後，還有一位最想謝謝的人，就是「自己」-- 耐心和勇敢，面對於不熟悉的書寫、不熟悉的自己，都依舊不放棄的繼續往前走，我認為，自己願意勇敢面對論文，這份勇氣是需要肯定於自己。

在台北讀書這三年，生命中出現的貴人不計其數，還有很多人無法一一感謝，但我都銘記於心。所有人的互相補位及支持，並給予我養份的滋潤，我的人生才有今日的完整性，並認回自己的勞動階級。而，主體化的實踐道路才正要開始…我已準備進入教育現場，慢慢開始實踐我生命中的教育理念，教育是要穿越階級，且與無所不在的階級共處，使得人人找到存在價值的主體性。

我期待在教育這條路上，遇到更多的同伴，讓我們一起結伴同行!!!!!!

清水麻豆崙家

2017/07/24 12:36 PM

摘要

這是一篇以土水工頭的長女身份出場，整理身體勞動經驗建構而成的自我敘說論文。論文開端以「戰」「它」斷裂感揭開序曲，起初，描繪身體經驗中的痛苦感受，事件的一一還原，細緻進入脈落梳理，協助自己情緒上的懸置，對於「戰」「它」重新詮釋，推進自己從平面化單一的身體感受，進到一種立體性的差異理解，看見人在經驗身體痛苦的處境裡，跳脫個人問題歸因的視框，發現人的處境是包裹於社會性角色及當代政治歷史脈落裡，藉此，決定返回土水原生家庭，訪談工頭父親及小工母親，從理解父母親的土水勞動身份開始。

訪談父母及家人，是整篇論文推進的重要關鍵，尤其進到父親土水的現場，更是認回自己的勞動階級身份。與父親訪談工作期間，深刻的經驗到自己對父權的恐懼，為了推進論文前進，不顧恐懼的存在，跟進父親進到土水工地現場，與父親在工地真實互動關係及經驗工地文化，卻讓我意識到父親的權威是工地生存姿態；與母親訪談中，發現在我的原生家庭及土水文化裡，生理性別的存有本身具有一種上對下的階級標籤，性別與階級密不可分，而母親一輩子的拼鬥都渴望階級翻身。從父母親的經濟拼鬥中，身體被自己工具性使用，身體勞動便成為一種人存在的價值，這就是我的勞動家庭生存之道。

爬梳原生家庭後，穿越「戰」「它」反映的是我的主體長年包裹於性別階級視框裡。我的性別階級到底是如何被建構而成的？讓我無法接受自己的土水勞動身份外，甚至有厭惡及排斥。此篇論文，回到工地的田野，認回自己土水勞動身份路徑中，同時在辯識自己與階級的關係，並思辯於教育與階級之間的關係，提出教育本身可能是在創造階級的反思。最後，回應於自己，在未來的教育工作道路上，我的教育主體又該如何面對無所不在的階級。

關鍵字：土水工、長女、身體勞動經驗、自我敘說、權威、性別、階級、主體

目錄

| | |
|------------------------------|------------|
| 序曲..... | 3 |
| 「戰」「它」片頭曲..... | 3 |
| 「戰」「它」引爆史..... | 4 |
| 第一章 身體之戰..... | 8 |
| 第一節 八年前，「病」的生成—〈我沒有病〉..... | 8 |
| 第二節 八年來，「病」的處置—〈控制與逃離〉..... | 11 |
| 第三節 八年後，「病」的真相—〈失敗？無能？〉..... | 14 |
| 第二章 權威之戰..... | 26 |
| 第一節 我，非「要」不可..... | 27 |
| 第二節 我，非「要」不可..... | 33 |
| 第三節 「要」，愉悅性 V.S 爆裂性..... | 42 |
| 第三章 與知識和解..... | 49 |
| 第一節 遠離 讀，寫..... | 51 |
| 第二節 國立研究所「空虛感」..... | 54 |
| 第三節 讀，寫 召喚..... | 57 |
| 第四章 「戰」「它」再詮釋..... | 64 |
| 第一節「它」—身體求生存..... | 64 |
| 第二節「戰」—階級視框的位移..... | 68 |
| 第五章 「爆」「躁」家庭..... | 73 |
| 第一節 搬家是「出口」..... | 73 |
| 第二節 性別—主宰家庭角色及功能..... | 78 |
| 第六章 身體勞動為生的家庭..... | 87 |
| 第一節 媽媽，「單打獨鬥」..... | 87 |
| 第二節 爸爸，「群體共生」..... | 103 |
| 第三節 土水工地真槍實彈..... | 118 |
| 第七章 身體穿越性別階級..... | 130 |

| | |
|----------------------|-----|
| 第一節 「身體」經驗之自我敘說..... | 132 |
| 第二節 穿越性別階級 | 135 |
| 參考文獻..... | 139 |
| 圖一：我的論文基底..... | 51 |
| 圖二：階級視框的位移..... | 69 |
| 圖三：原生家庭搬家歷史..... | 74 |
| 圖四：以身體為本的媽媽勞動史..... | 98 |
| 圖五：做土水「管理」階層示意圖..... | 121 |



序曲

「戰」「它」片頭曲

三十歲以來

內心深處有一個難以具體形容的身體經驗

是一種很恐怖的感覺

一種要發病的感覺

如果不封好它的話

會開始想要摧毀自己，甚至帶來自殺念頭

不行，不行，不可以讓它出來!!!!

只要意識到它稍有出現蹤跡

它會一直想要跟著我

它也不會想要放過我

開始日日夜夜折磨著我...

從失眠

至劇烈頭痛

甚至想傷害自己

不可以

不可以

它不可以出來

我用盡全身力氣把它壓制著，正所謂「戰」!!

而，我總是心驚膽戰的「它」!!

到底又是什麼??

「戰」「它」引爆史

書寫論文這三年來，我有過無數次放棄這學位的念頭、無數次邊寫邊哭狀態裡、無數次想逃離電腦前。對我而言，「無數次」是身心折磨的不舒適，卻也磨出一種面對自己恐懼的能耐。研究所不只是一個學習空間、更不只是一張文憑證明，而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與自己肉搏戰鬥場域。修課這兩年來，層層剝開身上的傷，重新歷經千瘡百孔、血流不已，甚至膿瘡發爛、惡臭至難受不已，這些歷程便是與身體戰鬥的各種現象。這一切的戰源起，需回到剛上碩一的我，單一認為是研究所課堂上學習的挫敗讓我不舒適，但大錯特錯了!!!! 這份課業挫敗，夾帶著竟是三十多年來層層堆疊於原生家庭的長女角色枷鎖、爸媽水泥工勞動的階級身份、求學階段分數主宰的知識權威斷裂、及工作階段與權威者的衝突事件，每一層都共同鑲嵌著權威及階級規訓議題，而我像是個被詛咒的人一樣，被封印在這些角色及階級裡，把每一個人事物都框定於權威者的壓迫與被壓迫的二元對立之說，使得彼此皆動，彈，不，得。

現在，我將以研究所兩年修課經驗為我論文書寫起點，透過自我回觀、與同儕及老師對話、文本經驗拼裝及整理，將烙印於身上數十多年的封印，一層一層的還原「戰」「它」，鬆動裡讓我找到貼近自己生存的主體性，實實在在的以論文為媒介，為自己而戰。

● 「戰」

戰鬥是我血液裡的養份，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戰的過程總是精力充沛更不畏任何恐懼，更直接的說，其實是根本不知道要害怕。意識到自己好戰性格後，我總享受於戰後帶來的愉悅感，也享受戰鬥過程中身體撕裂感，撕裂感有一種重生的感覺，可說是超越。那挫敗呢？面對於此，我無法享受也無法浸泡，就是「無法」的難受，快速的推擠我轉化成一種壓抑，把壓抑的力道轉向攻擊、指責戰鬥姿態，我終於知道，多壓抑自己的挫敗感，就有多大的力道對他者

進行攻擊，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一直以來，看似好戰及不畏恐懼的自己，卻因著研究所課堂訓練、及論文的自我敘說後，於不同生命階段的戰鬥裡，爬梳出個人抵抗背後存有的內在巨大匱乏及恐懼，這個發現讓我不得不把長期以來對外的戰場轉向於對內恐懼的自己，這篇論文要應戰的，正是「它」。

● 「它」

片頭曲內心自我對白的「它」，於 2014 年研究所前，我一直不知它是什麼？知道它一直活在我的身體某個地方，也知道它是從 2006 年大二階段長出來的，算下來，跟它戰鬥整整也八年了，直到碩一下的課堂訓練才揭開真相。八年間，我不會讓它出來，即使出現，我會控制適當，讓它淡淡的出現、淡淡逝去，一副它根本就不存在的樣子，這是多年來與它戰的慣有方式。而，研究所書寫的爬梳，啟動我面對它、與它對話的動能，卻發現稱之為第三者的它，竟是第一人稱的我。原來真正深層恐懼的它，正是不允許自己有恐懼、有害怕、有失落、有犯錯、有任何瑕疵的負面主流論述貼近於我，每一刻的呼吸皆用盡全身力氣抵抗它的出現，而，背後夾帶著的行動，是我汲汲營營追求主流論述裡各種期待，目的渴望得到眾人的肯定。

看見用力內在的壓制，卻看見外在的自己，總是披著一件充滿正向熱情、散發能量、及被眾人所需要的完美主體外衣，看著身上這件外衣，我哽咽的跟自己說「三十年了，我累了，我真的很累了，我好想要脫掉它，有沒有人可以幫忙我一下」，此段話一出，滿滿的複雜情緒浮上心頭，反覆的看著這段話腦中說著...

- **累【不允許】**—笑死人了，我楊慧姿怎麼可能會累，我的人生是充滿好奇和學習企圖心的，絕對不可以累，累的後果可能會退步、會輸、會沒成長、會停滯。我不允許這一切發生，要繼續推進及成長再成長。
- **脫掉【戰鬥】**—怎能可以不戰鬥，這是很喜歡且賴以為生的外衣耶，遇到困難要去面對它，不可以閃躲，越難的越要去挑戰，怎麼可以用擺

脫的方式，這樣也太弱的表現了吧。

- **幫忙【被拒絕】**—呵呵，寫出這兩個字我都笑了，我那需要人家幫忙，我一直是個很獨立的人，什麼都靠自己，要別人幫忙除了會表現自己很弱之外，還會很麻煩到人家，更會有被拒絕的風險，太可怕了，我才不想要去拜託人家，看人家的臉色，和欠人家的人情，有夠恐怖的!!!

在**累**的狀態中，看見對自己的苛刻及不允許；在**脫掉**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戰鬥姿態、戰鬥立場；在**幫忙**的需求中，看見的是對於被拒絕的恐懼。短短的一段話裡，看似滿滿的需求性，背後卻夾雜著複雜性議題，並包含著從未被善待、被說的生命經驗，及全都糊在一起的情緒，我要怎麼說？又該如何說呢？

說的開關啟動於「**我，身體的累**」，時間暫時拉回碩一下 2015/6/3 當天下午在政大社工所活動室發生在我身上的陌生感受。那天早上是楊蓓生命敘事的課，我是自願說故事的人，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在課堂、在公開場合敘說關於自己的家庭、身體冒險經驗、身體病痛纏身故事，說完後，腦內有一股未曾有過的空掉感覺，待在發呆和空白狀態裡，只記得楊老師回饋裡說道的一段話「當年你爸爸的失控由你來承擔，現在的你不需要再承擔這些失控了」。課後，帶著這種空白感且不以為意，一如往常的從實踐大學騎單車回到政大，在活動室等待著下午四點同志生命美學¹課程演講開始，清楚記得是三點十二分躺在沙發上睡著了，還告訴同是課堂助教的同學奕中說「五十分要記得要叫我喔」。不知沉睡了多久，印象中聽到奕中的聲音在叫我說「慧姿，五十分了喔」，我只感受到身體上有一個很重很重的東西壓著我，腦中有意識的聽到奕中在叫我，但我的身體動不起、眼睛也打不開。我很想要起身回應奕中，但第一次卻顧不了人家在等我，只能一直

¹ 此課程為政大社工所 王增勇老師在政大通識課所開的課程，我與奕中為此課堂的助教，協助課堂中所有行政作業。
課堂中所有的行政作業。

躺著不動（因為真的動不了）。而後，他自行先離開了，再過十分鐘後，因助教身份的責任感，帶著極重感的陌生身體進到教室裡，第一次我連講話、和大學生打招呼，都覺得好辛苦。而，更深刻的是，這兩個小時的演講，我是非常的折磨，尤其是空間裡的各種聲音，都讓我覺得煩悶及燥鬱。坦白說，講者講的非常精彩，但...我完全無法消化外，我只在乎可以下課了嗎？讓我回去休息好嗎？我好想離開教室。好不容易終於等到演講結束，一般來說，演講結束就會帶著講者和幾位同學到王老師家一起用晚餐和彼此交流，但這次，一下課後，我連向王老師提出請假的勇氣也沒有，我多麼害怕他會問我怎麼了？多害怕他會拒絕我的請假，當下，偷偷摸摸且快速的離開教室，騎著單車回租屋處，像個小偷一樣的做錯事而烙跑去了。那天後，我就把自己關在家裡暫時無法再去學校上課，也無法再交任何作業了，對於學生身份應盡角色失職。這歷程，到底是什麼讓力求完美、盡責的自己，第一次經驗到身體不受控的陌生反應、第一次有這種不告而別的不負責任的行為、更是第一次翹課，還無法準時交作業的不顧一切的狀態。這些第一次，以身體被重重的東西壓著的感覺最為深刻，有如封印般，深深的壓著我，意識清楚，但身體卻無法受自己控制。對於此陌生感受的無所適從，選擇拾起面對身體的累，竟勾勒出這些年來，完美主體底下，最醜陋、最有瑕疵的自己，開始問自己...「我，到底怎麼了？」。

第一章 身體之戰

就讀研究所碩一以前，我的身體裡有種可怕東西長駐於我的體內，全世界只有我自己知道這種失控感覺是什麼，它的發作症狀會有失眠、無存在感、嚴重時甚至有傷害自己、或自殺念頭，簡約稱為發病。目前為止，共有三次發病經驗，2006 年大二第一次的生病，到後來的 2011 年工作時期的一次，及最後 2014 年碩一上課業挫敗的一次。第一次發病至今的八年來，為何只有三次呢？因為長年我都努力控制及壓制它，所以次數極少。

這三次經驗都非常不好，並伴隨著嚴重失眠狀態，這些不舒適的身心反應只要一上來時，就覺得自己身體像是被詛咒一樣給綁死了，我就得要想盡各種方法脫困這個詛咒，但根本不知它是什麼，一直被這種可怕的感覺給宰制著，也因此，可怕的感覺成了我對它的形容，卻根本不知它的原貌是什麼？本章節的書寫，以第一次發病時間點為書寫起點，一一還原當時的人事時地物，知道它的生成後，並回看這八年的一路來，我與它的共處及處置方式又為何？最後，目的就是想要仰賴書寫及回觀再次貼近它，描繪出它的立體輪廓、清晰五官，重新詮釋發病是什麼？

第一節 八年前，「病」的生成—

< 我沒有病 >

故事發生在當時就讀長榮大學社工系大二升大三階段的我，此時期，正是各社團社長及各系會會長改選重要時期。選舉公佈結果時，在康輔社票選為社長一職，社工系會票選為副會長一職，此結果讓我備感壓力，因我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未來大三一年學校生活裡，同時身兼二職經營社團及系會，幾經思考後，決定向社團學長姊提出退出社長一職，而，當時學長姊回應我說「這是公開選舉決定的，若我要退出，必須自己再辦一次全校性改選程序，但必須確定他人票數會

贏過我」。當下的我心想，不就要自己再去找個時間集合全社員說明改選一事，並要說服他們我沒有意願擔任社長。這個流程讓我在當時非常孤單及無奈，而學長姊的態度也讓我覺得他們並沒有人有意願想幫我這件事。面對於此，我反身的回到社工系會找當選同班同學的會長討論此狀況，會長則說「若社團無法退出就去社團吧，系會這邊我可以自己再找副手協助，妳不要太擔心，反正以後妳當社長後，我們就資源連結，互相幫忙」。討論有個大致方向後，我確定退出系會，進入社團，但，似乎要對整個社工系學長姊和學弟妹有個說明，而我腦中便開始盤旋此事。思索過程中，對於社團的暴力感到憤怒、對於系會的體諒感到愧疚，複雜情緒在翻騰著讓我感到相當不舒適外，同時也開始聽到一些系上同學有其他聲音出現「大家選上花花（慧姿）了，然後她不跑去社團當社長，那我們當初選她要幹麻，那如果她知道有要選社長，幹麻一開始還要來競選系會」。這些聲音的出現，讓我對系上更是愧疚，開始不知要如何面對大家，更別說是要辦說明會了，一種無法符合大家期待的愧疚壓著我快喘不過氣來，而我也無力抵抗。

伴隨這些聲音出現，我的身體開始有異狀，一開始是睡眠出問題，無法順利入睡，在床上翻來翻去一直到天亮，人雖去上課了，但面對於同學都覺得他們在私底下討論我的樣子，在班上或系上都不自在，上完課就想趕快閃及逃。因為失眠越來越嚴重，即使都沒有睡，我還是會硬撐著身體去學校上課，身邊重要好友看著我這樣狀況開始擔心之外，也與我討論要不要問系上老師請求一些其他協助。有天下課後，在朋友陪伴下，我向系上 A 老師大略敘說我失眠及心理狀態，當下 A 老師說「我在嘉南療養院有認識一些精神科醫師，去給他們看看，拿個藥吃，只是生病而已，沒什麼大不了的，不用太擔心」。當下的我聽後馬來回應說「我又沒生病，幹麻給精神科醫生看」。A 老師說「看醫生不代表妳有病，不看醫生不代表妳沒病」。之後，A 老師便積極安排，但我多次拒絕及選擇不回應老師，而後，A 老師便主動告知我的班導師我的狀況，班導找了當時我最好的五位同學，告訴他們開始對我持續關心，都要跟著我。

而我依舊處於拒絕就醫狀態下，有天，我的室友拿了一包藥回家，室友說「這是 A 老師請他的好朋友開的藥，吃了會讓我的情緒穩定、安心睡覺，A 老師要我請妳用藥」。知道室友及老師的用意後，我對那包放置在我書桌旁的藥仍無任何意願想吃它。而從那天起，我的五位同學輪流關心我說「妳現在要去哪？妳等等要幹麻？中午吃什麼？」（這段期間我仍堅持不吃藥），幾乎不會讓我單獨，不論怎樣都會旁邊有個人陪著我，我想這就是他們對我的一種關心方式。到了快兩週都沒睡覺時，我的室友以拜託我嘗試吃藥看看，順利讓自己入眠。當晚，我在他面前吃了一顆後，室友就睡了。見室友睡後，吃藥後的我竟完全毫無睡意，這個狀態讓我覺得自己病入膏肓、無藥可救，連藥也救不了我的睡眠。於是，約莫凌晨十二點時，小心翼翼起身拿車鑰匙騎車出門去，一人騎在黑暗道路上不知去那的騎著，不知騎了多久了，遠遠看到在仁德交流道下的家樂福看板亮著而往那邊騎去，就待坐在那裡直到天亮五點多才準備騎車回去租屋處，也忘記自己當時在想什麼了，只想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待著，放空著，心裡想著自己到底怎麼了？

回到租屋處時，自己小心翼翼的開著門，深怕吵到室友及怕她知道我偷偷外出。而，當我正在插鑰匙還未轉開時，室友便馬上把門打開，我看她的那一瞬間，大概這一輩子都無法忘記她當時的表情及面容，是個如此焦慮、無助、自責及驚嚇的表情，每次想到這心頭就一股鼻酸。打開門的室友接著說「妳去哪了？妳知道我半夜起來沒看到妳，我要瘋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壓住自己愧疚而故作鎮定回說「我出去走走而已，對不起，以後不會再這樣子了」。當下，我內心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說著「我決定要重新振作起來，要過個像正常人、及不讓人操心的生活」。帶著對室友這份高度愧疚感，我開始努力調整自己狀態，並要求自己勇敢站出去對每個年級進行說明會。當時的我，在一些同學的陪伴之下，去到每個年級的必修課堂裡，深深的表達無法擔任系會幹部的抱歉，整件事情也在我的道歉之下落幕了。此事後，自覺自己好起來沒事了，有天下課後，我還主動跑去找給我藥的 A 老師說「老師妳看，我不用吃藥、不用看醫生也會好，我沒有

病，而且睡眠也沒事了」。老師當時回應我說「妳現在不面對它，以後還是會再發生的」，聽完這句話我也是笑笑的就離開，心裡雖不想理會它，但自己卻把此句話烙印於我的內心深處裡，並對我接下來的生活有著重大影響。

事件後至今，我除了努力不去回想當年的我怎麼了，更去控制好自己不要進入當時的那種低落谷底的狀態，因為太恐怖了，影響自己也影響別人。只要稍為有一點感覺要上來，就有一種要生病的感覺，我的恐懼會讓我自動的進行壓制及防衛。而，這八年裡，只要稍有類似低落感覺，便主動聯繫朋友並分享當下情況，我通常會說「那個感覺又來了，我好像要生病了」。記得，有次在大學同學聚會上，剛好聊到這件事，心裡除了對於五位同學表達感謝及抱歉外，當時室友還問我說「那時的妳怎會這樣？妳知道嗎？本來，我還跑去問 A 老師，她叫我把妳的車鑰匙藏起來或車子用大鎖鎖上。不過，後來妳自己好了，我們就沒這樣做了」。這些話是在畢業後的我們，成為茶餘飯後的回顧及分享，而我也沒有太多想法去討論，也還在處在一種不知為何會這樣的狀態，一切都是在笑笑中渡過。

第二節 八年來，「病」的處置—

< 控制與逃離 >

笑笑過到今日，也八年了，與「病」共處經驗累積下，我也生長出因應之道，它的出現是有徵兆可循、及階段性歷程，通常，當我有失眠狀態及伴隨著後腦勺劇烈頭痛時，我的身體雷達便會啟動，讓自己開始費心費力控管睡眠狀態，例如：去廟宇拜拜收驚、找人陪伴、吃中藥、換睡覺空間等因應方式，而，若超過三天沒睡好，它可能會從失眠頭痛轉換成我所擔憂的自殺警訊，為預防於此，我用盡力道進行壓制行動，壓制方式就是極端的使用自己的身體，例如：高強度戶外冒險活動、讓自己浸泡於忙碌工作狀態裡、找很多事來做，目的要讓自己身體過度使用後，因疲累感而順利進入睡眠外，進而忘卻「病」的存在。原來看不見的病，讓我如此極端使用我的身體，以預防進入失眠、頭痛甚至出現自殺意念。這期間，

身體和意志像個雷達一樣，一有睡不好的行為，就想盡辦法讓自己身體勞動得以安眠，而從未曾深入探討為什麼會失眠？

這些方法，我認為是「控制及逃離」。用盡各種身心意志力控制各種徵兆避免出現，此外，也安排自己處於忙碌及無空閒的工作條件環境裡，好讓自己的身體和心理皆持續性的浸泡於「勞動」狀態裡。從大學裡滿滿的社團活動、出社會後滿滿的工作安排、及出差，皆為我的實際勞動現場，這些充斥著身體勞動付出，及高強度的工具性使用自己的身體。雖然，我的身體也因長時間過度使用，也慢慢出現一些警訊，例如左半側身麻痺不已、長期頭痛徵兆；不過，相反的，長期投入及付出，也使自己職場上的表現受主管肯定，及有機會擔任管理一職，這些肯定，也讓我更確定此方式有效性，但，這些扎實及沒日沒夜的勞動付出，就是不要讓它出現，一心認為不要出現就是好事。

第二次的發病，是 2011 年在基金會工作的我，但我努力想卻想不起發生什麼事了？只記得類似失眠狀態又出現了，又是好幾天無法入睡，每天緊張兮兮的害怕夜晚到來，這個感覺和大二時一模一樣。後來是因為以非常高強度連續 21 天 20 夜在戶外課程消化身體體力，讓自己分心、好睡，一切如沒事一般。記得，當時這件事過後的半年，有次，我的主管問我說「妳之前那陣子都沒睡是怎麼了？妳知道嗎？」。我記得我還回說「我不知道耶，過了就算了，也不懂為什麼會那樣？」。心裡好險又過了，也不想去回憶那個是什麼？

而，看似一切順利在我控制及閃躲八年裡，就在 2014 年的九月進入政大研究所的我，約莫十月底時竟讓控制得宜的「病」又出現了，這個出現一切來的太突然，讓我無所適從及慌張不已。清晰記得某天晚上十點多時，一人獨自回大安租屋處的路上時，腦中閃過政大課堂裡某個老師的表情及上課對話內容，有一種從九月累積到現在的強大課業挫敗感瞬間油然而生，行走時，一台車對我按了喇叭警示我靠邊一點，車輪從我旁邊隨即駛去時，我內心多麼的希望那台轎車可以

從我身體不小心的撞上去，讓我倒下後不必再面對台北的這一切。幾秒鐘後，現實又把我拉回我所站的街頭上，我望著我與陌生街頭的這一切，意識到剛剛自己想要死的念頭時，對此狀態開始感到害怕，馬上聯想到「它」出現了，而且那個恐怖的感覺很清晰，一直跟隨著我，但卻無法以文字形容這是什麼？只知道它竟然無預警的出現了，這個出現我慌了，當下，慌張及不知所措的我撥了電話問我一同住於大安租外處的室友在哪裡？並找了個理由說我肚子餓想約她一起吃宵夜。幸運的是，室友剛好也下班，正在走回家的路上，而我們就順道約了在租屋處樓下一間麻辣滷味店一起吃宵夜。吃著宵夜的我，主動對室友說「我剛想要被車撞死，我覺得那個恐怖的感覺又來了，那種感覺一上來，就會有想要死的念頭，很久沒有這樣了，且只要一上來，就很怕它會一直跟著我」。聊聊天後，我的心有比較舒緩，室友也覺得可能是台北新環境的不適應、課業的挫敗及壓力。聊完後，我們就定義出是課業上的挫敗感壓力太大了，我自己心裡也清楚這是壓力，但那種恐怖及好像要生病的感覺一上來時，整個人就很慌，不單只認為它是壓力而已，且這次它又毫無預警的出現。當晚，又睡不好的我，隔天天一亮約莫六點多，我就快速移動到台北車站搭火車回台中清水，也就到廟裡去拜拜也順道收驚，慣用一些民俗療法對付這個感覺，其他時間埋頭於台中靜宜大學¹工作裡不要讓它出現，或再一次以忙碌忘記它的存在。

因為突然出現，八年來壓制它背後的恐懼讓我害怕不已，而這個害怕讓我要努力的不去與它相處，而要想辦法趕快渡過這個學期，不要讓它影響到我的生活。從那晚有意識後，為求得在台北可以繼續生存下來，我開始變相的努力尋求一些出口。過程中問到碩二學長姊，他們幾乎都說「碩一忍耐一下就過了，我們以前也是這樣，忍過了，下學期之後就可以自由選擇了，包括實習和可修外校的課」。爾後，也打聽到志南學長，並主動加他fb找他聊天，聊天中發現我們有類似經驗，

¹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利他精神」固定配合講師。學期間每月至少一次上課，有平面、繩索、外展街友訪視或機構參訪等各式課程，皆為每年寒暑假會有出隊利他精神行動方案做準備。

而他以自己過往在政大讀書的經驗鼓勵著我，讓我覺得自己不孤單。而他也推薦我可以去所上找王增勇老師，還有一位叫沈後山²的社工聊聊。因為有新認識的學長和新社工朋友的出現，讓我在政大的交際圈開始有機會往外發展，更不只是埋頭寫報告和讀書，也在聊天中被學長姊們有部分承接後，發現原來不適應不是我個人問題，原來與學長姊的求學經驗都很相似，這讓我停止責備自己，並開始對於自己碩一下的研究所生活有其他自由選擇的可能性想像。帶著這個想像後，努力向學長姊打聽外校的課程、打聽實習機構，拼了命想逃離政大社工所，找到一個方向後，我開始不再去理會碩一上課堂裡的學習經驗。沒錯，這一切，再次以控制及逃離來處置它。

第三節 八年後，「病」的真相—

< 失敗？無能？ >

獲得自由之身的我，開始選修自己想要上的課，自恃以為恐怖的病已離我遠去，殊不知，正是因為自由選修所上王增勇老師後現代社會工作，以及旁聽楊蓓老師³的課堂裡，讓我整個人完完全全浸泡於病帶來的極度不舒適，並一一還原真相，並對我的人生進行一大翻轉。

時間回到碩一下在王老師後現代與社會工作課堂討論，那堂課，我們正在討論姚人多主體論（2000），當時閱讀時備感壓力及困難重重，因一直搞不懂什麼是主體？人的主體如何生成？用我的話來理解就是「我為何今天是長成這個樣子的呢？」，雖搞不懂，但卻充滿好奇心。另一方面，文本中更討論到自由的主體，「自由」是我一輩子在追求人生目標，但內心卻清晰的知道自己根本就不自由，被許多東西束縛著，但卻未曾去探索那是什麼？想到此，腦中竟自動浮現八年前大二那個無形中最不自由的我，第一次，我鼓起勇氣嘗試書寫當時大二的我，並

² 本名沈躍逸，目前為台北市社工工會理事長、及台灣社區實踐協會督導。

³ 實踐大學社工系副教授。碩一下於實踐大學家庭諮商所開生命課題與助人工作課程。

直覺下了「我沒有病，我不要吃藥、也不要看精神科」此標題，忐忑不安的按下信件中的寄出鍵，心裡開始了許多內心劇場，擔心著王老師會以異樣眼光看待我。隔天，很快的便收到王老師的回信說「這段經驗的重新解讀，相信對你彌足珍貴，也讓你對傳科的理解更為深刻。這份文本可以後續發展為期中報告（2015）」。這段回信內容，第一次知道恐懼、害怕及擔心的感覺或經驗，竟可透過書寫成為一份珍貴禮物，也透過討論可探討其中的細節，慢慢拼出權力結構，這個結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驚訝的發現後，除了第一次與恐懼靠近外，便開啟我人生進行書寫各種經驗的自主性，書寫雖然陌生但卻帶有過癮感覺，不知寫了多久，書寫竟成為我現在生命中最佳陪伴者，再次完全顛覆我對於書寫的既有想像。

發現書寫的趣味性，藉著課堂的訓練，追溯到碩一上的引爆點，並提著勇氣還原八年前的生成，除了再次與這感覺共處外，我更想知道其實是「病」到底是什麼？何以纏我八年還依舊存在。現在就回到碩一上學期某堂課裡挫敗學習的經驗，回看當時為何想被車子撞倒？自殺的念頭是如何引爆的？

壹、原來，碩士要讀英文

大學畢業後，進入職場工作七八年後的我，再次能夠進到校園裡當學生，對新角色及學習充滿期待。開學前，經政大社工所學會及學長姊的經驗談，說著上學期兩堂必修課的英文翻譯量及口頭報告量已佔所有學習時間，且建議本學期學分修以不超過九學分為主，以免吃不消。這些口耳相傳的經驗分享，確實也讓準備開學的我備感壓力及擔憂。果然兩堂必修課，第一堂課程介紹及分組後，便開始昏天暗地的英文翻譯，而英文不好的我更是吃不消這些無字天書，英文的自卑感、及好戰不認輸的性格，更逼著自己日日夜夜認真努力翻譯，目的就是想要理解每章節的旨意。而，因為英文閱讀的量非常大，故我們班也發展出分段落及分小章節進行分攤翻譯再來討論摘要的生存之道，感受著翻譯當下的自己，心情真是無比複雜，有種自己被工具性使用上的不舒適，有種覺得社工學習離我很遠離缺乏連結性，這些感受讓我意識到自己在做沒有意義的學習、也擔心自己會變笨，

為了抵制這些感受，我更要求自己要在課堂上積極提問及學習。

兩堂必修課老師上課要求相當不一樣，理論與實務課堂，主軸是以各組學生的口頭報告為主，並鼓勵同學之間相互提問及對話，而老師再適時補充或再提問；而研究法課堂，上課通常老師會以提問方式點名一點同學，讓同學回答，以知道同學是否理解或有讀書與否。兩種風格之下，我都必須要有準備的進到每一次課堂裡，相較於英文閱讀量壓力，對於課堂的提問及對話反而不覺得是種壓力，且開始期待進課堂裡的討論及對話。以下就以理論與實務課堂經驗做為說明...

貳、自信的提問，屢戰屢敗

自大學以來，我是個好奇寶寶，勇於提問、發言一直以來是我學習風格，再加上在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⁴（Outward Bound Taiwan, OBT）四年多工作經驗的訓練及培養，更練就我一身好問的能耐。但，實際上課後，衝擊最大的正是與理論課堂的老師對話中痛苦經驗。記得，前幾堂課我非常好學，每次上課我都一定會提問，也是坐在老師的最前面。但，最後一堂課的我，卻是坐在班上最後一排位置上，也未曾再提問了，這個真實轉變，讓我當時對於政大社工所及課堂老師充滿情緒。

老師上課方式是活像是一堂英文翻譯課，每週都有很重的課程進度必須得要完成，一堆英文 paper 讓我每天忙於翻譯而根本就談不上吸收及消化。每天總是趕在交件日前送出摘要，接著準備每週的課堂報告已夠忙死我了。活在一堆陌生的英文單子裡，這個研究所我覺得好苦、好悶、又好無助。因為我好想看懂，但我總是看不懂這些文字到底想說什麼？當時，還會一直問正在美國讀碩博班的朋友，以減輕文盲帶給我的無助感。此外，除了這些翻譯性工作外，課堂的討論及

⁴ 台灣外展教育基金會的前身-團隊發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TA)自 1997 年成立，至今已將近 20 年頭的發展，為最早引進美國 PA(ProjectAdventure)體驗式學習的教育訓練公司，並融合台灣企業的訓練文化，至今已有數千場次的訓練經驗，對象包含了企業、政府機構、非營利組織、教師團體、學生。2005 年執行長前往英國取得 Outward Bound International 國際外展學校授權戶外冒險教育系統，於 2006 年 3 月成立台灣外展學校（Outward Bound Taiwan, OBT）。

對話方式也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之外，當聽完各組同學報告時，老師的提問多是在探討那裡英翻中的意思對錯問題，這個過程，讓我對老師的教學有情緒，但卻也因自我英文能力上的不足，讓我在討論翻譯的摘要部分常是失語狀態。不過，其他部分我便盡所能的表達自己不同想法及提問，卻也把我推進另一谷底。

記得第二堂課，在講 NASW 法條，我問了老師說「以美國這法案來看，我聽老師和同學的報告後，有一個感覺是…會不會不遵守這個法就代表我是一個不專業的社工」。老師說「首先，妳要先相信，社工是專業的」。聽到這句話，不知為何我的身體很不舒適，我心裡想著法條是被規定的，是死的吧？何以成為一個準則要我去信奉它來檢視我自己是否專業，這種依著某個法在做事讓我覺得是束縛，進而讓我對於專業這兩個字有想切割的動念。還有一次，我記得在談危機處遇，老師在說對於危機個案的介入時我們可以怎麼做？幾小時內要立即介入什麼之類的。當時，正發生鄭捷案件，我向老師提說「老師，像鄭捷這個人，是不是一個危機個案？如果是…我是好奇說，這種危機、潛在個案能否有預防性，也就是預防殺人的發生？」。老師說「他是個變態，沒什麼好說的」等等，聽到變態如此標籤化字詞後，老師後面的回應我根本聽不進去，心裡只覺得怎能用變態來形容一個人，除震驚外，也對於老師標籤人的行為開始醞釀著不滿的情緒。

接著，有堂課談論優勢的韌性，主要在談社工如何對案主做韌性評估，知道怎樣做法對案主是好的，而不是一種壓迫，與案主間的界限又該如何拿捏和取捨。談此主題時，腦中想到自己在新加坡 21 天在職訓練⁵經驗，並舉手向老師分享說「之前我去新加坡接受在職野外訓練，帶領者給參與者每個人三根蠟燭要我們各自在一個沒有燈和電的地方想辦法生存三天二夜，心裡想說，帶領者如何評估

⁵ Outward Bound 是個全球國際性組織，分別在 37 個國家裡有 43 個組織，而亞洲國家以新加坡為歷史最悠久、系統最完整，且已是政府公辦民營單位。每一年新加坡外展學校（Outward Bound Singapore）會主辦國際性指導員在職訓練，並邀請各國派員參與以兩名為限額，而參加訓練天數為 21 天，他們認一個人的習慣改變需要 21 的培養，故取名為 21 訓練。當初，台灣外展學校能參與此訓練條件必須得要工作年資至少兩年以上，並由各部門主管推派人員進行討論，參與訓練後，必須再與組織簽同合約允許再服務一年，中途離職需付違約金。

此任務的風險及危險因子，是否會擔心有人在夜晚崩潰、或有創傷呢？帶領者是如何確保此事？也曾經，帶著此困惑問過一位美國OBI⁶引導員類似問題，當時他跟我說外展（Outward Bound）創辦人柯漢（Kurt Hahn）⁷相信人在谷底時，有兩種能力長出，一是韌性、二是求救，這是柯漢（Kurt Hahn）提出OB課程的信念。所以，當下我才提出關於21天經驗與課堂上提到韌性有什麼差異？」，記得老師說「哎喲，那個也太危險，太恐怖了啦，那種活動千萬不要去參加，有夠危險的」。對於此回應我感到錯愕，認為老師怎麼是在否定活動，甚至是制止他人參與，根本不是討論韌性。

最後一次正是壓倒我的提問動能，也讓我出現自殺念頭，那天好像是第七或第八堂課，我要上台報告，在準備前，正有一小段英文研究許多仍是不懂，於是決定在課堂上向老師提出討論。因先前上課經驗，我在報告時有嘗試說明我所理解到的意思，並接著向老師提問說「這段昨晚研究很久了，仍不懂意思，想說問問老師的想法」。老師回應說「就是因為妳英文不好，所以妳看不懂，意思也都講的不對」。當下的我空掉了，認為既是否定、也是指責、更是被嫌棄。我自認為在課堂上非常認真的學習，包括英文翻譯也是，但我就是看不懂才請教老師，而為何老師還這樣說我，我一直都知道我的英文很糟。從此次對話後，進課堂的我，不再積極參與，不再提問，也盡可能選擇教室最後一排的座位隨意坐下，開始過著在課堂上沒有學習、沒有成長的無意義生活。

⁶ OBI-Outward Bound International，它是全球OB的總部，每一年總部都會派員前來亞洲地區做場地檢測、課程觀察、組織評估，以了解各地OB學校目前經營狀況，及予以建議及回饋，以確保OB精神的延續及課程品質的維持，若發現不符，OBI有權力可以收回各國經營權，一年一次的組織評估，我們稱之為「OB Program Review」。

⁷ 他是當時外展教育（Outward Bound）的創辦人。外展運動（Outward bound）起源於二戰期間的英國。當時連接大西洋的商船屢遭德國潛艇襲擊，Kurt Hahn 研究發現，遇船難幸存下來的人，竟然不是身強力健的年輕人，竟然是一些體弱的中老年人，深入研究發現中老年人吃苦耐勞，有一定的生存求生技能，許多年輕水手因缺乏經驗葬身海底。針對這種情況，Kurt Hahn 等人創辦了"阿伯德威海上學校"，訓練年輕水手在海上的生存能力和船觸礁後的生存技巧，使他們的身體和意志都得到鍛煉。戰爭結束後，許多人認為這種訓練仍然可以保留。於是外展訓練的獨創意和訓練方式逐漸被推廣開來，訓練對象也由最初的水手擴大到軍人、學生、工商人員等各類群體。訓練目標也由單純的體能、生存訓練擴展到心理訓練、人格訓練、管理訓練等。

參、情緒是一種「斷裂」

不想承認自己在課堂學習的挫敗，更不想接受自己處於無意義的學習狀態，把這些轉化成滿滿憤怒的情緒，開始一連串的指責及控訴，簡稱指控。對老師角色上的權威做指控、對同儕不予理會的自私做指控、對台北不適應的環境做指控、對政大社工所的主流教學做指控，這些看似對外的憤怒指控，就是為了緩解我心中被壓著滿滿的學習挫敗感，這就是我的斷裂經驗。

常常下課帶著情緒的我，收完書時轉身，通常教室已空無一人，孤單感更是加重。而，有次又是不開心的下課，情緒高漲的我，卻有一位同班同學-黃葆華拉我到一旁問我說「慧姿，我不懂耶，妳為何每次上課都那麼的有情緒？那麼的氣阿？」。當下，我真的覺得有一個出口，就坐下來說「妳知道嗎？妳真的知道嗎？那我就告訴妳我真實的想法。我覺得我不被理解阿，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個很不會讀書的人，老師上課講的東西覺得好遠好遠，而你們這些很會讀書的人好像都大概聽一下，或看一下就懂了，理解文字在講什麼!!我其實是覺得很吃力的。有一種好像我很笨的感覺，大家都懂，只有我不懂的感覺。和你們在一起在這個空間裡，會顯示出我的無知阿，我的情緒就是這個，覺得很斷裂」。葆華的疑惑，在當時真的給了我一個說話的出口，過程中我很有情緒，有不被理解、不被看見的生氣，同時也有被傾聽、被關心的安慰。但憤怒佔了三分之二，可是我內心裡，卻不知道到底在對誰生氣？在對老師的教學不滿意生氣嗎？在對同學上課不回應生氣嗎？在對自己學習挫敗生氣嗎？我全部都混在一起了，而葆華的詢問，當時似乎只成了可以發洩情緒敘說著自己的委屈、辛苦罷了，像是人家拿了藥膏為我塗抹傷口，但還會怪罪藥膏的品質和塗抹的笨手笨腳。

這段對話的重新書寫，我發現早已經把自己跟教室空間裡的老師和同學一一進行分類，一群會讀書的同學和不會讀書自己、一個會英文的老師批評不懂英文的我，會讀書、會英文已成為一種在這個碩班裡的標竿及必須擁有的基本能力。

而，什麼時候啟動了我的標竿機制？什麼時候無意識的對人產生類別化的區分？這讓我想起國高中升的求學經驗中，失敗及沒用的自己。

肆、「斷裂」的啟動

「知識等於力量」，我的詮釋是說要讀書才能有出息，很多力量的滋養是來自於文字及書本。但，我從來都覺得這句話是個「屁」，更不相信知識等於力量，甚至對於這句話感到可笑及諷刺。我從來不認同我所有擁有的一切是來自於書本上資訊，我認為是仰賴著自己的雙手做、及身體力行的勞動，打拼出自己的天下。我如此否定知識的存在、也非常厭惡成績決定一切，或對於人只有二元分類性<會讀書/不會讀書>，這一切來自於國高中升學主義的挫敗經驗。

一、認真≠肯定

家住台中清水鎮（現為清水區）的我，共有三所國中，分別是清水國中、清海國中及清泉國中。我的戶籍本要讀清海國中，但因鎮上師資、升學率及學生人數都以清水國中第一，我媽刻意安排我們家的三個孩子都往清水國中就讀，也代表著我的國小同學也都將離我而去，進到完全陌生的校園裡。當時，清水國中一個年級有 21 個班、清海則有 7 個班、清泉約 3 個班，可見清水國中與其他兩校落差極大。而，去清水國中就讀的同學，多來自於清水國小、西寧國小鎮上較大的國小，而我的大秀國小學校是偏小，有如像小蝦米要面對大鯨魚的狀態。

我是民國 89 年入學的，國三那年正是民國 91 年（2002），就是被稱之為白老鼠國中第一次基測那年，也代表著一考定終生之聯考制度取消，多元入學制度方案實施。雖如此，清水國中面臨著升學壓力，仍維持一二年級採不分班制度，隨機分配。但，國三時會以一二年級的平均成績進行分班，通常分為 ABC 三班（A=好班、B=普通班、C=放牛班），AB 兩班是在二樓同一層樓、C 則是都在三樓同一層。在三年級分班以前，除了開心當一個國中生外，心裡還有個目標，就是要「進紅榜」。

什麼是「進紅榜」？記得，每次的段考、月考或會考之類的各年級考試，只要平均達 80 分都可以進所謂的「紅榜」公佈於川堂走廊。而，我國中三年都非常努力想要進紅榜，但三年下來我都未曾達標。記得當我一二年級時，我有一群非常要好的五人女生團體（包括我），我們在班人緣很好，講話又很大聲、很好笑、很白爛、很愛欺負男生，同時，也受到同學和老師們的愛戴，可以說是班上非常顯著的五人團體。唯一及最大差異，我的四個同學每一次考試都必進紅榜，且都超標（超過 80 分）很多，我總是落在七或六的開頭。這個狀況從國一至國二依舊如此，每到考試時，我的壓力極大，對他們四人來說，目標是班上前五名、全校前三十名等，對我而言是平均達 80 分進紅榜，這個落差也讓我在五人團體裡非常自卑，但也拼了命在拼每一次考試。但隨功課繁重及量的增加，事實上，我與他們分數越拉越遠。

我們五個人學校生活形影不離，故，媽媽也和他們很熟，每次有媽在的同學聚會，就是在聊關於我的成績可以怎樣進紅榜，媽常要同學們教我如何進紅榜，然後就一定會說我笨桶、憨慢（台語）、死讀書、不用功之類的話，這些話在我耳裡至今仍清晰可見，而我常笑笑帶過。這個笑是很多無奈，因我真的非常認真在讀書，但就是進不了紅榜我也無可奈何。只要沒有考試我就玩的很開心、很自在，但只要考試一逼近，我的壓力就來自於擔心和他們四個人成績落差拉更大、又進不了紅榜。諷刺的是，對他們而言，進紅榜只是基本門檻，根本不足以拿出來當作目標討論，故我也未曾與他們聊過關於我個人進紅榜的沮喪。

進入國三時開始更大的變化，因應升學學校慣有政策，以成績高低進行全校三年級分班制度，在看名單時，我硬是從原本的 304 班（所謂 A 班=好班）被分到 312 班（所謂的 B 班=普通班）。而成績好的同學待在原班上課，而我也與我四個要好同學分開了，而我被擺放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班級裡，裡頭雖有一些過去兩年熟悉的同班同學，但都沒有那四個同學要好，而科任老師也都需重新適應。對於原本留在 304 的同學們，只是多幾位新的同學進入競爭，原本的導師、科任

及班上文化都維持原有樣貌。此外，當年分班政策有些變動，因應教育發展多元就學，希望維持常態分班，保有每個人學習權益。但學校面對於真實的升學壓力，發展跑班制，以平衡常態及能力分班，故上午能力分班上課、下午回原本上課，但我記得這只維持幾周，後來因許多家長抗議跑班會讓學生更浮動，故建議取消，以維持原本能力分班。

進班後，努力適應新班級文化外，更需要適應自己能力不足而無法上 A 段班，及與四個同學分開學校生活。但，待在 312 時，成績壓力更大了，因自知是普通班，所以我更努力在班上維持前十名，確實也感受到在 312 的成績裡我是較有成就或優越感。但當跑班一回到 304 時，有個奇怪的感覺在於自己好像不屬於這個班級，而能力也不及這個班，也在跑班歷程中，唯我要離開那個教室，空間移動讓我掉進一種我是不屬於這個空間、不屬於這個團體的局外人，而談論話題也慢慢不再是課業上話題，僅存於日常生活關心議題罷了，因我已聽不懂他們在談論的課業程度。除此之外，另個有趣現象是，學校空間樓層安排中，是依照號碼序位安排教室順位，並搭配成績越好班級號碼越前面，我發現他們四人未曾走走廊後段 312 教室來找我，永遠都是我自己前往走廊前段 304 教室，原來空間的安排，已象徵性的展現出能力差異及階級性。

國中三年生活都是在追紅榜、在追四位同學 A 段班，但，最後什麼都沒追上，我如此非常努力在課業上著墨，得不到任何人的肯定外，還被邊緣化的放置在一個遙遠的空間裡。這三年對我而言，是一段不堪回首的過去，自己有如是一條逆流而上的魚，拼了命、用力的往上游，而周遭的魚卻輕鬆自在的在水裡游著。不管再怎麼用力往上游，水流總是無情打我，每踩一步則被水沖的更大更猛，不僅無法維持在穩定程度，還不斷的往後退，也開啟我對課業及分數支配的恐懼。

二、成就=指責

比起國中讀放牛班的弟妹，我一直是家裡成績算好的。但，國中基測成績不

佳結果下，我的成績根本無法上高中，勉強只能上高職，媽媽知道後非常意外也失落，媽媽告訴我說「我們姓楊的沒有人上過大學，我很希望妳可以往高中去接著上大學」。就在媽媽的安排下，有個下午，我們看到報紙上寫著明道高中綜高部新成立的幾個字，媽媽立刻打電話去問，沒想到就報名成功。明道高中離清水家很遠，搭校車約要 40~50 分鐘，這算是第一次離家進入所謂市區生活。明道高中分為直升高中部、綜合高中部及高職部。直升高中指明道國中部直升而上，在當時高中部的升學率是相當漂亮的；綜高部就是指像我這種很想念高中、拼大學，但又考不上高中，故而選擇綜高部。高職部則分很多科，例如電機、汽修、美工、美容等不同科系可以選擇。單純分為這三個類別裡，卻也帶著明顯階級區分，在空間樓層上有明顯區分，也在學生心裡有著階級之分。空間上，直升高中部及綜高部在同一棟大樓，但直升部統一都在三樓同一層，綜高部則在二樓同一層，而，高職則獨立於另一棟。各樓層互動不多，像以在自己地區內互動為主，包括學校辦理一些課外活動、模擬考試皆有各自安排。而我對於學校空間的安排，有著另一種解讀，類比國中 ABC 三班分制，高中部如同 A 好班、綜高是 B 普通班、高職是 C 放牛班。因此，在面對高中部時，我會矮自己一截；面對高職時，我覺得高他們一點；面對綜高時，既是競爭也是合作關係。而，繼續面對著這些課業競爭帶來的不舒適外，高中比起國中多一個社團選項，也開啟我另一種人生。

當時在選擇課外活動無頭緒情況下，一瞬間想到大我一歲堂哥之前有聊到童軍團，自己也就隨意選填童軍團，這個隨意，卻為自己帶來未曾有過的成就感。加入童軍團後，改變我的高中生活型態，也發現出隊服務與人互動間的滿足感，及社員討論活動的真實感，還有身體學舞蹈及團康帶領的愉悅掌握感，這些感受的堆疊讓我全心全力投入社團，也開始認真學習關於童軍的任何技能。最深刻的經驗，莫過於高一下社團辦理童軍幹部訓練兩天一夜期末測驗，考試項目包括繩結、求生能力、童軍基本概念，實作及筆試約考十科，不擅考試的我壓力非常大，公佈成績時，十科被當八科，是所有社員裡面成績最離譜的。當下沒有太多羞愧

感的我，只是被同學嘲笑了一翻，晚上我就開始在帳篷內用手電筒惡補那八科，準備隔天重考且真的順利一一通過。下午結營前，進行一年一度幹部交接典禮，這個交接典禮是由團長現場公佈下一期（高一升高二）新任幹部名單，此名單由學長姊及團長討論共同討論並指定，我是最後一位被叫到且被指派為女主席（社團社長），當下我是非常驚訝及震撼，口中說著「怎可能？我昨天十科被當八科」，同屆同學也是驚訝之表情。那一瞬間，我的人生有另一種選項，我發現成績的好壞與職位高低是可以沒有因果關係，即使我不知為何被選上這個位置，但這一刻算是我人生第一次認為即使沒有成績為指標，我仍可以被欣賞及認可。

這個身份背後的肯定，對於社團更是全心全意投入。下課時間、中午吃飯時段、課後放學、及週末都包括團練、社員慶生、開會、出隊討論等社團經營，也順理成章的成為我高中重心。生涯裡，雖在課業上依舊得不到成就，但，社團的經驗讓我有一種滿足的感覺。不過，隨著大考接近，也開始聽到一些反對聲音，有同學開始表示我花太多時間在社團，不斷的告知我現在重心是讀書及升學；也有老師及女教官都認為我要專心於課業上，社團不是重點；而也有一陣子因我週末常要到學校團練，回家要請爸爸到清水車站接我，他總是臉很臭且不大講話，那時我們的關係是很緊張的，因為他認為社團沒用，只是在玩，還問我到底要玩多久？多頭的關切讓我開始備感壓力，也讓我認為社團經營是一種錯誤行為，身邊除了同是童軍團伙伴外，其他人都認為是在浪費時間、在玩樂。有幾次模擬考，我的成績明顯退步，同學和老師都說「就叫妳不要玩了喔！妳看，得不償失」。這些話、這些人的臉孔，我都記得他們用玩來理解我所付出的社團經營，而也都把成績、功課不佳歸因於童軍團參與。

唯一社團的成就感，及在課業的挫敗感，我曾以為可以相互彌補，但卻在這些人的建議裡，我產生很大矛盾性，好似參與社團就是在玩，錯誤的，讀書才是正確及值得肯定行為。請問，我在主流教育裡長期承受的課業挫敗，除了許多的指責外，有誰真正關心過我的挫敗嗎？又有誰能夠理解我以社團作為成就的一種

支撐，從國中拼了命上到高中，我的好不容易、費盡力氣才終於抓到一個社團浮木可順勢而上，但在旁邊在游或搭船的人卻都告訴妳說「妳抓錯浮木了啦，是錯的、是錯的，快點放開它，快跟上我們的腳步」。不斷的用成績來宰制我之外，更否定我費盡力氣才得到浮木-社團。

三、小結

升學主義遊戲裡，最根本的支配主宰是課業裡的「分數」。它總是斷定我的好與不好，從 80 分的紅榜、上高中、上大學成為一種眾人期待的標竿，而我也掉進分數主宰權力關係裡並規訓自己，只要分數不如預期時，啟動自我矮化。矮化經驗，發現階級源頭來自於，分數高低與成敗存有一種因果關係。原來，分數是知識權威的代表，當浸泡於分數規訓遊戲裡，我竟產出一種奇怪的「階級性」，矮化自己同時也矮化他人，不想自己這樣被對待，但奇怪的是，自己卻也對人的各種評價與肯定與否，都以分數為一種指標性。

當我看到這一層時，我雖恨透於此，但也得承認自己也是努力追求，極端性的矛盾產生一種極端的撕裂狀態，讓我不再相信課堂學習是唯一方法、讓我不再相信自己有讀書能力、有考試能力，這些不相信，讓我更恨透了用分數主宰一切的權威者—老師，更鄙視標準答案的考試制度。這種極端的定調，把我整個人與知識完全的進行切割，我只要遇到很會讀書的人、考試成績很好的人、滿口書單的人，我會馬上連結自己與你們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我也沒有意願跟你們有太多互動。切割背後，最終不能接受的是課業「挫敗的自己」，所以當然要與這些做切割，因為每次的互動，只會撞見自己的不足和失敗。

第二章 權威之戰

回到序曲提到好戰的自己，返身性自我覺察後，開始翻騰過去戰鬥史。從日常生活休閒娛樂談起，生活中都充滿著身體的動，不論是過往工作投入的身體勞動，或是放假時身體運動，回想起來，除了看電視及晚上睡覺，其他時間身體都處於動的狀態，動會讓我覺得有成長、有往前的安全滿足感；不動會讓我覺得停滯、空白的焦慮不安感。但，看似看電視讓身體靜的狀態，返身後卻提取出我天生好戰性格的本質，我是個沒有習慣看電視的人，尤其是鄉土劇或偶像劇，根本不在我的生活休閒選項之一，覺得非常浪費生命。但，卻特別回味童年時期的卡通，特愛灌籃高手、七龍珠、或幽遊白書，不管現重播幾次或電影版，我一看再看都不大覺得膩，且每一次看都覺得興奮。這些卡通有一些共同性，皆具有戰鬥性、比賽型、及特愛英雄主義派的拯救世界角色。從對這些卡通的獨愛裡，特以劇情裡危機情境，如瀕臨死亡、或輸贏一瞬間，通常讓我血液沸騰，跟著劇情的節奏，同時也感受到自己身體無意識的緊繃，有如自己也活在卡通裡的戰鬥情境裡，而我看見卡通裡的危機，它不只是轉機，更是一個身體及意志的超越。我由衷的相信邪不勝正，好人永遠會打倒壞人信念外，更期待經驗到身體經歷掙扎後的重生力量，這也是卡通七龍珠裡的戰鬥民族賽亞人¹⁰特質「從瀕死邊緣復活過來，戰鬥力會大增」。書寫這段時，才意外發現卡通反應不單只是我的個人興趣，也反應我的日常生活寫照，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一位熱愛戰鬥的人、並希望自己成為拯救別人的人，對於世界總有帶著一種美好的想像，難怪我對於美國片好萊塢的電影會如此癡迷，對於其他洋片或國片若好人結局死亡而難以欣賞。

從卡通拉回到我的日常，戰鬥已填滿於我的各個角色，不論是家庭、學校、及工作戰場上，時而感受到自己情緒張力之痛苦難耐、時而也感受到自己血液在沸騰的興奮感、時而也感受到身體被極限拉扯的感受、時而也享受到權力獲得的

¹⁰ 是日本漫畫家鳥山明名作「七龍珠」中主角孫悟空所屬的人種，賽亞人的最大特徵是有尾巴、看見滿月時會巨猿化、純種賽亞人的髮色、髮型自出生便為黑色並固定不變、為天生戰鬥民族。

愉悅感、時而也感受到戰敗後的挫敗感，這些多層次的感受交疊，皆作用於我的身上。而，我視痛苦及挫敗為一種重生的轉機，更因清楚知道帶來的不舒適，更力求自己離開這個不舒適且持續的戰，朝向身體、血液及權力位置帶來的愉悅興奮感，視它為超越。唯獨有個奇怪的感受，有時當戰後取得自己想要的目標，卻有著一種陌生的空虛感，就像考上國立政大研究所後也有類似感受，此感受弔詭卻一再的出現，重覆的出現讓我對它產生好奇心。空虛及興奮間產生的極大矛盾感，使我終於停下來探索戰鬥中帶來的各種感受。終於...慢慢的知道，興奮感是來自於身體掙扎後帶出的一種重生超越性、也包括奪權後的愉悅性；而，空虛的詮釋，原來戰鬥的根本是為了社會或他人期待而戰，只是為了被肯定、被看見而戰，根本不知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興奮情緒看到超越自我的渴望、空虛情緒看到盲目循環的社會期許。看到這一切，此章節主軸，將以身體所承受的類似撕裂感受為書寫基點，從工作中的事件一一拼湊過去生命中類似互動事件，於其中找到共同循環性，深刻去覺察自己的戰鬥主體外，描繪出戰鬥路徑，重新詮釋情緒背後的「要」。

第一節 我，非「要」不可

Part 1—第一份工作，「要」為少女發聲

自 2008 大學畢業出社會工作的我，共經歷兩份正職工作，第一份是雲林縣雲蓮安親學園安置少女機構¹³，擔任社工員一職 8 個月。第二份則是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經歷業務部門、八八風災專案、訓練部門至主任一職，將近有四年時間。工作的這些日子裡，有鳥事、好笑的事、成就感的事、也有很疲累的事等，但，唯獨在與主管職互動裡，情緒爆炸及衝突張力卻特為印象深刻。巧合的

¹³ 學園隸屬於雲林縣政府教育處的委外計畫，當時由雲林科技大學得標，一年為一標。少女對象主要來自於雲林縣各國中有中輟之虞，及原生家庭已無法協助照顧及支持功能，轉介來源主要由學校導師或輔導室。學園安排多元式課程，如：餐飲、體驗教育、美容美髮等，讓少女學習有興趣的主題，若安穩在學園裡生活及配合相關規定，將取得原籍學校的畢業證書。

是，兩份工作中，分別都有與主管職產生正面衝突事件，此刻的回憶，都可清晰感覺到身體微微的緊繃和內在一種興奮感，緊繃是身體抵抗時的僵硬及擅抖、興奮於要到我想要的東西而得到的愉悅感，以證明我所能。接著，就讓我一一還原當時我到底在要什麼？

壹、記憶中的學園

第一份的工作面試總是特別印象深刻，面試我的是一位雲科大技職所的教授，面試當天我們沒有聊太多，只是確認我是不是社工系畢業的而已，教授希望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但因我家住台中有搬家之需求，故就緩兩天後才正式上班。學園裡頭工作人員除了面試我的教授是計畫主持人及園長身份外，工作團隊成員還包括主任一名、社工兩名（包括我）、導師一名、會計一名、生活輔導員兩名、廚房一名，共計九名工作人員的團隊，而我是最後一位報到的，記得我報到上工那天進辦公室時，看見每個人都安坐於自己的位置上，就唯一空一格為我的坐位。除園長不在學園辦公外，其餘的工作同仁都在學園上班，而主任、及兩位社工及導師都因外縣市的居住地關係，我們都與少女一起同住機構內，晚上則有生輔員主要管理。而，關於每個工作人員背景，記得主任是文藻外語系畢業，導師、社工及會計皆是相關科系，而生活輔導員則是兩位媽媽且非相關科系。據我最新的了解，因為資源不足、工作人員流動率相當高，且找不到相關單位願意承接，少女學園幾年前已收起來。

貳、卡住推向出口

因我是團隊裡年資最淺的工作者且又剛畢業，故也花比較多時間在適應及熟悉工作流程。在學園工作一陣子後，最常覺得奇怪的地方其實是主任與少女之間的對話，主任常常會說「如果妳表現好，週末就帶妳出去；或是如果怎樣，就取消假期」。這些話不知為何，每每在我耳裡聽到時，我都覺得很不是滋味，但也沒太多留意。但過一陣子後開始會留意在於，每次和少女對話或會談時，總是會聊到「何時可以外出？何時可以回家？何時可以回學校？」等的討論，因這樣

的內容，不得不逼著我去了解到底外出對少女的重要性及意義是什麼？

經過一段時間經驗累積及會談資料收集後，發現少女來到學園幾乎都是非自願性個案，可能在學校打老師，可能有性交易之虞，可能是高風險家庭在家危險等因子，而被安排在學園讀書及住宿。這個非自願性的到來，再加上配合學園的制度，例如：沒有工作人員陪同，學生不可自行外出；要有主任同意，週末才能外出等。這樣的機制，對於少女而言，我所理解的是沒有自由。而這個沒有自由，也讓少女關切的重心都在於「何時可出去，我想要努力表現的好，或真不行就用逃跑的方式」。而我的這個卡，知道這些脈絡後，我開始利用自己下班時間及週末時間了解到底青少年工作如何引起學習動機及興趣，或去上一些青少年團體工作坊，多學習一些工作方法，也就是在這個時機點，意外的接觸所謂的體驗教育¹⁴領域。而在一次進修工作坊裡，也認識許多中部青少年社工正在執行體驗教育相關團體方案，透過許多經驗的交流，我也開始把體驗教育帶回學園執行課程，從備課、規劃、執行及再檢討，就這樣完成我人生第一次一週一次兩個小時，為期六次的團體課程。

每一次的團體裡，我確實經驗到在一對一會談裡比較少見到少女樣貌，尤其是當遊戲設計的很好玩時，少女的能動性及參與性是高的。因此，讓我開始花更多時間在體驗教育上著墨，自費上台北去接受一些相關平面及團體帶領技巧。在一次的培訓，認識台中市群園基金會¹⁵的督導，知道他們2009年的寒假要到南投的水頭山莊辦理三天兩夜的高空繩索方案課程，當我聽到這消息後，我立即向督導提出我們的少女能否一起參與課程的請求，督導聽後表示有機會可以安排。有此空間後，我立刻自主的在學園內發起這個活動，一心要帶少女去挑戰高空繩

¹⁴ 指一個人透過直接的體驗而建構知識、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價值的歷程(GASS,1993)。並於體驗活動、遊戲中挑戰、成長，然後在討論分享中反思、學習(郭託有，2009)。體驗活動類型包括室內、平面、及戶外冒險等不同元素，透過不同元素，引導個人進入不熟悉的情境，發覺潛能，以協助其獲得自信、有效解決問題、並促進相互學習、合作和團隊成長，進而養成進取和挑戰的習性。

¹⁵ 全名為財團法人台中市私人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成立於民國85年，主要服務大台中地區12~20歲青少年，有中輟或中輟之虞、生活適應不良、家庭失功能等之青少年及其家庭。

索課程。並回到學園的團體課堂上，開始與少女們討論高空繩索挑戰的這個想法，少女們都非常興奮及有意願，於是我就帶著大家的意願準備跟主任討論。

參、出口引爆口角

在討論此事之前，其實我與主任的關係維持的不錯，主任也非常照顧我這個外地來的人。但隨著時間對主任的了解，對於主任有時會用使用休假來要求少女並控制自由，這部分後來引起我蠻大反彈，起初只是看在眼裡放在心裡。也因為自己新社工且暫時無法具體提出策略及抵抗，比較是默默看著這一切的發生，一直到我燃起要帶少女執行繩索課程的想法，我認為這是一個對少女重新認識的突破點，及彼此相互學習的機會。但，記得那天與主任的對話，從此改變我與主任的關係，也更開啟未來我與權威者更堅硬的抵抗。

那天，如往常般的全員開會，我向主任提出要辦營隊及和台中一個單位合作的想法，主任說「不可能，要帶少女外出還要過夜根本就是不可能，這個安全誰要負責阿!!!太危險了」。當下被拒絕的我，我只記得我非常情緒回應說「妳當什麼主任阿？都把孩子都關在這裡」。主任回說「誰教妳這樣講話的？妳這是什麼態度？妳以為妳是誰？」。我更強硬的說「我要把孩子帶出去三天兩夜，不會花妳機構任何一毛錢」。主任則說「好阿~妳要帶就帶，我們的孩子沒有去過那麼遠，也沒在外面過夜過，出事妳個人要負全責，與機構無關」。最後，我壓住自己情緒硬是說了「謝謝主任!!!」。我們兩個人在很有情緒下結束這個討論，幾乎再也沒有和主任討論過關於營隊的事，而我開始積極與台中市的社工督導聯繫，表示我這邊沒有任何資源，也交代我和主任的對話過程。而台中市的督導知道後，要我能夠帶她們出來到火車站，也同意支援六位少女含我之全部食宿，讓這個寒假營隊得以成形。

肆、少女的改變證明「我能」

模糊記得出發當天，其實是主任開著學園的車帶我們到斗六火車站轉車到南投，對於這部分的記憶我自己覺得有些奇怪，心想主任不是當時很火、很反對嗎？而，主任還是接送我與少女的去與回，不過也因著卡在當時情緒的對話，我與主任沒有交談，只是心裡想說...「想不到她反對我的堅持，她還願意開車接送我們？到底在想什麼阿？」。就這樣，我一個人帶著六位孩子從雲林去到南投做營隊，營隊中，我也沒有和任何學園工作人員有任何聯繫，似乎是以我個人名義帶這六位少女出來參與課程。課程中也有幾個深刻畫面至今仍在腦中浮現，六位少女常常講的是台語，記得台中市的青少年有問說「好奇怪喔，為什麼你們都講台語啊!!!」。少女還回問我說「ㄟ，社工，我們講台語很奇怪嗎？」，同是青少年卻因為背景或地域性的差異，在互動中碰撞出的火花是我在營隊裡很享受的過程。

除了與不同青少年一起互動的經驗外，第三天的高空繩索也讓少女們經驗恐懼及勇敢，當時高空項目是空中擊球，因我對少女的了解在上去前都會聊聊他們各自家庭及學業的現況及處境，而訂出自己的目標，幾乎每一位少女都嘗試了，有痛哭的、有成就的、有恐懼的，但都對少女產生不同的意義性。尤其有一位國三少女回到學園後有明顯的改變，她表示要好好讀書考上一個自己喜歡的高中，她還真的從寒假營隊結束後每天晚餐後自行到四樓佛堂做功課，這個改變我永遠無法忘記。營隊平安結束後，其實我也從未與主任討論營隊裡少女的表現和發現，而後，我自主性整理一份成果報告書上呈主任並放在她的桌上，沒有對話的我們，我也不知主任有沒有看成果報告，但也沒有給予我任何回應，這個不回應及少女的明顯改變，我得意的自認為「證明我說的是對的吧!!所以主任妳無話可說也無法反駁吧!!」，然，少女的改變讓我更憎惡權威者，也讓我整個人一頭栽進體驗教育領域裡。

此次經驗後，回到學園的我更專精於體驗教育課程的設計、帶領及戶外元素，

也自主性再辦理一次戶外低空課程¹⁶，自己開始在雲林找低空場地、場勘、交通接送方式、經費等各種行政庶務，也在經費的限制下，由我自己帶領課程並邀請其他工作人員陪同一起協助安全。最後，成功在環球技術學院的一個探索戶外場地完成一天低空課程。而，這個經驗裡，主任並沒有任何反對，如同之前一樣協助交通接送，並請當時替代役協助。我把主任的這個行為視為「主任認同我的作法，同時我也證明我的堅持是對的」。而，證明的背後，我對權威者有一種框定「權威者之所以能夠對人產生壓迫、控制，是來自於他的管理階層，不一定代表他有能力」。

研究所前，單以此事件的回看，有著不同層次影響。第一，我認為是少女的改變，讓我栽進體驗教育的主要關鍵，推動我開始著墨於此領域的專業、技能上的各種學習及持續精進，更確信升學主義不是唯一的學習路徑。第二，衝突結果，驗證著社會工作教育裡談到的「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念，對於未來任何工作對象、族群、或是社會大眾，它成為我生命中的重要的工作核心及信仰。第三，面對於權威（階級較高者），只要自認為不對等、不公平事件，讓我無意識的有高漲情緒的抵抗、及高動能的行動力，此外，更一一檢視及放大這些權威者所做的任何決策和行動。三個層次的堆疊，養滿我的自信、養大我的堅持，尤其在抵抗權威的議題上更為鮮明，只有要到我想要的，我才會甘心作罷及鬆手。

¹⁶ 低空活動是體驗教育元素裡項目之一，通常不需要繩索工具來做確保，只需引導員指導及簡單的徒手確保練習即可操作。分層高度有膝蓋、胸前、眼睛上方、及 10~12 英尺高度不等。項目如蜘蛛網、賞鯨磐、獨木橋、砲洞穿越等。

第二節 我，非「要」不可

Part 2—第二份工作，「要」為不公平發聲

壹、八八風災來打亂

在學園當社工的日子裡，確定自己衷於體驗教育的我，並決定當年四月底帶完最後一次低空課程後，也決定跟著第一批少女一起畢業離開學園，並轉換到專門做體驗教育工作的單位—台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抱著一股熱忱進到機構裡，記得我是 5/1 報到上班的，機構的主要兩大部門，分別是業務及訓練部門，因為同儕背景多是企業管理、及休閒產業相關科系，學習初期相當吃力，尤其是訓練部門更是顯出自己的門外漢，對於任何戶外元素，如高空繩索、獨木舟、溯溪、登山根本更是一竅不通。前三個月為訓練及試用期，主要熟悉機構業務和跟一些室內課程（跟課），只有一次是獨木舟一天內部在職訓練。所以根本沒有機會跟戶外元素課程，因為自己只會造成帶領者的困擾，無法照顧自己，更別想說要幫忙課程。理論上，三個月試用期通過後會由主管總合評估決定我安放於業務部門？還是訓練部門？一心想要學戶外課程的我心想一定要努力爭取進入訓練部門。三個月評估期快到時，已確定我被分配至訓練部門的我非常期待，心想終於可以好好學習戶外技能。意外的是，8/8 莫拉克颱風來的那天，我外婆突然敗血病過世，立即趕回家開始忙碌一連串的喪禮，及陪伴媽媽。不知過了幾天後，幫忙外婆喪禮告一段落時，有天，基金會執行長親自打了通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意願南下到南部協助風災後的教育重建工作，一聽到可以為風災做些事情，沒有多想的我在電話中就立刻答應執行長的邀請。喪禮忙完後，接著直接南下和台南基地主管¹⁷ 碰面，協助教育重建工作，這一去，想不到我就駐守在南部辦公室待了三年八個月直到離職。

¹⁷ 2009 年，基金會共有四個基地，分別是桃園龍潭為總部，並設有全亞洲最大繩索場之稱；新北龍門基地為水上獨木舟元素操作地；台南南科樹谷基地，與奇美集團合作，發展八八風災及部落偏鄉小學課程；及花蓮美崙基地，與飯店合作發展休閒課程。

起初要幫忙風災的我，就直接進到和春技術學院，這地方就是當年安置高雄桃源鄉八個村落，四個小學、一個國中的地方，大家都被集中安置於此，而我們基金會就進入協助陪伴、進班帶課，幫忙老師分擔一些教學現場工作，以讓老師可以專心的做災後一些重建。而這一待就是半年之久，等待每所學校確定校園是安全的，一一回去部落校園後，因為與部落有情感上的累積，工作團隊的我們也決定跟小學從一起回到桃源鄉的部落學校去，設計主題式課程並再陪伴一個學期，確定此方案執行為一年計畫（2009/08~2010/08）。

從風災發生後的八月進場後，每天都像戰爭一樣的在忙碌。南部基地主管雖沒有相關經驗，也不是相關背景，但我們所做的任何事都是經過討論、協商，主管非常願意給我空間去執行、去嘗試。即使不知自己做的對或不對，同儕裡也沒有人有關於教育重建工作經驗，一切都是做中學中去摸索及去經驗，實踐自己想像中的陪伴孩子及班級經營管理，主管都表示支持。等到小學都回到高雄桃源部落後，我們工作團隊三~四人，每週二開公司車從台南的辦公室進駐桃源鄉建山村一位主任的家（現為桃源區建山里），週三上午在建山國小、下午興中國中、週四上午樟山國小，結束後再開車一路返回台南市，每次單趟車程都將近 2~3 小時，維持整整一個學期。坦白說，這一年間的奔波，身心俱疲，但受益許多，尤其與部落關係非常密切及彼此照顧，這一年裡我可說我交到了一輩子的布農族朋友，也非常貼近布農族的日常生活，並經驗他們許多的生活文化，如一起打龍球、一起夜晚的火烤、一起過節慶、一起逛夜市（打獵體驗）等。雖然有許多文化上衝擊及認識、有主管的全力支持，但回想到與自己當初想學的戶外體驗教育元素好像越來越遠、或完全扯不上邊，對於因為地區性關係而無法接受總部在職訓練、或是非營利案子課程執行帶領，我開始有些焦慮及埋怨，覺得與當初的初衷背道而馳，也不想要與戶外元素有太多脫節。當南部主管知道我對戶外課程的渴望時，他只跟我說「在南部也可以自己安排訓練，或是等風災專案穩定一點，可以讓妳回北部受訓及跟課，這邊我會盡力安排，只要風災時間不要與北部的課

程卡到，我都可以讓妳回去參與北部一些課程」。聽到主管承諾的話，我的心安心許多，覺得有被承接的感覺。

工作九個月後，約在農曆年前，主管捎來一個訊息給我，表示「年後訓練部門預辦一場新人挑戰賽，目的是想徵聘新訓練員，透過兩天一夜的挑戰賽方式來進行新人徵選，我在想風災專案當時應該還沒開跑，也許妳不是新人，但應該可以一起去參與，結束後我們再一起回台南準備課程」。這個挑戰賽的參與者有徵試的新人、有同事、也有實習生，除面試的人務必要參加外，其他人就看個人意願。當時知道這個訊息的我，非常興奮、非常期待，心裡總算覺得比較踏實一些，終於與自己當初想學的比較貼近一點點。

貳、享受的挑戰賽

完全沒有任何戶外經驗的我，把新人挑戰賽視為一種在職訓練，因 **Outward Bound** 的課程核心就是把人放在一個未知的環境下讓人去經驗、去學習，而這個未知就是挑戰你的舒適圈，中文翻之為「外展」，意思是說鼓勵人向未知的外面去發展。順著這個課程核心及自己好戰的性格，對於兩天不知道要做什麼的狀態既興奮又有期待，只知道當天早上九點穿著運動服來到桃園龍潭總部繩索場地集合。年後與同事的相遇，開始積極與大家寒暄和認識，遇見很多同事，有些不熟、有些很熟、有些是完全沒見過。沒多久後，就有一位我沒見過的人站出來說話，他說「我是這次課程的總負責人，也就是總指揮官，這兩天由我主要帶領，很高興認識大家」。講完後沒多久，就看到一台貨車運了滿滿的單車進來，於是指揮官就要我們去認領一台單車，三人為一小組，第一關的挑戰，從龍潭騎到關西的某個地方，他只說約莫 70 公里的山路，唯一要求不期待摸黑的抵達終點。講完沒多久，大家上完廁所就開始往某個方向騎去，我心裡其實根本也不知道要騎去哪？對於方向和距離毫無概念的我，也沒有多在意它，一心興奮著可以經驗戶外課程，我記得我們是早上十點前出發的。

騎乘過程中，我的另兩位同儕一位是資深的同事-小眼，她工作約滿一年了，從大學就開始接觸體驗教育；另一位是基金會的實習生-小袖，她是社工系，本身也是對體驗教育有興趣。因為背景有些類似，又有資深的前輩，我們一路上聊的很開心，中午過後，開始一連串的上坡進入折騰身心的山路，我們的速度開始變的很慢很慢，且沿路上也看到其他隊伍，大家都因為山路之後，速度變的很慢，彼此一路上都相互打氣和鼓勵。不知騎多久了，我的兩位伙伴大腿抽筋，於是我們從騎的狀態變成用牽的，我的伙伴當下有說要我繼續騎，不用管她們，我就說「怎麼可能啦？有規定三個人為單位，是要相互照顧，不能各自騎各自的，且我也想留下來陪你們一起牽，你們不要有壓力啦？」。不只是我們，也看到其他一些隊伍有人因腳痛不行或大腿抽筋，大家開始用牽的。這個牽的速度又更慢了，然後天色慢慢的暗了下來，讓彼此開始都有一些壓力，而此時補給車（指揮官在車子裡）傳來一個聲音說「準備要關站了，請大家速度加快喔，要上車的人可以上車，要準備關站了」。聽到這個，我們三人便討論了一下，大家都沒有想要上車，即使他們倆人的腳都不舒服，且她們還是要我先騎，他們決定要慢慢牽，我還是說「我不可能丟下你們的啦，你們腳在痛耶，我怎可能放你們兩個人自己牽，反正我們就慢慢牽一定可以到達目的地的，不用擔心啦，且妳們看，旁邊也有另一又隊伍也是有人腳不舒適，他的同儕也陪他們一起牽，反正有人作伴不要擔心啦」。有此討論後，我們就繼續在上坡路段一直牽，而真的摸黑了，記得當時路燈都已開了，且我們還在一直彎延的上坡路段裡，有時是蠻挫折的，因根本不知道還要過幾個彎才會到終點，沒有人知道終點到底在那裡？只知道要一直往前騎。不知終點的在那裡、天色昏暗、肚子開始餓的我們進入一段撞牆期，開始覺得無力時，突然前面有個人大喊「快到了啦~這個坡之後就連續是下坡就到了喔!!! 大家再撐著點!!!」。聽到這個喊聲後，我和另一支隊伍像是有個亮點一樣的被鼓舞又騎了起來，且真的看到下坡了...一看到下坡時，我們有一種興奮的開始往下衝，遠遠就在一個路邊到看到有些人向我們招手要我們騎進去裡面，一彎進去後才發現

原來這就是單車的終點站，許多人已蹲或坐在地上吃著泡麵，而我記得我們到終點時已經八點過後了。完成第一關任務的我，體力尚可且又跟兩位伙伴一起到終點，開心的找個地方坐著然後走到泡麵區要了食物吃，因為騎乘時間拉的非常長，像極了馬拉松式，真的是有點餓壞了，就在我好不容易等到手有一碗麵時，餓壞的我喝了一口熱湯後，就聽到指揮官再次出現並說了一段話，至今我清楚記得他說「現在請大家注意聽我這邊，我們的第二關挑戰即將開始，請念到名字的人放下手邊工作馬上起身往我右手邊的遊覽車移動，我們五分鐘後將出發前往下一個挑戰地點，這是個二十四小時不斷電的挑戰賽。而沒念到名字的人我們晚點會另有車帶你們回去休息，對於沒念到名字但有意見的都可以直接來向我反應」。說完後，指揮官就開始念名字，而端著麵的我就聽著指揮官的唱名，發現我們三個人都沒被唸到，我就轉頭跟我兩個伙伴說「我要去跟他說我也要第二關的挑戰，他說可以商量，你們要不要去？」，兩位伙伴同時說「不用，我們腳好不舒服，狀況不好就不去了」。於是，我就手裡端著還未吃到的那碗麵排在一個花蓮辦公室的男同事後面，等著告訴指揮官我體能狀況很好，我要去第二關的挑戰。在等的時候我心裡已有一個說法「我會在關站前沒回來是因為要照顧同組伙伴，而不是故意 delay 的，所以我覺得我體力狀況是很好且可繼續挑戰」。心裡帶著此說法在排隊時，男同事也去爭取他想參加第二關，而指揮官問他說「為何你無法在指定時間內回來？請說明及為何你想再參加」。在後面的我聽的很清楚關於花蓮男同事的回應，他說「因為我們同組有個伙伴腳受傷及抽筋，我留下來陪她及照顧她，所以才會這樣」。指揮官聽後就表示「我了解了，請你立即上車跟上大家吧」。眼前男同事的允許讓我更堅信我也會被允許上到那台遊覽車上，進行第二關的任務挑戰。

參、不公平衝突

接著，輪到我時，也被問了同樣的問題...以下是我與指揮官的對話內容。

(事件發生也有幾年了，以下對話摘自於自己較有印象的部分)。

- 一開口我說著...「因為同伴腳受傷，所以我留下來陪伴她們以致於無法準時抵達終點站」。
- 指揮官回說「不行，妳不能去」。
- 我反問「為什麼？」並對於指揮官的拒絕感到震驚，覺得和前面那個男同事一樣，且我也接著問「為何花蓮男同事狀況和我一樣，他可以，我無法？」
- 指揮官「我的經驗評估妳無法，我有我安全評估上考量，我不同意妳參加第二階段的挑戰，回去吧!!!」。
- 聽到經驗兩個字，我都火了，非常有情緒的問說「憑什麼用你的經驗來決定我能不能？我身體和體力狀況目前都很好，我自己有我的評估。我說了，我是因為要幫忙照顧她們且陪她們走，今天也沒有消耗到什麼力氣，你的經驗是你的，我跟你又不認識，你怎能用短短白天時間來決定我能不能進行第二關？」
- 指揮官說「你現在在說什麼阿？我是課程最高指導官，我有我多年來安全評估的判斷和經驗，妳就是我今天一整天評估和觀察後，我認為參與第二階段的課程對妳會有安全疑慮」。
- 我嘗試冷靜的回應說「好，那你說看看評估和觀察到了什麼？我聽看看」。
- 指揮官說「就以我多年來的經驗判斷，妳的體能狀況是不適合進到第二關的，那不是妳可以想像的挑戰，若真的出事了，我無法對妳的家人交代」。
- 聽到家人兩個字，我更火了，便拿起手機說「我不是跟你說我現在覺得我的

體能狀況很好嗎？那，現在我打給我爸媽，請他們當場跟你確認我的狀況，我的爸媽若是同意，你也不用擔心無法對我家人交代，那是你的想像，我自己覺得我可以阿，為何拿我爸媽出來壓我？你真的非常的過份!!!!」。當時，我的身體都顫抖著，一手拿著那碗麵，一手緊握拳直視著身高約 180 公分的指揮官，有一股火想要把麵往他身上丟了過去。

- 指揮官聽完這些後整個人也氣炸了，並對遊覽車的方向大聲怒吼說「小黑(第二階段課程的負責人)，馬上給我把車開走，為什麼還在那裡不動？不是叫你們出發了嗎？」。
- 我聽到指揮官的大喊後，心裡焦急到看著車子正在發動且好像要開走時，我的情緒全部上來到無法控制的手還拿著那碗麵並開始泣不成聲的蹲坐在地上痛哭，那個痛哭就像是覺得這些很不公平，覺得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那個花蓮的男同事與我的情況一樣，為何他可以，我不行。還有為什麼沒有人要幫我？為什麼大家都只在一旁觀看沒有人要幫我說話和出聲？為什麼車子就這樣開走了？為什麼是以你指揮官的經驗來決定我行不行，你到底是誰阿？這些種種，讓我當時的身體氣到用哭的來反應，一種想發洩情緒卻壓在身體內出不來的感覺，真的是氣到全身顫抖。失去理智的我，突然有人從我的背後拍了我的肩膀，而這個人正是我台南基地的主管，他笑笑的對我說「我們幾個主管剛剛在一旁都看到，商量後跟指揮官反應，妳想去就去吧」。
- 一聽到我可以去的當下，立馬起身擦起眼淚並把都沒吃的麵放在地上，立即跑向我的兩位伙伴旁邊拿了我的小包包並三秒的跟伙伴道別說「我先走了，你們自己小心喔」。經過指揮官的身旁我停下腳步看著他說「你放心，我會活著回來的」。一說完我就用跑的往遊覽車方向去，上車時我還邊擦眼淚，在走過每一個位置時，看著每一個坐在車上的人都覺得好陌生，也覺得有些不知所措，但也就快速找個位置一人坐了下來，心裡只是想著不管怎樣我一

定會活著下來，就這樣默默的睡了一覺，不知睡了多久，車停下來並要我們下車，印象中這時候好像是凌晨十二點多了。每一次回看這段，我都清晰的感受到身體肌肉的僵硬。

下車之後，才知道第二關是摸黑的登山課程，我們要這群人要想辦法一起平安的走出這座山，走到柏油路時，就會有車子來接我們這群人了。對於整座烏黑黑的山，覺得可以跟大家一起來挑戰我好珍惜，故在行走過程中，我也一直保持很好狀態一直唱歌、鼓勵彼此，有時走一走就打瞌睡，或看不到彼此的表情和狀態，所以行進中要不斷的保持有聲音，確認大家的意識。面對這一切，登山路只有一個信念，「我會活著回去，也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我可以照顧好自己也可以協助團隊往前」，帶此信念不斷的往前走，也根本毫無覺察自己對登山元素有陌生畏懼的感受，更不可能去享受山的靜及美，只知一直走一直走，讓自己平安。過程中，真的有人打瞌睡差點摔下山、或走到一半腿軟，休息時總是互捏彼此的大腿，讓彼此清醒。看見天漸漸的亮，最後走到柏油路上時，我立刻躺在地上感受身體的喘息，仰望著天空時的我又滿足又爽快，有一種重生感覺，看著手錶是早上八點。很快的，遊覽車又帶我們到另一個基地進行第三個任務挑戰。

下車時，發現來到一個有碼頭和水的地方，原來就是基金會的龍門獨木舟基地。此時，指揮官又出現了，並說今天的最後一個挑戰-獨木舟課程，我們必須學習獨木舟的技能操作並完成指定的划行路程。見到指揮官時，我可是表現的更神采飛揚和一副完全都沒疲態的樣子，也就接著接受獨木舟的訓練和挑戰。這個挑戰我們是從早上九點多進行到下午三點多才上岸，我覺得這個水上活動很有趣，一夜沒睡的我不會覺得疲累和想打瞌睡，反而覺得刺激、新鮮又好玩。上岸後，指揮官帶我們這一群人就在一個涼亭裡，大家圍成圓分享這兩天的收穫和心得。面對於指揮官我是有些尷尬和不自在的，但我的分享主要是感謝指揮官昨晚後來願意放我去做登山的挑戰，而我也做我該做的就是自我安全照顧，說完後，指揮官並沒有給予我太多回應。不過，對於自己能夠全程的參與是感到相當滿意。

肆、對權威不滿

事件結束時，雖然我還是不知那個指揮官到底是誰？但我對於他就是有著很不滿的情緒，覺得他的強勢、他的高高在上讓我覺得都不是太舒適。新人挑戰賽當天晚上我的南部主管就開公司車帶我一起從台北往台南基地移動，在車上我們有聊關於這兩天的事，我也很感謝前晚出來為我發聲和爭取，讓我有機會完賽。而，南部主管問我一個問題說「你怎麼敢跟指揮官這樣說話阿？」，我很快的回說「他到底是誰阿？因為我真的覺得他很不公平阿，到底為何那個花蓮的男同事跟我一樣的情況，二話不說就讓他去，而我就什麼經驗判斷，我不行。我覺得裡面有性別歧視耶，且完全無法說服我」。南部主管接著說「喔~~指揮官是花蓮基地的主管，基金會所有的戶外指導員都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在機構有閻羅王之稱。基金會的任何戶外課程，最高指導原則都以他的判斷為主，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人敢抵抗及不遵守。所以當妳那天這樣的狀況，其實不會有人敢出聲的，包括我們這些主管，畢竟他是最有戶外經驗的，一直以來都以他的準則為主」。我說「難怪你們都只在一旁看，沒有人敢出聲來幫我說話，我終於懂了」。

雖然有南部主管幫我補充指揮官的背景和脈絡，但因為那晚經驗既糟糕又深刻，口頭上對指揮官長允許參與登山挑戰表達感謝，但心裡真正感謝依舊是南部主管情義相挺。然，自此衝突事件後，後來在基金會與指揮官互動關係都有些緊張和焦慮情緒。這不只是來自於對他強勢不滿外，也非常不苟同他的做事風格，但表面上依舊討好姿態，心裡只認定他是以經驗為依據的權威者，尤其對我這個毫無戶外經驗的人而言，更覺得非常不公平，當中也包括我認為指揮官對女性性別是有歧視。這些實戰經驗，對於權威者有更多負面刻痕，再次更恨透權威者使用他的位置，對他人進行不合理控制。

第三節 「要」，愉悅性 V.S 爆裂性

回觀這兩段工作經驗的我，本文裡我暫以「衝突」定義上述事件，不論是與安置機構的主任、或基金會的指揮官的衝突中，自己看見兩個議題在瞎攪和，第一，愉悅性，藉由一直討、一直要，努力成為事件中的勝利者，勝利帶來的一種愉悅性，我常享受於其中。起初，我並不知道此感受背後到底是什麼？慢慢才意識到這是一種可以掌握、可以控制的狀態，我非常喜歡這種感受。第二，爆裂性，要不到的過程中，產生爆裂性，是一種完全不顧一切、失去理智線的狀態下進行工作，根本無法想像事情的後果，更別說是安全顧忌。爆裂中身體張力看似忿怒、失控的呈現，好像是委屈？又好像是壓抑？到底是什麼？這一切都還在形塑中。

說真的，對於爆裂性，我自己陌生以外，也相當恐懼，但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去要到，也因自己對於爆裂性的自己有所擔憂，我會對它進行嚴格控管，免於出來嚇到別人，也嚇到自己。

兩件衝突事件的文本還原，身體再一次經驗控制帶來的愉悅性、及失控帶來的爆裂性。此時，浸泡在文本中的我，身體類似的感受，回憶起埋藏於我心中多年兩段國中小學深刻生活經驗，其一，偷竊的愉悅、其二，爆裂的壓抑。

壹、偷竊是什麼？

我所理解的偷竊，意思是在不告知他人的情況之下，而拿走他人的東西稱之為「偷」。以童年經驗來說，我有三個偷竊經驗，分別發生在不同的場合，一個在家裡、一個在學校、一個在店家，且都因為被發現後，對於偷的行為產生自我規範，不再有此行為。但，無法再偷的我，陪伴於日常生活中的，是一種「不用錢是最好的生活」狀態，當不用花到錢而得到的東西也是與偷有類似的滿足感。不論是童年的偷、或是長大不用錢取得，都有著一種非常相似的愉悅感。好奇著，我真正想要偷的到底又是什麼？

一、阿公阿嬤十塊偷竊

第一個經驗是在家裡偷，記得那時候我應該是國小吧。記得是住在舊家，舊家的一樓是住阿公阿嬤，從門口走進去先經過客廳、一個房間(俗稱中間-台語)、廁所，接著就是阿公阿嬤的房間，對面就是廚房。住在一起日子是非常模糊的，只會一直想到我偷阿公阿嬤的錢，他們的房間，一進去有個抽屜，打開裡面有很多零錢，尤其看到滿滿的十塊，有一種興奮感，覺得可以買很多東西。一開始我趁阿公阿嬤不在家時，會去拿個十塊、五塊。因為害怕被發現，一開始拿的少少的，一拿走時，我不會有想存起來念頭，就是想立刻買東西花掉它，因為有一種免費心態，這是多餘的。當時我最常做的就是去雜貨店買灌籃高手貼紙，這個貼紙一張五塊，買它的時並不會知道貼紙是什麼圖樣，所以當知道貼紙是重覆的，覺得可惡便又想再買新的。因為如此，我的胃口開始越來越大，去阿公抽屜裡拿的十塊越來越多，頻率也越來越高。且，每一次拿走十塊心裡的滿足感都比我去買到貼紙得到的滿足感大許多，這是書寫時的我才有的新發現。終於有次，似乎阿嬤發現有些零錢變少，在一樓的走廊，阿嬤問阿公說「那些零角是不是你拿走的阿？怎麼少很多阿？(台語)」，阿公說「沒有阿~」。在一旁聽到的我，此後，我再也不敢去抽屜拿十塊，因為很怕被發現。而，無法再偷家裡的錢後，便開始想如何在沒錢情況下拿到那些貼紙，則改去店家偷。

二、店家貼紙偷竊

我會騎著單車固定去一間雜貨店買東西，裡頭賣小玩具、或抽抽樂的甘仔店。有幾次，我會帶弟妹去，目的是要引開老闆娘的注意力，這樣方便我可以偷灌籃高手的貼紙卡，記憶中好像有成功一至兩次，成功意思是，基本上我還是會花個五到十塊消費，但五塊只能買一張太少了，所以我會趁老闆不注意時候多拿個二張貼紙卡放在口袋裡，然後現在假裝打開用五塊買的那一張貼紙，但心裡想的是回家後還有兩張貼紙可以換。不過，就有一次，一樣的手法被老闆娘發現，她大聲的說「妳到底手上拿幾張阿？我注意妳很久了喔!!」。我說「沒有阿，我沒有

拿」。她最後說「這次就算了，下次如果再偷，我就跟妳爸媽講!!!」。聽完這句話後嚇都嚇死了，還固作鎮定的騎著單車載妹妹快速的回到家去，一路上騎超快的我，還不時的回頭看以確保老闆娘沒有跟過來，非常害怕爸媽會知道，擔憂會被打死。然，因為騎乘速度之快，完全沒有注意到妹妹在後坐情況？突然間，對向車道的一個女路人尖叫，那一瞬間才發現妹妹飛出去並摔在地上，無法顧及妹妹身上皮肉挫傷，並要求妹妹趕快起快速的騎回家，回到家後，馬上把家裡的電動門放下來，就是深怕被老闆娘發現我的住處，非常緊張及深刻的記憶。自此，我再也沒有去過那個甘仔店消費，只要會經過那家店，我都會刻意繞路，非常害怕老闆娘認出我。

三、課堂上偷竊

發生於國小三四年級，對於國小的記憶多數停留在「羨慕」他人狀態裡。常常羨慕同學爸媽可以帶他們去玩、羨慕他們有新的東西（如：自動鉛筆）、羨慕爸媽會來參加學校的各種親子活動等，如：運動會、親子座談會。而，我的爸媽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缺席，也未曾參與過我的國小學校生活。尤其是運動會時，我都會看到同學的爸媽來到會場且帶他們去小攤販那邊買東西吃，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我的爸媽不會來？為什麼他們要工作？」。明顯的，我有時是一個人坐落於搭棚子的操場椅子上，因為同學都跟爸媽去買東西吃，而我就是吃媽媽幫我準備的十塊草莓麵包。久而久之，似乎對他人都有一種羨慕，而總覺得別人的比較好，但這個比較好到底是什麼？我當時根本摸不透。不管如何，就先來說說課堂上驚險又刺激偷的經驗。

可能是羨慕作祟，上課時，我有時會注意到同學新的東西，例如：新的自動鉛筆、新的書套等，我常是用著削鉛筆機的鉛筆在寫。總是想著，為何別人有新的東西？而，這一次，我真的忍不住去偷同學的東西。那是一堂美術課堂，大家會各自準備著美術筆或是繪本等工具之類，當下，我看到同學準備一筆繪畫素描本，她說「有這本，就可以模仿上面的圖案，參考用的」，看到後真的非常羨慕。

然後，同學也有一隻很好的素描筆。就因為如此，不知如何發生的我偷了那本繪畫本和筆。只記得那天的某一堂課，導師上課突然說「班上的○同學不見了一隻筆，請同學自首，若你拿出來我就不計較，不要讓我搜大家的書包」。班上同學一片沈默，故老師也開始一個一個搜書包，當越靠近我時，我的心臟是快要跳出來了，因為我很清楚那隻筆就是放在我的書包前袋，心裡有個底就是搜到我的書包時，筆就會被發現了。結果，搜到我的書包時，老師拿起筆問說「筆怎麼在你的書包裡？是你拿的？」。我壓住內在恐懼且非常鎮定的說「我不知道是誰放在我的書包裡的？不是我拿的」。接著，老師就說「是誰把筆放在慧姿的書包裡的？」，於是老師就把筆還給○同學，這件事也就在此落幕。其實我也不知老師當時心裡在想什麼？不知是給我台階下，還是因為我在班上一直都是表現很好，老師選擇相信我，這一切至今依舊是個謎。

而，我拿的那本書呢？因為同學還沒發現繪本不見，所以沒有被提出來，而我就帶著許多擔心和害怕帶著繪本下課回家，一到家時直奔三樓藏在秘密地方，擔心讓家人知道，自己翻了幾頁，覺得擁有這本是很滿意的。但說實在的，我根本沒使用過這本繪本，只是覺得自己沒有，而想要擁有而已。到手之後，心裡上是滿足沒錯，但只在於一瞬間或某個 moment，實質上，繪本未必是我真正的需要，即更有錢，也不會想要花這錢去買這個東西。

四、小結—「偷竊是掌握的愉悅」

這些經驗裡，一放就在心裡許多年，一直到了大學畢業後才有機會向爸媽聊聊。爸媽的回應都是震驚不已，媽媽常說「哎唷，有夠誇張，不大相信自己的女兒會偷東西，我記得妳小時候很乖耶~」。有次，爸爸聽完後的回應則是對著媽媽問說「奇怪，妳以前是都沒給小孩零用錢喔？害他們去偷人家錢。好險阿公阿嬤不知道，不然會被罵死（台語）」。爸爸的回應聽起來像是在責備媽媽的口吻，心想為何我偷錢怎會是媽媽的責任。不過，媽媽接著回說「以前都在忙工作，那有在管這些事阿？」，這件事也就這樣落幕了。聽到爸媽的反應後，心想我在爸媽

的心目中應該真的是非常乖巧、乖順女兒。由此可見在各個角色扮演裡，我都努力控制好自己成為被他人所期待的樣貌。

偷竊與衝突經驗裡，都是一種佔有的慾望感，我想真正想偷的是「控制」，享受著能主宰一切、分配一切帶來的權控性。但，回到童年經驗的**偷**，本質是「被滿足的需要」；直到長大後工作的**衝突**，本質是「需要被拒絕」，原來是需求不被滿足在作怪。慢慢的，這些經驗理出一條軸線來，告訴自己說「能掌握控制權的我，是最不用擔心被拒絕的可能性，因為可以自己做主，更不必釋放需求，這些背後的種種都鑲嵌在被拒絕的恐懼層次裡，我的恐懼有多深、我的控制就有多大」。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如此順利的在可控制之下，接著，來看看被拒絕及爆裂的自己...

貳、爆裂是什麼？

我對爆裂的想像有兩種，一種是言語暴力，也就是口角衝突，如對罵之類的；另一種是肢體暴力，就是肢體碰撞，或是有東西在空中飛來飛去，這些爆的樣貌在家庭裡並不陌生。小時候的記憶，爸媽常會有一些語言衝突伴隨著三字經對話，雖然不會有肢體碰撞，但爸爸生氣時，總是將眼前東西進行破壞，如摔東西出去等。而這個爆也烙印於我的身上，國中時有兩次與弟妹爆裂經驗，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仍覺得害怕，自與弟妹事件後，更把自己爆裂性格管理好，絕不允許這種狀態再次出現。

一、爆裂的自己

當時與弟弟有口角上的衝突，弟弟手上拿著一把三號電池，兩個人在客廳裡就開始朝向對方丟，不知吵了多久？我不知為何的突然發起瘋來掐著弟弟脖子，一直掐著、一直掐著、一直掐著，就像失心瘋一樣一直掐著，直到有一刻他的臉整個紅了，也咳了幾下，才發現他無法呼吸，當下我真是嚇壞。這個嚇，才發現自己差點把弟弟弄死，但在掐的過程中自己沒什麼意識，一心只想要他死，也忘記危險性。當下，弟弟無法呼吸表情提醒我，才讓我停下手，停下手後就轉身趕

快離開，深深感受到自己剛才行為恐怖又暴力，根本無法接受自己爆裂狀態。那次後，我再也沒動手打過弟弟了，心裡覺得好像不小心要把弟弟弄死，對他有一種愧疚感，也從來都沒有跟任何人講過這件事。

接著是妹妹，對妹妹的童年記憶更是模糊，卻有個狠狠揍過她一次經驗，至今妹妹與我都非常印象深刻。當時我是國三生，我記得我課業壓力好大好大，功課很忙之外，回到家要做很多很多的家事，像是收衣服、洗米、洗菜、打理事務，因為媽媽回來會罵人。我那時候好像要趕去補習，還是補習回來，好像是七點多（爸媽工作還沒回來），我記得我交代我妹妹要幹麻（做家事之類的），結果我下樓後發現她沒做。此時，就在我的房間發狂一樣一直用腳踹我妹，也不顧她的抵抗和反抗，一直踹、一直踹，從我的房門口踹到房間的角邊，約莫有 6 公尺。記得在踹她的時候，她還一直哭，我還說「妳敢哭試看看？我就踹死妳」，過程中她再也不敢哭，就被我一直踹。記得踹完時，她的表情是眼淚一直掉，但不敢哭出聲音的。然後，我就大聲斥責並叫她跪著，還說「如果我沒叫妳起來，妳敢給我起來試看看，然後，如果妳敢跟爸媽講給我試看看」。講完話後，我頭也不回的就走了。我自己踹完她之後，待我冷靜之後，我也被自己當時的殘暴給嚇到了，覺得自己怎麼會對妹妹這樣殘忍阿。當時，我內在也生起一股滿滿的愧疚感，也是自此後再也沒有再動手打我妹妹了，而我妹現在偶爾也會聊到說「妳那時候好可怕，很恐怖」。

二、小結—「爆裂是承擔的壓抑」

回看這段過程，書寫當下，身體有些不適感、害怕，覺得自己好可怕。腦中畫面的清晰，看見自己以一種非常爆裂方式對待妹妹，完全不讓妹妹有抵抗及反擊的各種可能性。這個看見，我深深的感受到自己重大的壓力，一個國三生課業壓力、一個長女在家務打理壓力、一個大姐管理弟妹叫不動，而發洩情緒在他們身上。從弟妹爆裂事件背後，身體真正感受到是「委屈」，並以一種失控及粗暴方式，將自身身上委屈發洩於弟妹身上。此外，也是一種情緒的釋放管道，從工

作職場上與主管衝突帶來的身體爆裂性，回憶起與弟妹的肢體磨擦，由身體上失控打人動念、到不顧一切的爆衝及口出惡言相待，在當下發生的這一切，身體帶有暢快的舒通感，毫無負擔對他人進行任何的指控。但，理智線一拉回來，他人無法接受外，自己也無法承受這些爆裂性作用於我的身上，更承

載著滿滿愧疚感。如此極端性的展現，試問自己，為何會是長成這樣呢？

從委屈狀態細膩追溯源頭發現是壓抑，也是自己身體慣用的生存方式，根本不懂得如何告知別人我的需要，也不知道原來自己的需要是重要的，當然就更不用提及被拒絕的因應方式。過去工作經驗累積下，身心對於自己爆裂性的陌生感，身體自動啟動防衛機制，對於許多互動關係裡，早就建立出一個「我會被拒絕」不真實的想像。伴著它，我更不可能去跟別人表達我的需要，並認為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免於被拒絕後的撕裂性。試問，被拒絕會怎樣嗎？我的答案是「會」，被拒絕代表自己不好，所以不值得被需要，無法承擔這一切，爆裂性面對是我的方式。原來，又是不允許自己有瑕疵在作祟，對自己很苛刻外，根本無法理解他人的拒絕，甚至也無法給予他人拒絕空間。

這個爆裂性格，讓我一個人如真空般的活在這個社會上，養成一種單打獨鬥的個人性格，除此之外，我在每一組關係互動中，總是快速跳到一個去承擔別人的位置裡，待在這個位置是相當具有安全性，因為承擔他人就是站在一個被需要的狀態，更不會有被拒絕的可能性，舒適又安全的位置。

第三章 與知識和解

閱讀能夠記住學習內容的 10%

聆聽能夠記住學習內容的 20%

看圖能夠記住 30%

看影像，看展覽，看演示，現場觀摩能夠記住 50%

參與討論，發言能夠記住 70%

做報告，給別人講，親身體驗，動手做能夠記住 90%。

此文由美國學者埃德加·戴爾（Edgar Dale）於 1946 年提出了「學習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的理論。乘載著自己與知識及課業上的切割，大學四年更全心全意投入於社團生活經營，及出社會在 **Outward Bound Taiwan** 工作四年訓練下，學到有別於升學主義下的經驗學習為主導向，享受於做中學帶來的成就感，持續的精進、持續的做中學，讓它現在已成為出社會混口飯吃的傢伙，也使我長出在各個教育場域裡持續對話的能耐。這份能耐及成就，長出滿滿的自信外，更合理化二十九年來自己與閱讀及書寫的斷裂性。然而，卻因碩一下課堂訓練，課堂文本的「讀」、與自身經驗的「寫」，竟鬆動二十九年來對於閱讀及書寫的斷裂封印，成為一種身體的解放外，重新拾回閱讀及書寫的能力，也對知識有新的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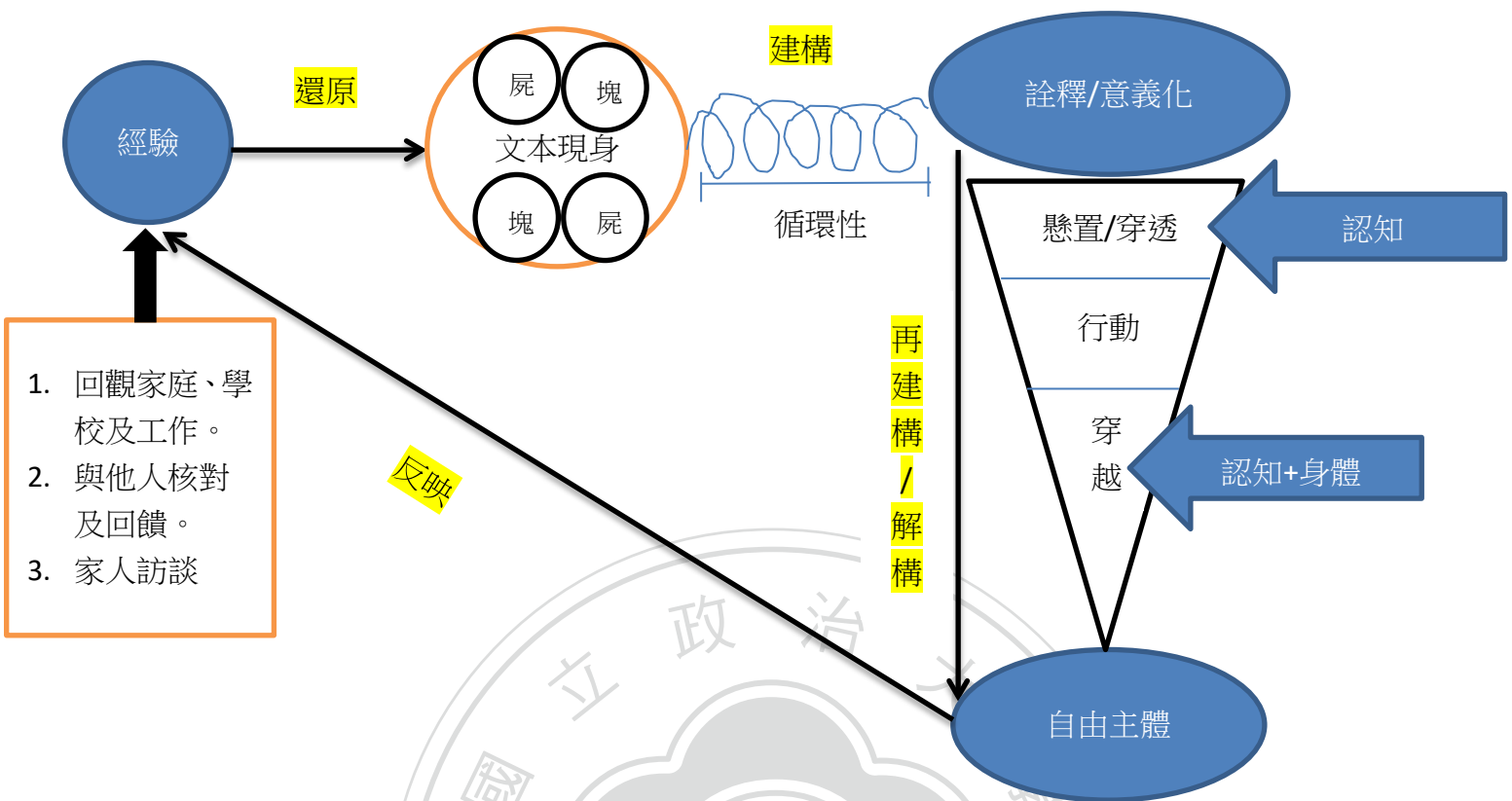
面對自己曾經如此鄙視主流升學教育，而最後竟以國立研究所為主要目標，這中間強大矛盾感勢必得要還原。這章節承接第一章對於知識斷裂性、課堂上的挫敗感，首先，整理自己過往對於讀、寫的挫敗經驗，並揭開弔詭的考上政大研究所的真相，卻意外衝撞出我有寫和讀的能耐，這些能耐保有續航力，主要來自於自身生命經驗的萃取，才能夠發展一條我對於閱讀及書寫的自我詮釋。不僅如此，碩班訓練的文本閱讀裡，意外接觸現象學，並引薦於海德格詮釋現象學在《現象現象學的基本問題》裡提出現象學方法的三個要素：現象學的還

原⁸(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現象學的建構(phenomenological construction)、現象學的解構⁹(phenomenological deconstruction)。它們在內容上是共屬一體的，並且必須在它們的相互關聯中才能得到論證(Heidegger, 1988: 19-23)。找到貼近自己的經驗知識基底後，我更相信自己的詮釋是敘說者非常重要的能耐，以海德格三個要素為基底，嘗試用自己貼近的語話來拼裝論文、可以理解的視野來分析論文。

還原，以個人主觀經驗的感受呈現，並以文本方式現身，這個過程像是胃不斷的翻騰和攪拌，文字中總是帶著許多情緒上感受上的不舒適。關於建構，我理解為一種詮釋及意義化，過程中，在還原的經驗裡找到類似循環性，從循環裡拉出議題，以自己的話詮釋並發展它的意義及概念性，這過程是過癮及爽的感覺。最後，解構部分，能否宰制在自身身上的議題就各憑本事，我的本事自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是穿透，我視它為意識上自我覺察認知狀態，也可說是懸置。第二層是穿越，認知上的有意識加上身體上的行動，作用於日常生活，練習行動中的反映及辯識（修改部分）。三者於我的論文裡活化移動、交互重疊出現，更協助我與文本中的自己拉開距離，對過去的我產生新的理解，對現在的我，建構出貼近自己的主體（參考下圖）。

⁸ 現象學還原是胡塞爾現象學裡的重要概念。海德格雖然在字詞採用了胡塞爾現象學的核心術語，不過兩者的內容卻極為不同。胡塞爾在《純粹現象學觀念和現象學哲學》(1913)完成“現象學還原”，對他來說，這一方法引導現象學的關照是人的自然態度從生活於事物和人們的世界中，轉向到意識的超驗世界及其意向行為(意向對象的經驗)，以此客體被構成為意識的相互關聯物。簡言之，就是把日常自我還原為不具世界性的先驗主觀性。然而，海德格的現象還原意味著導引現象學的關照離開存有者的領會，而回到存有者的存有。

⁹ deconstruction 一詞在德語有“毀壞、破壞”等意思，這裡譯為求語句通暢，並對應“現象學的建構”，將“deconstruction”譯為“解構”。



圖一 我的論文基底

第一節 遠離讀，寫

壹、讀，「ㄉㄨㄨ」瘤折磨

記得在大四那年，看著所有同學努力準備社工師及研究所考試，面對於將出社會競爭有著幾分擔憂，自己跑到導師研究室的門口敲門問了老師說「老師，大家都在準備考試和研究所耶？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考耶？可是我不愛閱讀，每次在看書的時候，都覺得書裡面的字跑來跑去，非常難專注」。導師接著回說「妳又不喜歡看書，研究所要看很多很多書，妳不適合啦，趕快去工作啦。還有妳有去檢查看看嗎？關於無法專注和書裡的字會跑來跑去這個？」。我說「沒有耶，想說就是很討厭看書而已」。有導師的回應加持後，我更確定自己不是看書的料，研究所與我完全八竿子打不著。

出社會做冒險教育的我，成天埋頭於身體戶外冒險工作裡，看書選項又更遠了。常常聽到身邊一些同事說「那一本書很好看？最近誰又出新書了？」，在一旁毫無感覺的我，甚至話題會搭不大上。有次，和某單位執行長碰面聊天，我倆一拍即合也成為很好朋友，有天，執行長推薦我去看幾本書並分享裡面的一些精典之句，我說「我沒有在看書的，不會閱讀也排斥」。執行長說「好可惜喔~對我來說生命最享受的莫過於閱讀了，而妳不閱讀是真的蠻可惜的」，好深刻的一段話就此在我心裡長住下來了，閱讀是人生命中的享受，這句話非常遙遠，但心裡深處對於能閱讀的人長出一種既莫名又強烈的羨慕感。

從我的學習歷程來看，閱讀像是毒瘤，每次碰到書本時，身體伴隨著不舒適的症狀。第一層，較緩和及常發生的症狀是停滯及空白，打開書本通常不超過十分鐘就想睡覺，通常就離開書桌去睡覺，但睡醒總是帶來強烈愧疚感，愧疚感來自於自己沒有產值，睡覺不等同於休息，反而是浪費時間及停滯。接續，燃起第二層的自我壓迫生成，既痛苦又苦悶，對於書本文字沒感覺，但又不能睡覺，開始逼自己待在書桌前不可離開的難受，像是被上千螞蟻咬的感覺，身體的血液裡沸騰的想要起身離開，但卻又受到愧疚感的挾持，明明感受到心的浮躁，但又要強壓自己靜心及待在原處，兩者間拉扯換來的都是痛苦經驗及感受，想逃它都來不及了，那還有可能主動去閱讀。而，種種不舒適讓我活在一種「我不會閱讀」的視框裡，合理化我與閱讀切割關係。

但，越長大後，發現我的內在越來越渴望從閱讀中學習，但上述的那些難受讓我排斥及恐懼，再加上因擔心停滯沒有學習中斷的我，讓我滿滿的求知慾、好學心轉向身體力行的做中學，這條道路走到今天，身體一些疼痛早就訴說著無法再承受只仰賴身體學習。曾經，自己有嘗試一些方法，有一些喜愛閱讀的朋友告訴我，嘗試去找一些有興趣的來看。興趣？我還真的不知我自己對那一類的書本有興趣耶!! 而，相較於文字的排斥，對於圖片有些感覺，但...那一本書都圖片沒有文字的？想想，可能就只剩童書或繪本吧。

貳、寫，「丁一廿」門歪道

比起讀的難受，寫，靠近我一些。小時候到大學，常聽人家說「寫日記或交換日記」。坦白說，我真不明白一天裡有什麼好寫的？有什麼要跟人家交換的？有誰會想看？有時，在班級教室看著坐在一旁的同學拿著日記在寫或交換時，覺得與我跟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我，什麼時候才會寫？學校老師出功課、工作老闆出任務，除了這兩個選項以外，我不曾為自己寫，寫都是為別人需要而寫、為標準答案而寫的。

這個為標準答案而寫，在大學求學歷程中有了一些改變。考試時，我最害怕是非題和選擇題，因為它只有對或錯，反而申論題是我最喜歡的考試題型，可以有很多的連結、想像、畫面，有空間的進行書寫，它的出現讓我覺得是一種旁門左道，可以讓我寫個天花亂墜。就讀大學社工系號稱報告系的我，除既有理論學習外，也因著一些選修課程，必須要對原生家庭？我是誰？童年經驗？等進行不同層次的個人經驗書寫，寫的當下仍視它為一種要交報告的心態，但寫著寫著中帶出一種流暢度，是說經由寫會想到一些過去遺忘的片斷記憶，記憶的喚起，開始覺得很邪門但也說不上來這是什麼緣故。

邪門讓我想到一個經驗，大四下準備畢業的我，選修一堂諮商理論與實務，老師上課說「此門課只開給大四生，這堂課的目的就是要請你寫跟自己有關的故事，怎麼算可以 PASS 呢？寫出一份會讓你想哭的故事」。當我聽到課堂的目的是這個時，我心裡意外的開心，可以不用考試，只要寫跟自己有關的一點也不難。快到期中時，老師又問了全班「有沒有想要退選的？寫一份自己看了會想哭的故事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退出還可以」，當下，我心想誰會想退出阿？比起考試這容易許多了。過沒多久，有兩位同學退選了，我感到非常意外，但也沒有再多問他們的想法。快期末時，有天下課，很要好的一個同學跑去跟老師說「老師你當我吧？我不想交這份作業」。我再次驚訝及不解，為什麼這一份期末報告這麼多人臨陣脫逃，不是學期快結束了嗎？有這麼難嗎？期末了，我開始寫會讓自己

哭的個人故事，我寫了一段童年經驗，關於國小下課後一個人的孤單，並自在的書寫著。寫到不知何時，我反覆看過一遍時，我開始掉淚，突然覺得自己的童年要一個人擔很多事過的辛苦，而眼淚的出現代表可以交報告並順利 PASS，但對於掉淚的情緒並沒有太多的停留和覺察。交出的作業後，最後一週上課時，不知為何的開始忐忑不安，很怕老師把我故事說出來，老師上課只說「有沒有對於這學期上課有什麼問題的？然後，你們個人報告因牽涉蠻私人的，所以有任何問題再私下來問我吧」。下課後，自己不安的跑去找了老師說「我寫完那份報告了，寫了然後呢？覺得自己是不是不正常？可以給我回饋嗎？」。老師回我說「寫的過程就是一種發現，一種治療，不一定要回饋」。我們倆的對話就停留於此，當時的我內在充滿困惑，且對於老師知道我心中的秘密感到害怕，也擔心老師會說出去，同時也對於老師所回應的發現和治療並無任何感受，只停留在我的秘密有別人知道了的不安。從當時至今，我未曾再打開過那份報告，除不想面對童年的自己外，也不想再有任何機會讓其他人知道我心中認定的秘密。

原來，書寫是一種取得分數的工具外，卻也卡在童年經驗書寫後不願再面對的狀態，後續引發的內在不安和不願意再去打開那個 WORD 檔的動念，讓我覺得書寫自己有點恐怖，這份恐怖其實是無法面對自己不舒適感受、及應該要好好的。此外，也擔憂著他人知道這些後，對於自己有負向評價及異樣眼光，這些擔憂及害怕帶來的邪門感受，讓我在大學畢業後，研究所以前，未曾下筆再寫過關於自己的各種不舒適經驗。

第二節 國立研究所「空虛感」

大學畢業後，相較於閱讀的難受、及寫自己的不舒適後，在社會上打滾工作卻意外的自得其樂。那，與讀寫切割的我，為何會再想去考研究所呢？這個想法主要來於 2013 年在外展基金會工作時的一場對話。當時，我是訓練部⁸的主任，

⁸ 訓練部門專門安排基金會各項員工在職訓練、各項課程訓練執行、及安排訓練員的出訓時程。

主責一個非營利基金會非行少年四天三夜課程，因為青少年的背景複雜、社工及機構期待差異，我們討論多次且釐清彼此學習主體的位置擺放，精采討論中也讓課程圓滿，其中，卻意外知道主責社工及機構主任除實務工作者身份外，還有另一個身份為國立社工所碩士身份，對此備感驚訝。這個驚訝絕對不是他們身兼多職，而是我對於國立有階級刻板印象。回想於我們多次的討論及釐清，多是以我這邊的想法和經驗為主的大方向設計及責任分工，而當我知道他們都是國立研究所碩士生時，內心想著，國立的研究所這個身份原來也是有機會聽到我的經驗，或跟我的發展方向而走。這讓我開始想像著，如果你們目前都可以讀國立研究所，那也許我也可以有機會考上。

有此想法後，對於曾經遙不可及的國立研究所的想像，開啟我想要試試的動能，並跟自己說「我也想考研究所，而且一定是要國立的才行」。然，想法不只是醞釀而開始有些行動，記得我回家告訴爸媽時，他們倆的反應也讓我摸不著頭緒。一開始，我媽的反應是「研究所？妳都幾歲了阿？快三十了，不要了吧，妳又不會讀書，讀出來都不知幾歲？我看不要好了啦（台語）」。面對於媽媽不支持的回應，我也沒多說些什麼；而爸爸部分，因為我與爸爸互動很少，記得那天是爸爸去車站接我回家途中，在車上時我跟爸爸提說「爸，我想去考國立研究所，想去試看看，以國立為主，妳覺得我讀台大怎麼樣？」，我爸的回應更令我震驚，他帶著笑的口吻說「台大？研究所？不行啦，我會被笑，如果被街坊鄰居知道妳要去考台大，我會被笑啦（他是邊講邊笑的，台語）」。當下我記得有回問他說「為什麼會被笑？（台語）」，他只說「你不要去考，會笑死人，我會被笑（台語）」。爸爸的反應讓我無法摸透外，也對於他的笑感到很不舒服，覺得他好像在看不起我，覺得我怎麼可能考的上。這是唯獨一次問爸媽對於我考研究所的想法，之後，我們再也沒有任何的討論和想法上的交流。這個對話裡，我發現自己與爸媽間是很少有對話的上的深談或交集，加上直覺聯想到爸媽的反對，有一種做什麼都得不到他們的認同及支持的感覺，但一心想要上國立研究所的我，也不再理會他們

的反應，就一人開始默默準備國立研究所。

開始一股腦報考台大、政大、北大、東吳四所社工研究所，關於學校風氣、所上文化、所上學派等細節非我在意之處，壓根也沒花時間去了解及做功課。而，何以也考東吳呢？除了對東吳社工所訓練聽聞一些朋友好的經驗外，準備時仍有一個心態是擔心無法考上國立，而選擇報考一個私立以備不時之需，有備胎的概念，這裡頭我對於私立與公立是有階級議題，認為國立高於私立且容易考上。結果如何呢？台大第一關筆試通過時，家人知道後的反應非常大，清楚記得他們是以「可笑、靠運氣、老師改錯、社工冷門、及是不是很少人去考？」回應於我，雖然最後落榜，但對於自己第一關筆試有通過而感到些微喜悅，但，比起落榜的失落，對於爸媽的數落更感到沮喪。而，政大是正取 2、北大也落榜、東吳則是第一階段審核過，需再準備第二階段的口試，但因政大要提前報到，思考關於國私立學費後，故選擇放棄東吳。一切如預期考上國立研究所的我，自己卻有奇怪的感受，政大放榜當天，打開網路看著政大榜單，看見自己名字時，喜悅上來約莫三四分鐘後，接著，轉頭過去問我妹妹說「真的要去讀嗎？」，妹妹驚訝的回應我說「妳瘋了喔？妳不是想去讀書嗎？準備那麼久是怎樣？怎會在想要不要讀？不是應該要開心嗎？」。短短五分鐘內情緒落差，起初的驚喜，很快的進入猶豫，明明上國立研究所不是我的個人目標嗎？但為何考上後有一股空虛感，不知如何做決定，此狀態既是有清晰目標，達成後卻又帶來既模糊又陌生的矛盾空虛感。

這份矛盾感一直到進研究所後的訓練，今日才真正有機會被提出來重新理解。是否，「國立」此選項的追求，心裡除了外面看似學費的經濟壓力外，其實真正存有國立及私立的階級性。以國立的追求，真正想要的正是尋求他人及社會的認同，或是證明自己能的舞台。而，對於是否真心想要進修讀研究所？是否需要這個學位上的認可？答案則是並非我的需要。說穿了，只是在 2014 年工作上的那一場與社工及主任對話裡，覺得聽我經驗及想法的人都可以考上國立，我也想證明自己可以罷了。還有，只是覺得爸媽的不支持，甚至覺得不可能，想證明給自

己、給爸媽看，這一切正是所謂的「證明我能」。我想，努力追求的，是考上國立研究所的光鮮亮麗的外在目標，這目標，顯現出內在是多麼的渴望得到他人認可及被看見，以擺脫可能在我身上被數落、被瞧不起的因子。

第三節 讀，寫 召喚

重新釐清研究所之選擇後，還原於第一章提及碩一的課業挫敗，為逃離挫敗感尋求他校修課為出口動能，意外召喚出我的讀寫能力，直到此刻，我仍不知這是偶然創造的？或是冥冥中上天對我的眷顧。不論是誰的安排，自認幸運的我，已讓當時單純的以研究所為證明自己目的，竟意外的把讀及寫轉化為一種自身經驗的詮釋及再建構，成為一個喘息的出口及工具，並梳理自己。「認」，透過書寫，一部分，與我內在恐懼、身體纏身多年的疼痛共處著；另一部分，以進入水泥工勞動田野現場，靠近爸媽水泥工勞動階級身份，理解父權權威的生成，期待解構、再詮釋權威，並與之共存。這個過程，如縫補般的一針一線來來回回與自己血肉穿梭，深刻描繪血肉間各種輪廓及狀態，形成一塊塊的屍塊，屍塊的拼貼目的鬆動烙印在身上的各種詛咒及封印，重新建構我的主體性，也喚起我內在自在、自由之心。

召喚的這條路上，主要受所上王增勇老師及外校楊蓓老師的課堂對話及指導，王增勇老師的課堂訓練方式，要求學生就閱讀文本中，書寫與自己貼身的相關生命經驗，我發現自己與閱讀文本有其關連性，進而喚醒我死亡多年來讀的動能；而，楊蓓老師的課堂對話，允許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其中，楊老師及同學的直接回饋，在一個被承接的處境下，推動自己值得被書寫的動態。這些日子在兩位老師的陪伴下，讀與寫相互交疊作用下，在書寫方法上存有迷迷糊糊狀態，卻也帶來書寫自身經驗後的踏實感受，雙重狀態經驗裡，自身經驗為主的落地感，把自己推向生命經驗書寫、重新理解、及詮釋化的道路上，拾起論文書寫方法-「自我敘說」。起初，對這四個字非常陌生，尤以起初進入書寫狀態時，竟掉進於痛

苦及愛恨糾結情緒中難以逃脫，經長時間的浸泡，情緒慢慢得以懸置，協助自己揭開層層的面紗，面紗背後真相的浮現引發我更大的書寫及閱讀動能。這段路一路走下來，對於自我敘說的陌生感轉變為一種著迷。

接著，想談談這本自我敘說論文何以感受愛恨交疊？何以讓自己能浸泡於不舒適狀態中得以呼吸？又何以令我著迷？這一切情緒及身體感知於書寫中角色及價值又為何？當順利找到可以喘氣及呼吸的書寫及閱讀方式時，我是如何生產我的故事？我又打算如何呈現故事脈絡及軸線？而，喃喃自語的自說、自寫的生命故事，又如何轉化為對自我、他人及社會產生意義性？意義性背後的真相鑲嵌著層層權力結構的「層」又是什麼呢？最後，眾多的疑問裡，現在讓我們來一探我是如何與讀寫中的苦共處，並穿透它，殺出一條血路。

壹、血肉模糊的屍塊

血肉是一種身體感知的隱喻，每每進入論文狀態時，身體的生理反應常令我難以捉摸。一方面，書寫上，面對清楚記憶在翻騰時，會有幾種不同狀態，有時，可能拉一整天肚子，如一種把過去長年壓抑的委屈給排泄出來；有時，情緒張力起浮之大，眼淚直直落下、泣不成聲，需幾日與文本分開，才得以重返書桌繼續書寫；有時，文本中過往恨透的人物，如爸爸，他依舊出現於日常生活，有著不知如何面對及對話複雜性，時日來的磨練，原來真正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平常心去面對這些不可預測的各種感受。另一方面，面對模糊、片斷記憶時，「一直寫」是必須要有的能耐，寫著寫著無形中記憶會一一浮現，卻意外發現自己身體存有記憶體，模糊不完全記憶也許是某程度上的一種選擇性遺忘和壓抑。最後，面對完全不知寫什麼的空白狀態時，身體再次經驗到停滯換來的焦慮與不安，這些狀態下，過度操練身體已不再是我的選項，反而是打坐及閱讀。每日打坐三十分鐘能讓痛苦難耐的心靜下來，身體有種舒暢感；而閱讀上，當尋求閱讀類似經驗及相關議題的文本時，會引發更多自己曾遺忘的生命經驗，產生再寫的動能。

夾雜著各種身體狀態下，這條論文路上，除經驗自己身體血肉不適感外，對自己生活型態、及身體覺察有兩個重要的發現。第一，記憶不斷被翻騰的九月至十二月來，吃東西不是吐就是拉，食量驟然縮小許多，對於各種食物也沒有任何的慾望，身體放不進食物的這種狀態可簡約說是壓力太大，但我的理解更是反映出過往二十九年來的各種經驗都是用撐出來的，沒有被自己善待。這段歷程已顛覆我過往二十多年來的生活型態，像是只能與自己各種陌生感受共處、走在不必符合他人期待的道路上、更沒有能力去承擔他人的各種需要。當不再往外跑的學習和操練自己的身體的現況，讓我好不習慣、也非常不舒適，生活形態形同一種既空白又孤獨，有些人會說的好聽一點是擁抱自己，但就看每個人如何詮釋此狀態。認清這些感受的存在，我練習對自己誠實，深吸一口氣，承認「我想被照顧」的需要。而後，我決定回到台中清水家長住書寫論文，因為我想要有三餐的照料、想要有人的陪伴。帶著傷痕及需要回到清水家後，重新適應與家人生活型態，也覺察到自己種種改變，自身改變讓我對爸媽刻板印象產生位移，進行多面向的理解，並生產出更豐富的對話，使我在家庭書寫上有更細膩的著墨，真是個意外的驚喜。

第二個意外的收獲，發現身體對時間存有記憶性，在書寫某段深刻與工作主管衝突事件中，片斷、模糊的記憶從一直寫慢慢變的清晰，而身體感知進入難以言說、及情緒糾結狀態，突然間發現書寫這一兩天正是三年前發生的同一個時間，看似是巧合，但我卻認為是身體記憶推向解放歷程，當我人的意志再次回到事件中時，可感受到身體壓抑、及心理委屈的熟悉狀態，選擇不再壓抑的我，開始大哭、啜泣或漫罵不公平情緒上釋放，似乎明白大四那年老師曾告訴我的「書寫也是一種治療」的真正含意，也發現原來壓抑、委屈，是會受到身體所記憶的。終於知道控管大二到研究所的八年來的內在恐懼，全都是壓抑，身體操練及假裝沒事是理智上的操作，時間流逝根本不會淡化，反倒像是身體上的刻痕，隨時間的累積而深深烙印。

我想，自我敘說是需要極度專注於自身經驗裡，花時間去浸泡、去消化，如一場長跑型馬拉松賽式。而，長跑的過程中，不能只仰賴於過去理性客觀的思考，相反的，感性主觀的身體覺察是非常重要的書寫動能，身體最直接、最表層帶有的酸、甜、苦、辣感，以血肉真實感受為我的書寫基底，浸泡著，生產出約莫二三十篇貼近於自身經驗的文本，開始思索著，如何透過我的寫，讓他人進入讀。

貳、強壯的骨架

用血肉為基底拼出的眾多文本裡，如屍塊般的被我散落於一地而不知如何收拾，思索著屍塊的處置時，同時也想著骨架的延展性，也就是論文軸線及架構。當，渴望屍塊及骨架兩者同時發展下，竟導致自己陷入混亂及膠著狀態，脫困之道必須回到單一處理各個屍塊（文本），才有前進骨架（主軸）可能性。

參、屍塊 生產歷程

陷入書寫膠著狀態裡，「繼續寫」是楊蓓老師的經典名言，每一次論文個督，楊蓓老師永遠都說「別去想架構、別去想軸線，那些東西與妳無關，更不用去想前三章，就繼續寫吧~~」。兩個月過去了，好幾次，看到同學的前三章架構已完成，相較於同學的我，依舊停滯於屍塊階段，停滯的焦慮感使我起心動念向老師追問前三章、架構，並請求老師協助論文軸線時，老師依舊說「不要管軸線，回去繼續寫，寫完軸線就自然而然就出現了」。

浸泡在繼續寫狀態，看著每一屍塊各自出現時，完全不相干的人、及不同階段的事件，卻慢慢發現一些關連性，可說是 pattern，對此，對於繼續寫的無奈狀態燃起一絲微光。這是一種由回觀自身書寫經驗的自在流動，讓各個屍塊間相似性，拉出一條細微論文軸線。這樣的生產方式是相當折磨我心的，把自己放置於一個不會知道終點、結果的處境裡，心裡不得不的要繼續往前走，但卻不知道方向在那裡。這種迷惘、不確定性、毫無方向是自我敘說初期必須經驗的重要歷程，熬的住才能經驗到「繼續寫」帶出一絲光的美感。

肆、屍塊 呈現方式

一、立體「描」

易對畫面深刻的我，想像著畫面如何以文字描述呢？我想，在語言使用上必須精準及貼近情境外，文字期待立體性呈現，分為兩個層次，其一，在於人的描寫上，彼此間對話內容盡可能如實呈現外，對人的情緒感知主觀描述、及動作張力具體描述。其二，空間部分，具體客觀事實的進行詳細描述。兩個層次描述裡，呈現的是一條主觀性的還原路徑，除有助於回觀自己狀態，更有助於讀者有畫面的進入到事件裡去感受、去回應，並引起共鳴，

二、平面「繪」

進入畫面轉化為文字捕捉時，腦中常想著能否用張圖片來呈現這二三十頁密密麻麻的文字裡在說些什麼？對我而言，拿著文本要說的清楚、讀的透徹本是件不容易的事，而當有圖的呈現，如投影片般的投在我的腦海中，把一切交代清楚，且能感同深受。記得，碩一下後現代社會工作課堂¹⁰裡，王老師以畫圖說明傅柯的圓形監獄的規訓及凝視概念，老師在白板上畫一圓形-監獄、中間畫一個火柴人-犯人、圓外畫一個小圓-探照燈。起初，規訓？凝視？這些抽象概念離我很遠，但老師邊說邊畫時，看著白板中那一個圓形裡，對老師的描述開始有許多畫面，看到犯人長期被監視者燈照下（凝視），即使有天監視者已不在，但探照燈依舊存在，而犯人會一直以為被監視而不敢輕舉妄動，產生自我約束（規訓）。這一段，記憶有些片斷甚至細節模糊，但對於白板上監獄空間、火柴人圖案、探照燈和監視者卻有許多想像畫面，幫助我帶動抽象語詞與故事連結性，讓我對於圓形監獄、規訓及凝視能夠說的比較清楚。不僅如此，常在聽他人分享時，我的腦會自動把他人的文字描述轉化為腦中自己想像的立體圖像，活像個劇場般的在我腦袋上演。原來，圖像的生動及連結性，是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學習媒材。

¹⁰ 2015.03.18 碩一下修習王增勇老師後現代社會工作，此堂課在說明知識權力論，以傅柯運用邊沁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進一步說明一個完美、經濟、有效率的規訓權力運作模式，並帶出這個模式也被用來說明助人專業知識與權力機制相結合的過程。王增勇（2015）。

有此發現後，本論文除文字外，圖像產出是我另一個重要創作，它不單只是閱讀論文上的輔助工具，而是要協助自己，能夠把故事邏輯、脈絡、內容說的清楚、讀的透徹，是一條詮釋路徑，嘗試拉出作用於我身上的封印及抵抗路徑。

三、現實感的「對」

「對」，走在一條再建構路徑上，既是相互回饋的穿透，更是與他者核對的穿越，分成兩個層次來論述，第一層—相互回饋，當浸泡的書寫成為一種沉溺，像卡在裡頭出不來，喃喃自語的活在自己世界般一樣，這樣的斷裂性是我想避免的。因此，與同儕或朋友討論文本是非常重要的歷程，同儕善意及貼心修改語句順暢、錯字修改外，最重要就是透過讀者的感受與回饋，練習把自己拉出一個有距離的位置再理解文本，練習自己位移的本事，我認為這是研究所訓練穿透性的重要功夫。第二層—與爸媽的核對，為避免又是自己想像的內心劇場世界，要求自己帶著文本回去與爸媽核對性別階級議題，雖害怕自己分析過於偏頗，但為要更精準拉出爸媽及自身議題，核對是論文推進的必須過程。

伍、拼出骨架

苦悶論文中，「隱喻」是我的手法之一，把論文架構及各文本進行日常生活連結，隱喻使用增添自己在書寫上的創意發想、及期待產生閱讀上的趣味性。至於論文章節排序部分，喜愛電影有動作畫面的我，有一種拍攝手法，常讓我看電影當中總會目不轉睛且意猶未盡，並想一探究竟慾望—「倒敘法」。它可以兩個層次來談，其一，外部事件倒敘法，從某個重大時刻作為開端開始倒敘，再一一描繪先前發生的事件；其二，常用手法是人物倒敘，劇中人物回憶或連結某段經驗，或是因為某個意外的事件而想起過去的記憶。但，也擔心此手法會帶給讀者在閱讀上時間的錯亂性，所以在時間敘上的編排特別留意。

最後，整篇論文，我是以研究所學習場域及原生家庭為我的論文田野，身為書寫者的我，期待自己能有些動能，像是時時刻刻的回觀反映於自身與他人訪談

的各種行動。走到前三章，我開始慢慢選擇相信一件事，人並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忘卻曾經擁有的傷痛，忘卻傷痛的本質是理解，理解的背後不是同理，而是去穿透鑲嵌在每一個人身上根深蒂固的家庭角色、勞動身份、社會文化帶來的符號和封印。從第四章起，必須離開情緒視框，位移至第三者重新詮釋我的戰鬥生存姿態，並於行動中，去反映戰鬥姿態如何影響我的日常，帶入新的詮釋後進到原生家庭工作。第五章，細細爬梳出童年的我經驗到「爆」「躁」的家庭，使權控議題及性別階級出土。議題的浮現，推進於最核心的是爸媽各自的勞動家庭，正是第六章，此章必須與爸媽來回無數次訪談實戰經驗，回到五年級生的爸媽勞動生存處境及歷史背景，脈絡的還原及視框位移讓我對爸媽產生新的「理解」，尤其是靠近父權的爸爸，更跟進土水工作現場，如實的軟化憎恨二十多年來父權及階級視框。最後，關於第七章部分，梳理前六章邏輯，源頭來於原生家庭的性別階級與自身的生存意識，回扣於「戰」「它」，爬梳出「戰」與階級、「它」與身體之議題性，並記載這一年裡非常深刻的父女關係及身體變化，走向「和」「解」，讓敘事影響力持續發酵於未來在與每一組互動關係，其中包括與自己身體互動。

第四章 「戰」「它」再詮釋

以生命中深刻事件一一拉出童年經驗、或是不同階段的求學經驗、或各種挫敗經驗成就了前三章。從經驗裡的還原，清晰看見自己長年受個人情緒宰制，確實也因書寫歷程，而讓這些情緒獲得一些稀釋，並開始練習與各種不舒適情緒共處，共處代表接納它的存在。情緒議題的懸置，助於我位移到第三者視框進行文本的「再詮釋」，消化當時 proposal 三位老師給的建議後，重新再閱讀後，對於序曲開端談論的「戰」與「它」有新的詮釋。首先，「它」--所談論是身體如何成為一個生存工具，如何被我所使用，敘說著內在恐懼所抵制的是無效益自己。面對自己的無效益，「戰」成為一種求生存路徑，直擊核心是「階級」議題。重新詮釋「戰」與「它」，敘說的都是「我的生存之道」。

穿透自己戰鬥路徑及身體生存，我開始練習在日常，或在工作中，進行行動中反映回觀，進行認知上及行動上的來回再修正，也就是從穿透上到「穿越」層次。它不僅推進我在帶領團體工作現場的清晰，更有助於第五章與家庭爸媽訪談的視框位移。

第一節「它」—身體求生存

壹、 它不是病，是「空白」

第一章的爬梳裡，從碩一上課業的挫敗感，勾勒出大二對於恐懼發病的定調、浮現國中課業認真得不到肯定、及高中社團成就換來否定，多重打擊之下，加上滿滿的指責，這一切都不如自己及他人所期待的。例如，國中時期，不如媽媽的期待進紅榜、不如四位國中同學所期待的，一起上國立高中；高中，不如爸爸或高中同學所期待的，不要玩社團認真讀書；大學，不如社工系會同學所期待的擔任幹部，更引來撻伐、及發病後造成室友的擔憂，滿滿的愧疚都造就出無法達成他人期待的「失敗者」。

回觀於此，細膩詮釋它，早已跳脫病的思維，反而是挫折、脆弱、被嫌棄、被否定、沒用的人、退步等各種負向評價，這些評價就是數十年來我努力抵制的，一旦它出現，我便成為失敗者，失敗的難受使我無法承擔。藉此，我開始不允許自己有任何隙縫接近失敗，努力成為眾人所期待下的某個樣子，這些追求目的在於避免被否定、被指責、甚至被嫌棄，拼命成為符合爸媽心中、學校老師、及社會主流所期待的各種樣子。追求中，內在的矛盾感也隨之而生，像是對於老師這個角色，我既渴望又恐懼，渴望得到老師權威者的肯定，但，恐懼或不滿老師使用權威讓我無法動彈。面對於此，我只能更努力鞏固著我的好、追求完美，如何鞏固及追求呢？要求自己分秒都過著有意義的生活、要求自己處於任何時刻有學習、有進步狀態，日常生活中的填滿，目的其實就要避免空白的出現。

貳、 空白「再詮釋」

談談空白是什麼的前提下，先聊聊空白與我的關係，常常總是擔憂於我的行事曆空白欄，空白意味著停滯、浪費，要避免這個狀態，我不允許身體的停滯。以在台北研究所生活為例，不論是週末研討會、平日旁聽/修課這類自主性課程參與，過程中，發現這個課不如我想像的有趣，我依舊還是會拉著身體抵達現場以安放自己對空白的擔憂。而，途中若無聊到真想離席，除非有一個「更有意義性」的取代方案，不然我是不願意離開這個空間，因為不會有提早回家休息或做自己事的選項。身體出現參與看似在尋求一種學習，但更真實是在反應無法與空白自處的焦慮，我以工具性的方式使用身體，卻不去關照身體此時此刻的需要是什麼？填滿空白是我與身體的工作方式，長期處於高密度填滿下，我有一個停不下來的身體，身體只要一停，等同於無學習狀態下，三十年過去了，也對身體停滯感到非常陌生及不習慣，通常一天二十四小時裡只有晚上睡覺才允許身體處於合理性的停滯及休息。除不允許停滯外，我也盡可能挑戰身體極限，曾經有兩個不符合爸媽期待的行動，如，國小時，不敢相信非洲小孩如媒體描述吃不飽的貧窮，當時決定長大後一定要到非洲一趟，也在 2012 年一人前往衣索比亞自助旅

行；或是，為貼近二姑受癌症化療後落髮自卑，決定理光頭，嘗試理解落髮癌友的感受。經驗累積下，身體出現是一種參與、身體運動是一種訓練、身體極限是一種突破，身體使用成為我存在的價值，並帶有一種強烈滿足感，滿足的背後敘說著「我是個有用的人」，證明我能...、我正在學習...、我有成長...等等，並視身體是與社會產生關連的重要媒介，視身體親身經驗為自主學習、理解他人的工具，難怪我有個停不下來的身體。

相反的，那...身體停滯又會怎樣呢？當空白出現時，除了身心不習慣外，更痛苦難耐的是，自己框在空白等同於無能視框裡。這個痛苦到底又是什麼？我發現，追求好、完美的文字裡，更貼近於自身的語言是「效益」，它成為評價完美主體指標，效益在各組關係裡有一個「最高標準」，例如：好女兒？好社工？好學生？我追求的那個好，依附在社會主流論述裡最高標準的「好」，這個好就是達到效益唯一的指標，一旦無法達成，便成為一個不夠好的人。想想，不同生命階段中各個主流論述，它成為證明我能、我有用的生存指標。在不允許自己空白生存空間裡，身體力行實踐為我的生存工具，核心肉眼可見的「效益」。

參、 空白「位移」

無法與空白共處生活經驗，詮釋身體與效益的共生關係，正走在論文這條路上，書寫與閱寫也慢慢取代既有的身體參與、運動，甚至是極限活動，並提醒自己練習與空白（無效益）相處。自一年前開始與楊蓓老師進行一個月一次 meeting 後，每月個督日期成為前進指標，隨著日期靠近，開始引發各種身心症狀，如失眠、頭痛等，這過程可簡化理解個人壓力過大，但卻又太粗糙。因在現實生活裡，不同場域有不同狀態，但都受論文宰制，以進入工作情境為例，心裡對論文產生愧疚，並開始責備自己說「都什麼時候了，我還在這邊帶課程和上班，論文怎麼辦？」。另一種情境是，當我人坐在書桌前準備進入論文時，開著電腦、瀏灠不同文本當下，只要沒有文字產出，內心既焦慮又慌張，認為沒有產值，這種狀態有如千針刺向我的心窩，比起工作情境，這部分更是痛苦難耐。還有一種，休息

時的矛盾情結，一種論文沒有結束前提下，不允許自我休息及放鬆，只有工作可以允許外出、只有吃飯可以允許合理休息，甚至拒絕許多非關於論文聚會及排程，基本上，不會有純粹的朋友聚會吃飯聊天，只要稍有閒置，或做一些無關於論文事項，滿滿罪惡感油然而生；且同時又在經驗自己身體停滯下，帶來心窩處灼熱及刺痛感，這之間複雜的情緒糾結，我總是說服自己在練習與空白相處。受盡這些磨難，有意識開始選擇有別以往的身體運動—「打坐」，幾個月下來，每日以打坐二十分鐘讓自己養心、放鬆，雖腦中有許多干擾及雜念，但我的心窩處能有一絲絲放鬆，暫時遠離煎熬。但當結束打坐時，開始每日工作、論文排程時，痛苦難耐狀態又開始一一浮現。

有天，坐在書桌前望著電腦發呆，我試問自己，千針刺痛於心窩處時，到底在痛苦些什麼？想著想著心開始酸，眼眶淚水開始打轉，身心龐大壓力一湧而來。對!!!!又是它—「沒有效益」壓著我，這一瞬間才清楚的意識到，失眠、頭痛症狀、或許多的不允許，與沒有效益有直接關係。原來，我又進到一個標準，只有完成論文才能算是完整的研究生，我專注練習跟自己各種身心不舒適共處，卻疏忽效益才是宰制點燃我各種不舒服的真兇，能有這樣的辨識能耐，主要在於不再濫用身體躲開，反而勇敢與各種不舒適共處著，才能抓出真核心「不允許自己沒效益」。

不允許裡，我撞見的是對自己尖酸苛刻、及高度嚴厲控管。腦中有個畫面在跑，有一雙巨大雙手把我整個人給掐緊，讓身體任何肢體都無法伸展外，也包括我的臉部表情、口語、尖叫都完全被宰制住，尤其當我越抵抗，巨大雙手力道更緊，身心就越痛苦。而，當我不再抵抗、身體放鬆後，卻感受到巨大雙手不再鎖死，只是放著、扶著，而我的身體與巨大的雙手一起待著，彼此不用費盡力氣相互抵抗，而就只是待著。這個畫面所隱喻的是，那雙巨大雙手原來是我自己，當我越想追求論文的完整性，我越寫不出來；當我越想消除我的睡眠問題時，我越睡不著；當我越用身體極限得到外在解放時，我內在壓抑越大。

選擇以自我敘說為基底成就我的論文，是我三十年人生目前中最重要的推進，書寫中，有如仰躺在汪洋一片海中過生活，不知何時天黑？不知何時靠岸？不知何時獲救？相信沒有標準、沒有效益、無法預期的結果，都是生活中存在的必然現象，嘗試練習「放」掉自己沒有產值的擔憂、「放」掉自己對身體極端的使用，並在日常中，開始「允許」行事曆裡的空白。這段歷程非常辛苦，但更令我好奇的是，這些對自己的不允許又是怎麼長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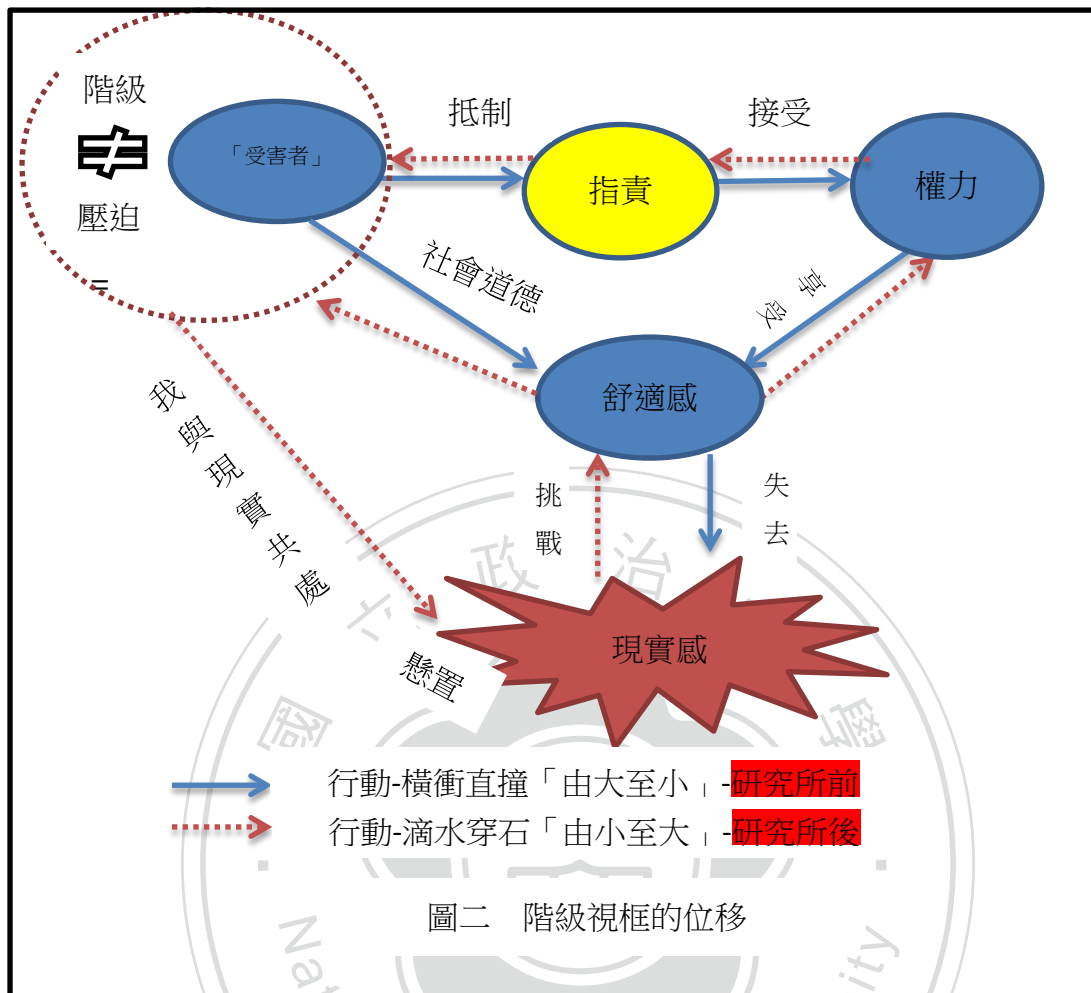
第二節「戰」—階級視框的位移

在第二章與主管戰的衝突事件中，拉出愉悅性是掌控、及爆裂是壓抑自我的詮釋，好似慢慢搞懂自己內在劇場到底在演什麼。當中，我非常去脈絡化與主管互動，且以情緒做為一種抵抗路徑，只因不同意主管決策而做出抵制，從未設身處地為他者處境及立場做思考，只以照顧自己感受及情緒為主要立場。

但，衝突中，卻也如我所願而達成，行動達成，更確立衝突事件裡有對錯之分，並造就未來在每一組關係經營中對他者的刻版印象，有如烙印般久久無法消逝，這個烙印就是一組「壓迫者與受壓迫者」對立關係，形成一種簡約對立的戰鬥想像，想像視框裡，階級存有一種上與下階層性、競爭性、及壓制或抵制性，階級關係裡有勝負之分，這就是我與階級的關係。關係反思裡，我所畏懼的階級是「符號」，就是社會上各種角色，角色標籤於各組關係，目的在於穩定社會或群體關係，如老師和學生、主管和員工等，而我卻是以壓迫者與受壓迫者視框在理解階級關係。

我賴此階級視框生存三十年，經過書寫及再閱讀歷程中，才慢慢釐清這個視框是內在劇場的想像，與現實情況是有距離的。為與現實靠近，既有視框懸置、及日常行動中的反映再回觀，重新建構階級與我的真實關係將是本節重點。

壹、推進階級「想像」視框（參考下圖二）



第一個推進，自認為看似不明是非或自私只顧自己感受在做抵抗時，同時我必須也認肯於自己在抵抗路徑中長出許多創造性—尋找各種可能性來完成自己想做的事，以達到「證明我行」，此背後代價雖是傷痕累累，但也發展出個人的獨特性—好戰性格。但，戰鬥換來的傷痕烙印下，我認為所有關係中總是涵容上對下的階級色彩，面對於此，我總是自然進入階級身份的弱者，並自動性啟動矮化機制，自恃矮化使我與當權威者意見相左時，我將此皆視為受到壓迫，也就是說「我是受害者」。此位置一出，可掩蓋內在不舒適感出現或需求不被滿足，並衍生出一種假想敵「壓迫與受壓迫」的社會關係，權威者自然而然的上到壓迫者位置。

先不論真實互動中是否有階級存在？是否有權威打壓？但我早已習慣把內在不舒適轉換成抱怨及指責行動，並在內心劇場裡展開一場戰鬥遊戲，遊戲角色皆已設定完成。從第二章文本中，對著權威者提出情緒上強烈指責及控訴，情緒背後緊扣著一個「公平」議題正義性，抓於此以安放自己受害者位置，並合理性對於加害者推向負面評價。安放中的舒適度主要來自於整個社會主流論述裡對於受害者的寬容與接納，成就指責他人之理直氣壯，活在一種自我實現的優越感，得意自處，我與現實又更遠了。

第二推進，拉出自己踩在於受害者位置時，我又更好奇自己目的是什麼？再回觀主管衝突文本時，對於兩個事件情境再分析。第一事件，以安置主任立場，她是學園最高管理者，少女安全確實是重要之考量，而面對主任從未接觸過體驗教育現況，因自己陷於被主任拒絕情緒裡，根本也毫無機會讓主任知道什麼是體驗教育。脈絡梳理下，學園主任在什麼都不知的情況下，拒絕我的提議是有其合理性，接著重新再問自己「主任真的是權威壓迫者嗎？」若是，為何主任還願意交通接送我與少女到車站？主任身為權威壓迫者角色會不會是我所想像的呢？會不會是我形塑而成的？第二事件，以總指揮官立場，他對我只有一面之交，對於無法於關站時間內抵達的評估依據，評定我的身體無法承受凌晨 12 點到早上 8 點連續八個小時摸黑登山挑戰之合理性，當自己決定選擇陪伴伙伴，選擇之下勢必要付出代價，這當中，我卻看不見自己願意承擔團體規範的責任。

以上述事件來看，我並沒做到身為員工應該讓主任了解什麼是體驗教育，也不願遵守新人挑戰賽規定。無法去理解他者感受外，我更以爆裂性格去奪權，讓所有的事件照我的方式走，享受著可以主宰一切的掌握及控制性，說穿了，我要的也是權力和位置，這個衝突過程，我以情緒方式進行「奪權」。當我只想照顧自己情緒時，階級被我定調為壓迫的污名視框裡，其實「階級存在並不同於壓迫」，有此意識後，開始作用於我的日常…

貳、反映中自我實踐

一、「解構」受害者視框

拉回現在工作身份，我是一位帶領體驗教育的團體工作者，十年來的投入，現在已固定在大學開體驗教育工作坊、及與不同非營利組織長年合作，帶不同對象團體課程，尤其每年寒暑假便是團體出隊旺季，必須帶領青少年或是大學生到戶外做長天數遠征式課程，例如：獨木舟、登山、服務學習等等，這就是我的工作，我是一位團體工作者，體驗教育是我選用的團體媒材。

梳理受害者位置時，第一個受影響是我的工作現況。想起過往團體經驗，團體裡會有許多不同的群、各式各樣的人、各種動力，常常，當遇到團體裡優勢的人、講話比較大聲的人、不去照顧其他成員的人，我會進行一些要求，例如，要求優勢者照顧其他人、或特意不去理會這些人；相對的，團體裡烙單的人、默默無語的人，常是我關心照顧對象，其實這就是所謂的投射，我在團體視框裡，對個體有一種弱勢想像，認為他/她應被照顧，而我也使用帶領者權威位置，擾動團體樣貌，對優勢者進行壓迫，對弱勢者進行充權，這也是為何我那麼討厭團體裡用投票決議事情的其中主因，我認為這是一種多數暴力，我設定寡言的人已是弱者已是少數，若以此方式決議事項，豈不就是一種強者欺負弱者的行動嗎？但，也許團體裡的群及個體樣貌是團體的常態，個體可能在觀察、在熟悉、在無聊、在思考等，而並非弱者位置。

這個發現是重要的，在於我自己踩在受害者視框裡，使用帶領者位置，對團體看似優勢有權的人產生權威，我也成為一位壓迫者，而我的壓迫行動是被自己受害者視框卡著，自以為在拯救或成就團體成員的想像，失去真正理解成員在團體裡此時此刻的經驗及想法是什麼？成員主體就這樣輕易的被我受害者視框給奪走，既權控又無法貼近成員主體。受害者視框懸置後，今年三月回到某個青少年團體現場，我看到團體裡常被指責的那位青少年，發現他並沒有受害，且享受於這個角色裡，因為可以引起大家注意；另外，我看到團體烙單的少年，他並不

可憐，少年被動參與團體的原因有許多，可能是家人或學校老師要求參與、可能是不習慣團體生活等各種可能。

二、「擔起」階級 壓迫責任

第二，當我能夠辨識「階級不等同於壓迫」時，終於明白自己在各種會議場合的不自在。場合中可能包括學生與老師、主管與員工，這些角色裡框著一種階級性，雖然帶著一種擔心及不安，但面對自己權益受損或情緒上的不舒適，我仍不顧一切爭取或戰鬥，現場成為一個壓迫關係或失控狀態，讓我想到家庭有個討厭的失控爸爸。拉回到家庭的階級，有個極大反差，我的表現異常順從，尤其性別在家務分工裡更是具有階級性，以我家為例，男性是不用做家事，因此，我與家中爸爸互動上外顯行為討好，內在卻是討厭，明明心裡非常排斥與爸爸互動，但卻從來沒有在爸爸面前情緒失控，還假裝順從爸爸的各種規範。在爸爸眼裡，我是個乖巧女兒，但卻不知我心裡認定「爸爸壓迫我」，久了成為一種壓抑，壓抑中，對外權威者的出口是情緒失控，可能也是在表達對家內爸爸權威者的不滿，不過，真實內在聲音其實是對階級的恐懼，只是我選擇用憤怒行為來挑戰權威，以掩飾內在的各種擔憂及害怕。

自己對外階級的失控、對內階級的順從，兩極的反應，第一次開始思考階級與我的家庭關係，腦中有個問號冒出...長年來，對於家庭中爸爸權威者的壓迫，會不會也是想像出來的？此想法一出，亂了爸爸是家庭中壓迫者的視框，突然間，不知道如何面對真實生活中的爸爸，也不知如何擺放爸爸在我心裡的位置？懸在亂的搖擺中，仰賴著身體經驗生存之道，行動是我的優勢，決定回到家庭與爸媽工作，其中，可以想像最艱難莫過於，自己必須與父權單獨互動並進行核對，心中排斥和恐懼如實存在，但卻更渴望找出自己受害姿態與階級議題的源頭，並期待重新建構階級與我的關係。

第五章 「爆」「躁」家庭

我在家中排行老大，是個長女，有個相差兩歲的弟弟和相差四歲的妹妹。回憶我的家庭記憶指的是出生以來到大學前，為何是大學為切點呢？因大學才開始離家獨自到外縣市生活。離開家，是新的生活適應及挑戰，但同時也代表長女角色喘息。這一刻，好像懂了，難怪我的大學生活不只打開學習視野，也讓真實的嘗到「自由」。自由的意思是，在大學裡，我發現可以晚上不回家並睡在同學家的選擇、不用趕著做家事、不用擔心在家做錯事被罵、可以想去那裡就去那裡等等，更不用去顧慮爸媽感受的生活方式。嘗到自由的我，回到原生家庭看似不自由的長女，這角色其中也帶給我控制及掌握，舉例來說，我在家庭結構裡必須承擔各種照顧責任，像是代母一職，同時享有控制及支配權力，也是另一種自由。大學前，習慣家庭控制的角色，卻因進入大學全新生活的轉換，開啟無法控制的失序狀態，但同時也享受於不受長女角色宰制的自由性，只是陌生的失序狀態，因著研究所三年的學習，才有機會重新描繪長女角色如何在原生家庭被看待？被使用？也如何被期待？

講到長女，就想到我的家庭，就有一種沈重的責任壓在身上，除了責任以外，還要面對媽媽的躁和爸爸的爆，渴望閃躲之下，促使大學生活和出社會的我都不再願意長時間待在原生家庭生活。這次會再決定返家行動，主因在於論文的推進，才決定拿起描繪家庭、爸媽情緒、長女圖像。這份拿起，從還原家庭搬家歷程、媽媽的躁、及爸爸的爆途中，慢慢拉出原來家庭成員都在與傳統性別角色博鬥，包括我的爸媽。

第一節 搬家是「出口」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家有四次搬家經驗。起初，只是單純爸媽結婚生子所以需要離家而已，因為論文關係，開始向家人了解更多搬家原因，才發現每一次的搬家都鑲嵌勞動家庭裡的經濟現況及權力關係的拉扯，才造就有這四次的移動經

壹、舊家裡的權力階級放置

一、我與陌生的舊家（1991年~1997年）

我家在一個靠海的、風很大的台中清水，出生在秀水里（台語臭水）的麻豆崙（台語）。雖然我是出生於此，但我對臭水這個地方卻是相當的陌生。一直是到了這一兩年，因書寫論文關係，開始長時間待在家，重新經驗我與爸媽的互動，也啟動我與麻豆崙的空間記憶。

記得，在我出生後的一個月，也就是媽媽坐完月子後，爸媽因工作關係及賺錢需要，而長期都住工寮，我就被送到二姑姑家照顧，這一去就是要上幼稚園中班才回到舊家，卻也因為這個原因爸媽才回到舊家住，正式結束住工寮的生活，而當時弟妹都還小就繼續待在二姑姑家住。講到舊家，我對它的記憶真是少之又少，它是一棟五十多年獨棟三樓半的建築物。阿公、阿嬤是住在一樓，我們則是住在二樓，且有三個房間，但我們全部都是睡同一個房間。而，因為弟妹都還在二姑家，所以我常放學下課後就只有一個人，面對著二樓陌生的硬體空間，每次晚上我都很怕要醒來上廁所，我們的房間是靠近陽台的，而廁所是陽台的對面，覺得要經過這條長長的走廊也太可怕了，覺得廁所好遙遠，常常半夜我都怕到不敢起床尿尿，就得忍到不行才敢起身去尿尿。後來，我媽知道我的害怕之後，就拿了一個紅色的尿桶放在門口處，方便我尿尿，即使如此，我還是不敢一個人半夜起來尿尿，這就是我與舊家的記憶，空盪盪的、一個人的、害怕的不敢起床尿尿。

爬梳這些記憶的歷程，才意識到自己是突然的回到陌生的舊家跟陌生的爸媽一起睡覺一起生活。記得我媽常說，當我還沒上幼稚園以前，每次過年過節，或難得有一個月放個一天假才會去二姑姑家帶我們三個小孩回家，但一到晚上睡覺都在哭，媽常受不了又送回去二姑家，直到長大後才好很多。想起這段媽媽的口述，我才清楚知道自己對舊家的害怕及陌生記憶從何而來？我想就是與爸媽互動經驗及舊家空間都是陌生的，還包括上幼稚園等都是新環境，適應是辛苦的。

二、做工，不只是經濟拼鬥，更是「逃離」

與爸媽的陌生感是經由時間累積而成，尤其是在舊家的這段經驗可說是空白。大學時期的我，學習關於家庭課程一些皮毛後，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維裡，有一度曾埋怨過媽媽，認為她為了賺錢而沒有盡到陪伴小孩責任。後來，我更不明白一件事是...三個小孩花錢請二姑照顧，也是一筆保母費用支出，若以民國七十五年出生的我，月付伍千元；民國七十七年弟弟出生已漲價，但爸媽忘了是多少？直到民國七十九年妹妹出生時，三個小孩總計月付兩萬元。相較於爸媽的做工日薪，以民國七十五年為例，爸爸是水泥師傅，一天六百元、媽媽是水泥小工，一天四百元。以媽媽來說，一個月工作天數約二十八到三十天，收入約一萬到一萬二，相較之下，媽媽當時選擇拿出薪水的一半交付給二姑照顧，且一坐完月子就到工地繼續拼經濟，看到媽媽的這些選擇，記憶裡認定我的家庭是貧窮的，所以爸媽都全心全意的賺錢，而，為什麼會說貧窮呢？除了經驗爸媽選擇長年待工寮打拼外，還有就是媽媽常轉述嫁給身無分文的爸爸...

媽媽常說自己國小畢業後就去工作，在結婚前，身上賺的錢都要交給長輩，根本沒有任何積蓄可言。接著爸爸準備退伍時，阿嬤認為退伍代表成家立業，並要求爸爸與媽媽結婚，身無分文的爸媽，結婚基本需要的開銷都由阿嬤準備，但像是婚紗照則是爸爸私下去跟朋友借錢，才有辦法去相館拿照片回來。爸媽知道身上沒錢，面對結婚接著有小孩，兩人拼命開始沒日沒夜的賺錢，因為做粗工是算日薪，有做有錢，沒做沒錢，根本不敢隨便放假，也都住在工寮裡。記得有次，媽媽說到自己帶著大肚子去工地做工，其他師傅就對爸爸說「老宗（爸），你家是沒米了，你老婆肚子那麼大還來工作喔!!!（台語）」，媽媽都是生產前半個月才沒再去工地，留在家待產。聽著這些媽媽的轉述，我單一認定家庭受到經濟的擠壓，使爸媽一定要拼命工作。家庭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爸媽結婚後，用勞力換取金錢一點一滴累積而來。我以為的家庭經濟擠壓，壓爸媽住工寮、三個小孩都去二姑姑家日夜照顧，故事慢慢拼裝下，發現背後有個從來不知道的故事。

● 爸媽的「逃離」

媽媽提到坐月子時，常被阿嬤（爸爸的媽媽）罵到泣不成聲，媽媽生完小孩後多是沒有食慾且身體不大舒服，阿嬤會煮個三餐，但媽媽就是吃不下。有一次，阿嬤煮一碗蚵仔，整碗都是黑色的，已經毫無食慾，一看到整碗烏黑的更不可能吃的下。阿嬤一看到碗沒有吃完就對著媽媽罵說「我不會煮啦，妳那麼會閒東閒西的，妳去叫別人來煮啦，愛吃不吃的!!!（台語）」。面對阿嬤的指責，媽媽根本不知要怎麼辦，導致媽媽一坐完月子就很想趕快逃去工作。且當月子快結束時，阿嬤則表示不願意幫忙帶小孩，要媽媽自己想辦法，而媽媽也因阿嬤的強勢和權威，非常害怕一起在家生活，才決定把小孩交付給住附近的二姑日夜照顧。當時，二姑工作是在家以件計酬的家庭代工，需要賺更多的錢則答應幫忙，我們三個小孩出生做完月子就一一送到二姑家，直到上幼稚園才一一回去舊家。這是後來與媽媽的訪談中，媽媽自己澄清「不是不想照顧小孩，也不只是一心想要賺錢，只是那個家的阿嬤太恐怖了，權力非常大，每天都在罵人、唸人，讓人待不下去（台語）」。

除了媽媽對阿嬤形容是恐怖外，爸爸也很怕阿嬤，有時，爸爸看我們做的某些行為後，口中念念有詞說「如果妳阿嬤還在，一定會被罵死（台語）」。阿嬤是個非常權控的人，曾聽爸媽說過，有時爸爸的朋友會來家裡坐客，才剛坐下要泡茶，阿嬤就從房間走出來罵說「水斗水（自來水）也要錢，你們吵死了，都給我回去（台語）」，毫不顧忌爸爸面子就趕朋友回去。不僅如此，爸媽晚上都是不能出門，阿嬤覺得出門危險，都規定大家晚上不能出門，爸媽若要出門都是要等阿嬤進房睡覺，偷偷地躡手躡腳的拎著鞋子出去，但也不太敢這麼做，因為很怕被抓包。還有一次，爸爸後來因工作關係有能力買一台車子要使用，了不起半個月一個月才開一次，每開一次，阿嬤就抄（台語-罵的意思）爸爸，規定爸爸都不能開那台車子，媽媽猜測阿嬤的想法是，晚上不可以出門、開車會花到油錢。

透過爸媽的描述，協助我慢慢刻畫出阿嬤的身影，也才理解爸媽當時的處境，

原來在經濟的需求下，同時也面臨著阿嬤的權控，意外發現原來家庭裡的權控者，才是導致爸媽不想待在家的主因。對媽媽而言，受婆媳關係壓著快喘不過氣來，甚至為了離開阿嬤的指責及控管，寧願大肚子待在工寮工地，也不願意回家睡覺。這裡頭，我看到家庭的階級關係，阿嬤權力大過於任何事物，無人敢反抗，面對於此，爸媽似乎只想盡辦法找一個合理的理由離開舊家，待在工寮做工賺錢，正是當時身無分文的爸媽唯一出口，可獲得經濟累積的同時，還能逃離阿嬤強勢的控制和漫罵。原來拼命做工不再只是經濟上的匱乏，鑲嵌的是回到原生家庭角色的宰制，角色裡受到性別或階級的權控，拼命做工看似的辛苦，反而成為一個逃離家庭角色宰制的合理管道。

第二節 性別—主宰家庭角色及功能

我與爸媽在舊家一起住五六年後，有天莫名其妙的搬家，離開臭水(秀水里)，來到同是在清水區卻完全陌生的橋頭里，我們都稱之為聯邦的家¹¹。便開始我們家五個人一起生活的日子，搬到這個家後展開的三年，比起舊家的陌生，在這裡我能回憶起許多童年經驗，但都是不好的、緊張、被否定或被責備的經驗，也剛好在這段經驗裡，對於爸爸的爆、媽媽的躁有更多立體描繪，也看見爸媽身心勞動的爆和躁到底是如何發酵及作用於我身上。這份作用力，因與阿嬤在物理空間裡的分開，真實的回到五個成員互動間的交織，讓所謂的父權在我身體進行烙印、及長女角色被期待後的自我規訓、也讓性別議題浮上台面，這一切，正是從聯邦家的家庭生活經驗裡開始著床、及不斷的循環。

壹、半夜偷偷摸摸，莫名其妙搬家

約莫是我國小三四年級時，我只記得每天晚上有意識無意識的看到爸媽在搬東西和載東西出去，而只記得媽媽說「小聲一點，不要給阿嬤知道(台語)」。看著媽媽拿一些東西上車，當時根本也不知道爸媽到底開車要往那裡去，他們又在

¹¹其名稱緣由係因聯邦建設公司於該區興建第一批住宅，並將該處命名為聯邦新城，故因而得名。

幹麻？長大後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爸媽晚上小聲的行為就是在搬家。前些日子，跟媽媽聊到搬家去聯邦家的事，媽媽才道出從工寮回到舊家同住後，早早受不了跟阿嬤一起生活，什麼都要罵、什麼都要念、什麼都不行，才決定搬出去並跟爸說「你要住這就住下來，我要跟小孩搬出去，要不要來隨便你」。我接著問媽說「妳不怕爸不跟妳來喔？妳敢自己搬出來？」。媽則回說「妳爸怎麼可能跟阿嬤同住？誰受得了像阿嬤那種個性阿，有夠強勢的，以前婆婆的權有多夠大，真的是大如天，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誰敢反抗阿。但我自己知道如果再不搬出去住，一定會起瘋（台）」。媽媽的這段敘述後，才知道搬家的主因是阿嬤，難怪爸媽都是晚上在搬運東西。媽媽還接著說「其實也沒有搬很多啦，因當時是偷偷搬的，也不可能太明顯的從家裡搬東西出去，幾乎全部都是新買的（台）」。我好奇問媽媽說「阿嬤真的都不知道你們在外面買房子要搬出去嗎？（台）」。媽說「是沒有特別跟阿嬤說，但應該知道（台）」。搬家過程中，我只停留著在幾個烏黑的夜晚拿一些東西，更不知自己是怎麼住進這個聯邦的家，一切都由爸媽安排，一切是很突然的發生，也無預期的開啟五個人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常。

在此段搬家經驗的拼貼中，媽媽的口述是重要線索，但爸爸呢？爸爸為人兒子、為人老公、又為人父親的三層角色裡，猜想爸爸的心情既複雜又矛盾，矛盾中包括爸爸在舊家裡真實經驗到阿嬤權控下的不自由，卻又卡在社會道德的孝子聲浪裡，搬家行動可能成為一個不孝或不聽話的行動，難怪爸爸在舊家搬到聯邦家的這件事情上，鮮少表態為何要從舊家搬到聯邦，靜默是爸爸在這件事的樣貌。搬家到聯邦後的爸媽直接上位到家庭的支配者或主控者，確實獲得許多行動上的自由，但殊不知權控和指責並沒有結束，只是轉向到我們小孩身上。

貳、聯邦的家，權控角色的轉換（1997年~2000年）

1997年（民國86年）移動於聯邦的家，從國小四年級跨到國中二年級。細細回憶於三至四年的聯邦家庭經驗，幾個深刻狀態烙印在心頭上，常常一個人、常被指責、做不完的家務勞動、滿滿緊張及害怕情緒。起初，剛搬去時，因我是就讀秀水里的大秀國小，聯邦家的學區是屬於西寧國小，因已經四年級故沒打算辦理轉學，但就得要一人從大秀國小走回聯邦家，為什麼是一個人呢？因多數同學都是住舊家-麻豆崙方向，以前是和他們一起走回家，但搬家後的我必須一個人自己走回家。當時，弟妹年紀準備就讀小學，爸媽因為考量到下課後沒人接送，並把弟妹學區轉到離二姑家最近的建國國小就讀，原因是下課後，弟妹自行走到二姑家約五分鐘，等到爸媽下班後再過去接弟妹回家。自己對鄰里的不熟悉、沒同學一起走回家、弟妹也都在二姑家、沒有阿嬤陪伴，自搬到聯邦家，幾乎是一個人，直到晚上家裡才會有人。說到這，搬家這件事影響最大的就是我，除了少了社區的玩伴外，因阿嬤沒一起同住，家務勞動自然而然落在媽媽身上，忙碌於工作的媽媽，家務自然落在長女我的身上。原來，逃離阿嬤權控也是有代價的，不只是一要重新適應新環境，真正要適應的是家庭角色重組及任務再分工，家庭分工以性別做為指標，家中男性不用做家事、女性要做家事的不公平現況，帶出長女角色的我，並拉出我對於爸媽長年以來失衡的不滿。

一、「擔」媽媽的躁—失衡性別家務分工

搬到聯邦家後，我身上開始有許多的家務工作，放學後要洗米煮飯、洗菜、收衣服、做自己的功課，等著媽媽回來接手繼續煮晚飯。常常吃完晚飯收完大約都已經是九點多，接著就是上樓睡覺，唯一與爸媽的互動就是吃飯的一個小時。而，隔天一早我們三個小孩要上課時，家中就像一場戰爭，趕趕趕趕趕...稍有怠慢，媽媽都是指責、漫罵，也造就我一定要求自己晚上睡前要把明天上學的東西準備好，通常天一亮，刷完牙洗完臉立刻跳上摩托車，二十分鐘內搞定，媽媽騎著摩托車載我和弟妹（俗稱四貼），先帶我到大秀國小，之後再趕去建國國小

放下弟妹，再趕回家搭上七點初爸爸的車進市區去做工。至於我們三個小孩的早餐，媽媽都是給一些零錢叫我們自己在學校買。

國小畢業後，去到清水國中就讀，清水國中就在弟妹讀的建國國小旁邊，也代表離二姑家一樣近。國中後的我更需要打理家務事，但也因我與弟妹的上課時間不同，我有一台單車自己上下課。後來為了要能分擔爸媽接送弟妹的不便性，國中開始，早上自己騎單車去學校，放學後騎到二姑家等弟妹放學會合。通常在等待的同時，我不是利用時間寫功課，而是幫忙二姑龐大的家庭代工，有車縫帽子釦、放資料夾的紙等，重覆性的工作一直做、一直幫忙到弟妹回到二姑家，有時，二姑希望我可以幫忙多做一點家庭代工，不知怎麼拒絕二姑的我，就做到時間真的太晚，眼看爸媽下班時間快到時，才起身騎著單車載著妹妹、弟弟騎一台，快速的回到聯邦家，大約兩公里多。一回到家，馬上重覆性的家事，弟妹趕快上樓洗澡，我則快進廚房張羅晚餐的前置，有時，媽媽會突然打電話要我去黃昏市場買些配菜。直到晚餐後，我才會有自己的時間在房間裡處理功課，同時校正弟妹功課或幫忙簽聯絡簿。每一天都和時間在賽跑，都在搶時間，因為只要一不小心有疏忽，就會被媽媽責罵。日子久了，我也練了一身好功力，爸媽下班前，通常家務事及弟妹洗澡皆已完成狀態。而，只要我聽到外面車子回來時，自然啟動警戒狀態，媽一進家門後直接進廚房煮飯，而此時的我早已在一旁守候著隨時 stand by 並聽候媽媽差遣，而稍有一個差錯會沒來由的亂發脾氣罵人，或是媽通常煮飯時要一個冰箱裡的某個調味料，當我去冰箱找太久（多過 30 秒）或找不到時，心裡早已有數會受責罵。媽媽每天下班後進廚房到晚餐結束前的這個階段，身心都處於高度緊繃，像作戰一樣。

緊張的日常裡，寒暑假是唯一值得期待的...為什麼呢？絕對不是爸媽可以帶我們出去玩，主要原因是寒暑假生活不用被時間逼很緊，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醒來時，爸媽通常已經外出工作，下樓後會看到桌上有紅色的一兩百元，就是我們小孩的一天零用錢和餐費，接著騎著單車前往二姑家，開始家庭代工的勞動。

忙一天的家庭代工後，傍晚就會帶著弟妹慢慢騎回家做重覆性的家務工作，我和弟妹都有一些分工，弟弟負責收衣服，我就負責廚房工作，妹妹倒是沒幫什麼忙，希望不要搗亂就好了，寒暑假真的是比較放鬆的生活。我們三個小孩每一年的寒暑假都是如此，有時候媽媽會忘記放錢也沒關係，因為我們每天都會去二姑家幫忙代工、吃飯及玩耍。

在我身上，「長女」角色累積許多的勞動經驗，養大對於家庭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比自己的事情來的更重要，我要努力的付出，以維持家庭其他成員的基本運作，像是幫媽媽用晚餐前置，分擔家務勞動量；幫弟妹改作業簽聯絡簿，完成弟妹在學校的既定事項，如女代母職；幫爸媽接送，他們不用下班後再跑一趟二姑家。這些幫，說穿了，就是因為從小就看著媽媽的奔波，努力想要幫忙媽分擔一些家務事。然而，只要做的不好就會被罵、被挑毛病或被嫌棄，幾乎沒有被讚美的印象，這些所謂的指責，就是我口中媽媽的躁。為避免被指責、不讓媽媽生氣，努力做到媽媽的期待，還可以分擔媽媽辛勞，便是雙贏概念。所以「把家事做好，把弟妹管好，不要讓媽媽生氣」，是童年的我生活目標。

回觀媽媽與我的互動關係，即使我一直被媽媽罵，我幾乎不埋怨，因為在我眼裡，覺得媽媽要做好多家事好可憐，沒有人幫忙分擔好可憐，可憐的情感讓我只想到幫忙承擔，再加上媽媽對爸爸長年不做家事的抱怨，更確定媽媽在家中的可憐位置，衍伸出媽媽是家裡最弱勢的受害者，心裡想著爸爸若願意幫忙家事，媽媽就不會那麼累了，我也不會被罵了，這一切都是爸爸不幫忙導致而成的，爸爸自然而然也上到加害者位置。家庭性別衍伸出不對等的家務分工，媽媽的指責及抱怨合理性，加上我想承接的心，媽媽被我放置在一個受害者位置，並與媽媽結盟，爸爸成了壞人般的加害者，開始把身心所承受的各種不滿都怪罪於爸爸，這些情緒早在童年有記憶以來，如印記般刻印在爸爸身上，不論爸爸做什麼，我的記憶裡充滿的是討厭、是排斥、是不想靠近的情緒。

二、「閃」爸爸的爆—父權共構我的受害姿態

「爸爸」，這兩個字在零碎童年記憶裡，它幾乎是不存在的、消失的，但，只要想起他的存在，卻充滿深深恐懼。這些滿滿的感受，我總希望爸爸都不要在家，只要和爸待在同一個空間覺得好窒息，做什麼事都不對勁，且身體也不自覺的緊繃起來，因為比起媽媽可預知性的「躁」，對於爸爸的爆是完全無法預測的，故事就從聯邦的家開始說起...

有次，好不容易與媽媽在廚房身心戰鬥完後，終於可以邊吃飯看個卡通時，爸請我幫他裝一碗白飯，而我回應「等一下」(約莫 2 分鐘後)，當把飯裝來餐桌時，當下就把白飯往牆上一丟，並大聲斥責說「以後再說等一下給我試看看」，飯也沒吃的氣沖沖離開餐桌而出門，我真是嚇傻了，而在一旁嚇到的媽媽等爸出門後，也跟著說「下次不要再這樣子了，人家叫妳去裝飯妳就趕快去阿!」，而我便默默收拾灑落於一地的飯和破掉的碗。還有一次，爸去二姑家接我回家，因多玩耍五分鐘，走到爸面前，狠狠在二姑家人面前甩我一個耳光，並說「下次再讓我等試看看」。有這些經驗後，只要聽到是爸要來接送我，時間要抓的很精準，不敢讓他有任何等待，因永遠不知後果及下場會是如何？還有一次，弟妹在家裡玩鬼抓人，一個不小心，妹妹的頭就撞到牆壁頭破血流，聽到哭叫聲趕過去看，爸大聲斥責說「為什麼會這樣?」，當下，媽抱著妹妹壓住流血的頭止血，而爸一轉身看到我手上正拿著一台遊戲機時，立馬拿起摔了出去，大聲指責說「妳怎麼當大姐的阿?只顧自己一直玩，妹妹顧成這樣!」。被這樣一摔和斥責，我被妹妹的頭破血流及爸爸的斥責也嚇住了，這件事似乎因為爸爸當時的斥責，我待了一個沒有照顧好妹妹的角色裡，妹妹的受傷是我的問題。

這些類似經驗共同性，都是在一個毫無預警之下，爸爸爆炸了，起瘋了，又摔東西了。爸爸就像是一顆不定時炸彈一樣，常常不知何時會引爆?為何而引爆?及到底會爆多久?這個「爆」讓我們小孩完全沒有意願與爸爸互動，且希望他不要在家，有時會想說，為什麼我的家不能就媽媽跟弟妹一起生活就好，為什麼有

個爸爸阿？對爸爸的排斥一部分來自於情緒上的爆，還有一部分主要是爸爸對家務分工無貢獻。常常，下班後媽媽直奔廚房，同時，爸爸就直接上樓洗澡，下樓就是要吃飯，吃完就出門找朋友去，晚上回到家時就進房睡覺，家裡的各種大小事似乎與他一點毫無關係。這些現象在我眼裡，看見媽媽及自己被擠壓，根本不知爸爸在這個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若真要說爸爸有賺錢對家庭經濟有貢獻，可是媽媽不也出去賺錢，回家還要忙這堆家務事，這些種種的不公平累積，越來越討厭爸爸，並認為他是一隻自私又不負責任的怪物，能閃就閃。曾經，國中時期，做過一個夢，夢中我把爸爸殺死了，而我完全沒有難過，反而覺得是一種解脫，不用再面對爸爸無預警的情緒失控，但夢中醒來的我，對於自己做此夢也嚇壞了，也未曾跟別人說過，覺得要殺死自己的爸爸這種想法也太逆不道，爸爸的存在讓我好有壓力。

與爸爸互動經驗建構出我對父權的定調，一方面，無預警的爆或摔東西，後果都由其他家庭成員默默一旁收拾，情緒爆的失控張力，代表一種對關係的壓制，壓制的背後讓家庭成員對爸爸產生恐懼，恐懼則產生對父權的順從及規訓；另一方面，性別帶來的不平等家務分工，爸爸不需要分擔家務工作及照顧責任，即使媽媽不斷埋怨，但也沒有人可以約束爸爸，男女在家務勞動分工的失衡，加深我對男性角色存在的不滿。情緒張力的壓制，加上失衡的家務分工，爸爸穩穩的站上家裡權威者角色，並理解為一種上者壓制下者的階級性。

童年的我，面對爸爸權威性的無力抵抗，我長出自我保護的生存機制—受害姿態，同時也帶著高度指責。把自己擺放於受害狀態下，可以閃躲掉權威帶來恐懼的不舒適，同時也將得到他人照顧及支持，暫時性擺脫壓在自身身上應該要好好的長女角色，合理的指責爸爸父權位置，以安放自己長年來對爸爸權威的各種不滿及壓抑。

參、我與南社里的新家（2000年~至今）

在聯邦家生活是我印象中最擠壓的日子，突然有一天，爸媽說我們又要搬回臭水（秀水里），心裡覺得納悶，這裡不是住的好好的嗎？這個疑惑也沒有多再深入探討，只知道爸媽工作上一有空檔就回去臭水蓋新家，且新家完工落成時，在家門口辦一場熱鬧流水席還有請舞龍舞獅。因為鄰里及親戚間一起同樂和慶祝，對於新家的移動有比較多的印象，自2000年搬回新家後，我們就長住下來了。

論文的整理，我又回去跟爸媽了解當年為何會決定要從聯邦搬家呢？爸爸表示主要以老人家想法為主，阿嬤認為兄弟姊妹要住的近，比較可以相互照顧，爸還說「我的運氣不錯，如果妳媽是比較強勢的，我想就不會搬回來了，妳媽是比較好配合的那種…（台）」。而，媽媽則表示對搬回臭水的意願是不高的，覺得聯邦家住的好好的，但後來阿嬤每見面一次就提要搬回來的事，久了…媽說「就照老人家的意思吧，決定要搬回來後，妳阿嬤也沒再提過搬家的事了」。家的幾次移動經驗，每次搬家主因都與阿嬤有直接關係，除了看見阿嬤高高在上的權利位置外，也看到爸媽對於長輩的順從性，包裹在社會道德下，身為他人子女應該孝順的自我規訓中。

肆、小結

從個人搬家經驗拉出與爸媽的互動，以三個層次來談，分別是關係結盟、性別角色及生存姿態。第一，「立體」回觀我與爸媽三角關係，爸爸上到加害者位置、媽媽則是受害者，此單薄又平面的論述裡，再仔細回想，對爸爸的恨及不滿其實主要來自媽媽的怨。媽媽長年口中怨的辛勞，看在眼裡、聽在耳裡，且同時身為女性的我選擇承擔，與媽媽自然的產生結盟關係，爸爸成為家庭裡被排擠、被討厭的加害者。生理性別差異決定家務分工、家庭角色、家庭功能，也決定在家庭裡的生存樣貌，男性以個體行動、女性則以群體行動。第二，談到「性別」，以我的家庭而論，它如遺傳基因般的決定每一世代的家庭成員生存姿態，長女角

色為其中一例，不僅受家務勞動擠壓外，也培養出照顧者姿態。其中，涵容身體以勞動付出換取存在感，也享受於長女權控的愉悅性，看似擠壓的同時，也擁有階級帶來的權力，媽媽與我不再只是受擠壓的女性。最後，與爸爸互動中談到的受害者姿態，當時是在面對父權的喘息空間，只是沒想到竟複製於社會中的各組關係，尤其是面對帶有階級關係裡，我總是快速的站上一個受害位置，自動連結加害者進行壓迫的一種想像情境，進行無限的指責和攻擊，根本無法清晰辨識各組關係中現實條件差異性，我與階級關係裡只有對立，沒有共處。

嘗試梳理後，看見性別階級與受害者姿態的印記根源於我的原生家庭。到目前為止的書寫故事都是我我我，看似對自己有新的理解、對自己新的詮釋，然後呢？帶此疑惑並想著下一步，既然選擇自我敘說為論文方法，「位移」將是下一步主軸，目的在於對他者產生理解，並還原他者當時的政治歷史，有脈絡性的進行梳理。拿起位移責任後，以搬家為例，對媽媽而言，這是一個台面上可議論的議題，說是抱怨也好，說是情緒不滿抒發也行；相反的，對爸爸而言，這是個噤聲不可談的議題，也幾乎未曾聽過爸爸抱怨過阿嬤。爸媽對於阿嬤兩極的反應，我想，更如實的反應在性別及家庭角色上。媽媽，是個女性、是個媳婦、是個老婆，三從四德道德規範宰制於一個傳統女性身上，性別視框下，「逃」（搬家）確實是尋求出口；而，爸爸，是個男性、是個兒子、是個老公，享受於性別附加上的家務勞動免責，卻也必須擔起養家活口經濟重責。但，爸爸面對阿嬤及媽媽角色同時擠壓下的作用力時，角色的矛盾性，「靜默」應該是爸爸在家庭裡生存的安全狀態，如隱形般的角色好讓家庭可以維持一種台面上的和諧，目的是為避免更多關係上的衝突。

接下來，位移層次拉到爸媽各自的原生家庭，渴望爬梳出性別與經濟緊咬著這個家不放的層次性，還原爸媽當時生存的政治歷史背景、及家庭現況的經濟條件，並往前跟進於阿嬤的權控到底是什麼？如何生成？又是如何作用於他人身上？期待對於阿嬤的控、爸爸的爆及媽媽的躁，進行生命故事的還原。

第六章 身體勞動為生的家庭

看見長女承接家務勞動合理性，以長女角色出場，拉出爸媽性別差異下失衡的家務分工，爸媽的各自出場，開始回到各自原生家庭，還原彼此的勞動身份，更細緻重新認識爸媽的原生家庭，包括進入爸媽做土水¹²的勞動現場，目的在於不想只停留於過往的片刻記憶，重新去詮釋爸爸的「爆」、及媽媽的「躁」，探究這些勞動情緒的生成，漸層式拼裝出鑲嵌於爸媽大半輩子身體上的勞動。這些拼裝不只是停留於重新詮釋及理解層次，更對於自己行動有不同的推進，第一，期待自己走出爸爸「爆」、媽媽「躁」的家庭印記裡，對爸爸不只是閃躲及指責姿態、對媽媽不只是同理及照顧姿態，姿態轉換是期待自己離開結盟數十年的三角關係；第二，母女結盟關係的鬆動，勢必推進自己與父權進入工作關係，除了一次又一次的訪談爸爸生命故事外，並以不是受害者姿態跟進爸爸進入工地現場，逐漸打破自己對於父權恐懼的想像，爸爸似乎才是家庭裡最無辜的受害者，藉於此，重新建構自己面對於男性權威階級位置，推進自己走出根深蒂固的性別階級視框。

第一節 媽媽，「單打獨鬥」

「一 Y¹³」「Y-Y」是個稱呼，同時出現在爸媽各自原生家庭裡對媽媽的稱呼。常常納悶於此，為何爸媽叫爸爸是「Y爸」，叫媽媽是「一 Y」？帶著

¹² 「做土水」-水泥工的台語。土水指的是泥土+水，也就是蓋房子時堆磚塊，砌水泥，剝牆壁，砌牆壁等等，是一種需要身體大量勞動的粗重工作，也是一種技術性工作。以土水行業，也有分階層，有土水師傅（技術性）、有小工（無需技術）等不同的工作型態的分工，技術不同薪資配給也不同，但都屬土水系列。

¹³ 「一 Y」參考網路資料 <http://yifertw.blogspot.tw/2010/06/ina-richter.html>，就資料看來，有一個可能是 i-a 之類的說法是福建古原住民族（泛稱百越）詞彙的遺留，融入當地閩南漢語之中，而台灣有這樣的用法有兩種可能 1、閩南人帶入 2、平埔族原與這些福建古原住民族同源，早於漢人搬到台灣。而，我的祖先是來於中國福建同安，關於福建閩南人為何將母親稱為“姨仔（î-á）”呢？網路資料是說，一個小孩出生下來之後，他的“命比較硬”，迷信上說可能會“剋”到親人，為了避這個邪，對於至親的稱呼，就需要“改口”。於是，稱父親為“叔”；稱母親為“姨”，以此來疏遠這個孩子與至親的關係，才不至於去剋到自己的雙親。以此資料為基底，我先不論我是否有平埔族血統，但可推測「一 Y」可能是從福建一帶帶過來的，並也知道職稱之其中用意。

這個疑問去問到爸媽或是其他長輩時，大家只說就傳承下來，並不知道為什麼？接下來的章節故事就從爸媽的「一丫」家庭故事開始說起...

首先，本節先以整理媽媽原生家庭故事為主軸，外公外婆皆已過逝，媽媽還有兩個哥哥，不過因 25 歲就從雲林崙背嫁到台中清水，長年忙於工地及家庭，與大舅二舅聯繫甚少，豐原大舅幾乎沒有再聯繫，台北二舅一年有一至兩次的碰面。媽媽故事拼貼，除訪談媽媽本人外，也與台北二舅約二至三次訪談，意外認識外婆弟弟—舅公，藉此，二舅主動約舅公來家裡吃飯閒聊，促成我與舅公第一次碰面，聊聊舅公近況，也聊到外婆過去生長背景及年輕生活。另一方面，因為媽媽的記憶衰退非常嚴重，找到與媽媽一起讀國小、一起去工廠打零工同庄兼同學兼工作伙伴—阿珠嬾（現住台北汐止），提供媽媽國小畢業後到外縣市工作情況，補齊在工廠和做小工的日子。媽媽本人的口述，二舅、舅公及阿珠嬾補充，豐富媽媽走過五十年的生命圖像，故事的清晰，讓我有機會重新理解媽媽的「躁」。

壹、「躁」，身體病痛的出口

一年前在上楊蓓家族治療課程裡談到家庭雕塑時，老師要我們對家庭成員各自貼上三個形容詞，直覺說出**自作孽**及**體弱多病**的媽媽，媽媽是個身材瘦小、及從背面看身體歪一側的女人，所有事情都要管，或是習慣獨攬於一身更為貼切。然，帶有一身病痛，偶爾無預期（一年 1~2 次）突然頭暈無法站立及行動，需立即送急診吊點滴，但始終查不出原因到底為何？時常也會有手麻、頭痛問題，也找不出原因。最嚴重的是，長期都有失眠問題，媽媽常說「常常覺得自己沒有在睡，這個睡眠問題從搬去聯邦家就開始了直到現在…（台語）」，面對長期無法睡的困擾，媽媽堅決不用安眠藥，因擔心會上癮，所以每一次都是撐到連續好多天沒睡，才會不得不把一顆折成半顆吃，狀況也明顯會有一些改善。這個睡眠狀況隨著年紀越大越嚴重，尤其是勞動更累的話，會更沒有睡意，晚上精神反而更好，有此發現後，媽媽也會特別不要讓自己過於操勞。另外，媽媽記憶力衰退之快，

許多過往事情都忘記，尤其在訪談時特別明顯，不論是童年經驗、工廠經驗、結婚前後經驗都無法具體描述，媽媽只對於一些特殊事件特別記憶，我自己猜想與長年失眠也許有密切關連性。因生理上記憶明顯退化，這一兩年，我開始關注她的睡眠情況，除西藥安眠藥外，嘗試科技手環檢測睡眠品質、吃很昂貴中藥材、拍打筋絡等各種療法，雖目前仍無明顯改善，但因在整理媽媽故事期間，對於媽媽失眠現象有其他的理解。回到現在媽媽角色扮演，主要是家管，料理家裡三餐、買菜、帶孫子、幫媳婦坐月子、打理所有家務，這就是媽媽的日常，即使身體帶病痛及失眠，仍不影響在家的勞動事務及照顧責任，每天有忙不完的家務事，很少看到有一刻閒，媽媽對於家事及照顧責任如巨傘般捍衛著照料我們，這讓我想起幾年前的一段經驗。

約莫二年前，媽媽做大腸癌糞便檢測，醫院稍來通知表示發現異常，需要再回診並做侵入性大腸鏡檢查，媽媽知道後非常焦慮，而醫生表示當場做就會知道結果。我與妹則安排時間陪媽媽一道去醫院做檢查，第一次看到媽媽如此緊張和焦慮，無法安定躺在病床上，而我上前跟醫生敘說媽媽的擔憂，請醫生使用無痛大腸鏡，醫生同意後也安撫著媽媽極度不安的情緒，而這個「無痛」策略讓媽媽的心安定下來。推進檢查室後，幾分鐘後檢查完畢，一進檢查室看到彎曲及側躺的媽媽，當時她有點半失去意識的狀態（昏昏沈沈），有點受到驚嚇的我並一直叫她，護士在一旁冷靜的說「讓媽媽休息一下喔，照出來沒什麼事」。隱約中...意識不清閉眼的媽媽說了一段清楚話語「妳們兩個先去吃早餐，我很想睡覺，先讓我睡一下」。講完後就昏睡過去，幾十分鐘後媽媽醒來，一醒來則問我們說「我有檢查嗎？」，一付完全不知到底發生什麼事的狀態，我就說一切正常沒問題，但媽媽不死心且存在疑慮的認定沒有檢查，一直要求我去問醫生到底有沒有做檢查？當下我回應說「媽，妳不是要做無痛的嗎？可能就是無痛，所以沒有特別感覺，護士也說沒有問題可以回去了」。媽媽則說「怎麼可能!!完全沒有感覺耶，醫生就叫我身體彎屈，然後我就不知人了，我覺得他沒有幫我做檢查（台）。媽

媽對於檢查沒有記憶外，也對於要我們去吃早餐也毫無印象，但，這些現象在此刻的論文書寫都是有意義的。這件事會在這裡想起並梳理，我主觀體會到兩件事烙印在媽媽身上，第一件事，控制/掌握性，對於檢查的懷疑來自於媽媽的身體沒有實質經驗，即使一旁的人都告訴她一切沒問題，她仍有疑慮。這份疑慮敘說著除非自己有所經驗，不然很難相信，也反應著媽媽對自己身體的掌握性、及對週遭事物的控制性，在媽媽的世界裡有一道秩序及準則，若對於無法預期的、或無法掌握部分，我猜想媽媽是充滿焦慮及不安，把此情緒轉換成憤怒及躁的方式來展現，看似一種宣洩，更核心議題是對失序的擔憂。

第二件事，從媽媽角色扮演，可見是維持家庭秩序及穩定的推力，媽媽意識不清之下要我們去吃早餐，無意識生產出來的叮嚀行為，我認為是媽媽照顧責任角色使然。擔任照顧者的角色，與媽媽長年身體病痛，尤其失眠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同時，國小畢業的媽媽選擇進入底層勞工以身體勞動換取高日薪收入，以協助家庭經濟穩定，角色讓個人承擔壓力也讓社會維持穩定。若以媽媽為例，角色如同符號黏貼於大社會、每一個群體、每一組關係，符號角色代表功能任務，服膺於社會主流論述裡才是身體病痛的主要成因。符號、角色的成因，回到媽媽的原生家庭一探究竟。

貳、身體勞動的外婆家

雲林崙背是我一年至少會回去一次的外婆家，孩童時代的我們都不喜歡回雲林，因為要坐很久的車子、崙背很鄉下很無聊，若要買個東西都要騎很遠的腳踏車，又只有一間柑仔店也沒什麼好買。反正每次聽到要回雲林，心裡都蠻抗拒的，認為那是一個鄉下、無聊又不便利的地方。直到外公外婆陸續病逝後，也切斷回雲林過年的習俗，而雲林老家（原本外公外婆的住所）也讓給當地有需要的鄰里居住，這一斷好像有七八年未曾回去雲林老家，空間記憶也越來越模糊。

近幾年，除了自己思念的情感外，也乘著論文關係，這兩年開始主動約媽媽回去雲林一趟，即使有別人住也可以回去懷念一翻。2016 年，我們一家人回到小時候過年過節的老家，一切都沒有變，它是一個三合院，中間公用的佛堂及祖先牌位，面對於佛堂的左側是住親戚，而右側就是已供其他鄰里朋友居住的老家。一走進到老家屋裡及望著這些空間時，勾勒出許多小時候的片刻記憶，想起外婆總是在廚房炊菜頭粿、在豬寮砍甘蔗、在外頭剝花生、餵養一直尖叫的豬，而小孩則在外頭放著鞭炮，如今人事已非，只剩下自己與空間，彌足珍貴的記憶。

一、 早逝的外公

● 印象中的外公...

外公，一個陌生的人，只記得他總是靜靜的，很少說話，又因為他有兩條很粗很粗很粗的眉毛，加上他甘瘦身材及臉蛋，而更顯得眉毛的粗曠，安靜與眉毛的形象，我認定阿公是位嚴肅及難以靠近。除這些印象外，只剩外公喪禮（1994 年病逝¹⁴），國小一二年級的我站在家門外看著很多大人在哭，心裡覺得害怕但也不知怎辦才好，只記得媽媽要從一個很遠地方用哭跪方式進來，聽著麥克風傳來媽媽哭聲，聽在耳裡的我也直直流淚，眼淚不是對外公的不捨，而是心疼媽媽的難過。出殯那天，看著外婆一手抱著我的妹妹獨自站在家門外，並望著我們送

¹⁴ 關於外公病逝，二舅是這樣說的…護士技術不好而導致外公的惡化…在外公 60 歲時，突然有天腳沒力，過一陣子後，發現腳越來越無法走了，就帶至台北長庚神經科、腦神經找各種原因，過程中，外公的腳無法走了、也無法騎車、連站立都無法。後來完全找不到方法後，長庚醫生腦神經主治醫生說就抽龍骨水做穿刺檢查及化驗，這是一個不得不的方式，因為是很傷身的，但化驗後才發現是腦部有鈣化影響到運動神經，類似於阿茲海默症，也可能是一種罕見疾病，無法治癒只能吃藥控制，就這樣過了一年多。發病期間，都無法出門的外公也有點放棄，不吃藥也不去看醫生，家人會找些偏方或什麼尿療法（喝自己的尿），二舅就跟著一起喝十幾天也讓外公知道不會怎樣，當時因病急亂投醫了；當時外婆工作就是去求神問卜。有天，二舅從台北回老家（一週回去一次）拿一杯水給外公用吸管喝水，外公說吸不起來，二舅發覺嚴重了，不管外公反對直接叫救護車帶到彰化澄清醫院，當時護士說要抽痰，並說「不抽會影響外公呼吸」。而，決定讓護士抽，二舅說「哇~~一抽進去，我看阿公快要昏過去了還流血，看起來他超痛苦的，看著護士好像是在抽水管一樣，伸進去又拿出來又伸進去，看在眼裡我實在很心疼，這一抽，整個人都已經不對勁了」。抽完痰過一晚後，外婆認為外公不行了並問「要不要回家裡，好不好？」，外公默默點點頭。外公和家人們坐救護車回去，也上了氧氣筒，只有二舅是自行開車比較慢到家，二舅一進門叫外公一聲說「我是你兒子林昆山」，外公一聽後，眼睛閉上往生了。二舅認為外公是沒什麼病痛，唯獨抽痰那次，不過，外公很早就自己放棄不想醫治，享年 63 歲。

外公出殯，看著外婆的哭也好捨不得，好像全家只有媽媽和外婆倆在為阿公的病逝難過...奇怪的是，這場喪禮，為何我只記得外婆及媽媽當時的圖像。

- 二舅口述的外公...

雲林家是個三合院，正中間的「正廳」寫著「西河堂¹⁵」三個大字，「堂號¹⁶」敘說著是阿祖（外公的爸爸）在孩童時跟著父母從大陸福建漳州來台的線索，僅如此無法在歷史軸上再多著墨，不過，透過二舅口述，對於外公樣貌有更多的捕捉。外公本身是務農起家，主要忙於耕作地瓜/花生、放牛吃草、養豬等農事勞動，個性上外向且生活相當隨性，尤其在公益及公共事務上更是積極及熱心，總是以別人的事為優先，且不計任何酬勞，因此朋友相當多。但，外婆卻不這樣認為，並常罵外公說「你每天去幫別人家做不用錢的工作，你要不要就去他家吃飯阿？（台）」。除此之外，外公外婆下田回家後，外公通常翹著二郎腿在客廳泡茶等吃飯，通常外婆煮到一半，外公則進餐桌吃一些後，抽根煙就出門去朋友家泡茶，直到晚上才回家睡覺。二舅回想起這段記憶，自己提出新的看法，認為外公很愛往外跑的主因，主要與外婆嘮叨有關，因為外公做對也唸做錯也唸，所以外公不愛在家，若在家就是在睡覺，這就是外公外婆兩人實際互動。

外公的熱心是全村莊看在眼裡，不過英年早逝，當附近鄰里知道病逝後皆為此感到惋惜，並認為好人沒有好報。外公個性上的隨性及熱心公益，家裡經濟及持家擔子就由外婆挑起，因為外婆的勤儉及拼命打零工，讓外公原只有三分地的

¹⁵ 西河堂【林、毛、卜、卓、宰、靳】。西河：夏朝已有此地名，戰國屬魏，漢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 125 年）置為郡，隸屬於并州。管轄地區在山西、陝西兩省之間黃河沿岸，即離石縣一帶。唐玄宗追封林氏祖先為西河伯爵，故林氏多以「西河」為堂號。

¹⁶ 據說是先民們為了記載自己姓氏發源而設的標誌。「郡」是古代行政區的單位（下設有縣），它是百家姓堂號的起源地。因為「堂號」一般來自祖先發跡的郡名，所以也叫「郡號」。中國先民用郡名（或縣名）立「堂號」，在地理方向可以辨認同一代的宗親，在時間方面更可以使後代子孫認識自己祖先的來處。參考網路資料：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51214000014KK07513>

財產，變成有六分地之多，主要都是外婆打下的基礎，也讓我們這個家有一些資產累積。對我來說，我相當熟悉外婆的嘮叨唸及勤儉持家，但卻從來不知家庭經濟資本累積是外婆的持家。

二、「詔安客」外婆

講到外婆第一腦中浮現的是生動的表情，外婆的話其實不多，但情緒是相當豐富。每一次回到雲林老家，外婆總是一人站在三合院外，笑臉的迎接我們，進到家裡已滿滿一桌菜，其中一定少不了外婆自己炊（蒸）的菜頭粿，同樣的，當我們每次要從雲林回台中時，外婆也是一個人站在三合院門口望著我們離去，好像存有不捨的情感。透過文字帶出外婆的樣子，發現迎接與送行的臉部表情及行動，內在似乎有著豐富情感，如今也沒有機會再去核對，記憶成了一種對人的思念。對於來來去去的兒女子孫們，但又不善於表達情感的外婆，她是誰呢？

外婆是雲林縣二崙鄉三塊厝的深坑客家人，就是外公崙背鄉的隔壁鄉。在家中排老二，上面有個領養的大姊，下面有四個弟弟和一個最小的妹妹，目前最小弟弟-舅公（台電退休）、最小妹妹-姨婆（出家人）還在世，其餘都已過世。之所以有領養大姊是因為曾祖父母生不出小孩來，遵照習俗「壓花（台語）」，意思是去跟人家領養一個女兒當開頭，後面可以自然的生小孩，此習俗也預言在外婆家裡，自領養一個女兒後，曾祖父母就順利生下六個小孩，而外婆是其中之一。

外婆有個奇特專長，在聊天時，可以用台語也可以用國語，但有時候，會聽外婆跟同輩的人在講一些我聽不懂的語言，此刻才知是「詔安客語¹⁷」。當時只覺得外婆好厲害喔，怎麼可以懂那麼多的語言。現在，才知道語言來自於外婆土

¹⁷ 詔安客語，是指分布在福建省漳州府的詔安縣、南靖縣、平和縣、雲霄縣客家居民所使用的語言。詔安縣北部的秀篆、官陂、霞葛是純客語鄉鎮，太平、紅星部份講客家話。台灣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西螺鎮的客家話即源於此。由於位於詔安縣，在語言上又把此區客語稱為詔安客家話。參考網路資料：<http://john380920.blogspot.tw/2015/11/blog-post.html>。

生土長的深坑村落，就是目前台灣急速減少的族群的「奧客/詔安客¹⁸」族群。難怪曾聽過有人叫外婆是「福佬客」，正是外婆嫁給閩南外公結合後的稱呼。

舅舅們和媽媽都稱外婆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外婆從來沒有讀過書也不認識字，是個非常苦幹實幹的女人，不論是外面農事、家務事、或是小孩照顧，所有的大小事都一手包辦，且一學就會。外婆結婚前，主要以農事工作為主，一年裡，通常會先去到屏東農田插秧，再回到雲林忙農事，忙完後就到桃園去農耕，回到雲林休息一陣子後，就準備再回到屏東收割，再依序到雲林和桃園，三個地方稻田的輪流耕作，輪一回合大約剛好一年，像極了游牧民族一樣（舅公形容）。婚後的外婆無法再這樣跑，開始幫忙外公本有農事工作外，趁空檔跑去外面打零工，賺取零用金貼補家用，比起外公只有忙家裡農事、及喜歡忙於朋友無酬勞的公益事，外婆更是全心全意投入家庭經濟累積。等我懂事後，只要有回雲林老家，外婆會問我們孫子要不要剝花生¹⁸，與外婆在雲林的互動都是勞動經驗。

即使外公很早就過逝，外婆依舊一個人在老家拼著勞動過生活，好幾次大舅和二舅都邀請北上生活，外婆總是拒絕說「在鄉下住習慣了」。直到有天，媽媽回雲林看外婆，發現外婆昏迷暈倒在浴室，才跟舅舅們商量要帶去北上照顧，開始輪流到二個舅舅家各住一個月，稱之為「吃花口（台語）」。因外婆北上後，開始有機會到台中清水找我們，若媽媽沒工作的話會去接外婆來住個三四天，媽媽說「因為自己是嫁出來的，不敢留外婆在家太多天，怕鄰居會說話，不然外婆是很喜歡來我們家住的」。印象中，跟外婆一起同住日子是有壓力，外婆在家務勞動上非常嘮叨且要求很高，常常我才剛收完衣服就要去洗米、洗完米接著去打掃，總是不得一刻閒，外婆會找很多家務事等著我去完成。外婆也常跟我說「妳做女

¹⁸ 詔安客在清康熙、乾隆年間，紛紛渡海來台墾殖，西螺、二崙、崙背為多。由於社會變遷，家庭結構轉變，日久與福佬人（講閩南語人）鄰居在一起，大都以閩南話溝通，反而講詔安客語機會漸少，日久詔安客家人講客語無形中混入閩南語，又無正確母音，因此「福佬人」都講詔安客為「奧客仔」。參考網路資料：<http://john380920.blogspot.tw/2015/11/blog-post.html>。

¹⁸ 阿嬤自己有種花生，我們需要把花生殼剝掉留下花生米，然後阿嬤會給我們拜拜在用的插香鐵罐，只要花生集滿一罐，就可以來換十塊錢，當時我是小孩裡面最喜歡做這個事了，因為有錢賺。

兒的，媽媽忙做工賺錢，妳要多幫忙一點，媽媽比較不會那麼累~~（台語）」，這些話是從小聽到的話語，所以對家務工作也鮮少抱怨，覺得做這些是應該的，且可以分擔媽媽的工作量。

一輩子都在勞動的外婆，身體也經歷許多次維修，從年輕時子宮切除手術、腰椎長骨刺開刀，手術復原依舊每天忙於農事，直到 2004 年心臟支架及顱內瘀血清除的大手術後，外婆已無法再勞動，且需要有人陪伴及幫忙料理三餐。歷經這些身體手術，外婆病逝於八八風災莫拉克颱風的隔天（2009.08.09），當時外婆輪到去台中豐原大舅家，晚上外婆說身體有點不舒服及小發燒，大舅看外頭天氣很糟表示明天天氣好一點再去醫院，隔天，媽媽就接到大舅電話直奔台中澄清醫院，媽媽到醫院時，外婆已不醒人事，主治醫師走出來說「外婆肚子一直漲大，要開刀才知道腸子壞了多少？應該是發燒引起敗血症。不過，因年紀已大，不確定外婆身體是否能承受這個手術，請你們家屬要盡快做決定」。當下，媽媽轉頭對著大舅說「不要再給外婆痛苦了，讓她這樣子吧~昨天不是還好好的嗎？怎麼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外婆就在媽媽不再動刀的主意下離開人世。

三、身體勞動是「存在」意義

外婆過逝那一刻起，媽媽每天以淚洗面、魂不守舍，出殯前幾乎沒看過媽媽在吃東西，密集的陪伴，第一次如實貼近媽媽的脆弱，也看見媽媽老了。外婆病逝至今雖已八年，但媽媽只要說到外婆故事，總是帶著滿滿愧疚及哽咽敘說著兩件故事...

- 關於外婆喜歡來清水住...「我實在很捨不得妳阿嬤，實在沒想到她那麼突然的就過逝了，實在很後悔。以前，妳阿嬤特喜歡來我們清水家住，但卻因我要做工，也無法讓阿嬤來，了不起住個三四天而已（台）。有次，妳阿嬤坐在客廳椅子上對我說「妳是沒看到我的身體這樣子，妳做那麼多老了也沒有用的（台）」。媽媽回阿嬤說「妳

年輕不是也一直做，我要趁年輕可以做多一點，不然老了怎麼辦？（台）。回想這一段，媽媽認為自己很憨（傻），現在才知道做出一身病來，阿嬤也不在了，真的覺得做那麼多沒用（哽咽）。

- 關於外婆去養老院...之前大舅決定要送外婆去養老院，當時媽媽工作比較少或剛好在台中市附近工作，中午有空或沒工作，就過去探望外婆，每次看發現狀況越來越差、反應越來越慢。剛好媽媽的工程告一段落，決定自己偷偷接回來清水照顧，照顧一陣子後外婆狀況有好轉，又加上自己有工作才決定告訴舅舅們，也希望他們不要再送去養老院了，後來大舅才決定請外勞照顧。媽媽心想說「好險當時決心要帶阿嬤離開養老院，不然現在會更後悔。」

勞動綁著媽媽大半輩子的時間，也拿走了後半輩子與外婆親情互動的空間，在媽媽深層愧疚裡，看見她對於自己還來不及的孝道失職而自責。這份自責裡，是為捍衛家庭經濟重擔換來的，媽媽與外婆在不同生命階段面對不同生命議題。如，外婆面臨孤獨、健康議題的同時，媽媽正在面對經濟、家庭照顧議題。這個不同，使媽媽卡在一個無法預知來不及盡孝的責任，使她終生遺憾，遺憾中看見媽媽一輩子努力扮演好社會所期待的各個角色，親力親為達到眾人期待的「好」，一個好女兒、一個好太太、一個好媽媽，甚至是一個好媳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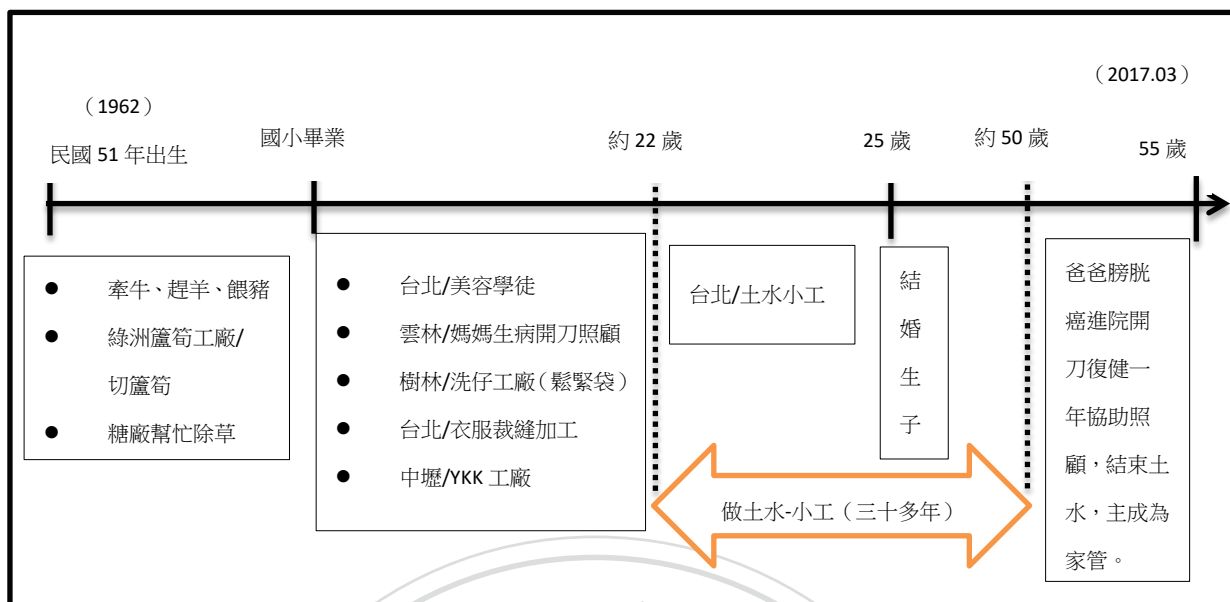
回到外公外婆的故事...勞動是五零年代雲林務農的生存方式，身體勞動帶來經濟生存的要件，使得外婆得以鞏固一個家，家的穩定及成形，證明自己是具有生產價值的，代表女性在家庭角色的稱職外，也具有存在價值，只是長年的身體勞動，也帶來許多無名的身體病痛。至於外公熱心於公益這件事上，我猜想一定也是在群體裡、伙伴間看到自我存在的價值，這是非常不同於身體勞動換取經濟的另一種自我實踐，外公在他的年代也努力尋求一種生存意義。身體都是外公外婆賴以為生的生產工具，慢慢的好像可以理解，當外公外婆受病痛纏身、或無法

再勞動時，存在意義頓時消逝已去，成為一位無產值的人。寫到這，心頭一股酸湧了上來~~似乎看懂外公確定無法行走後，而衍伸放棄生命的念頭，因為無法自由使用身體的日子應該是比较痛苦吧!!!

參、媽媽的勞動—隙縫中生存

爬梳外公外婆的故事裡，清晰看見外婆承擔家務勞動及經濟 而媽媽如實的複製外婆的勞動型態，兩個人好像如同一個模子印出來，不論是工作或家務勞動上，都是刻苦耐勞且承擔所有。這裡頭，性別是其中關鍵，但我認為性別的傳承非壓迫性，而是媽媽自願的替外婆承擔，會有此主觀評價是因為與舅舅/舅公談到媽媽的原生家庭裡，性別對於家務角色分工並無明顯差異，外婆認為男女都應該勤快且分擔家務事，且外公也一直鼓勵媽媽繼續升學讀國中，但媽媽回絕了。媽媽想要分擔家務勞動意念、及解決當時家裡經濟生存焦慮，以減輕外婆的苦，也定下媽媽往後的勞動型態。現在，就來看看媽媽從未停止的勞動日子（參閱下圖四），身體的勞動對媽媽而言又代表什麼？

而，現在長大外出工作的我們，有時回到台中清水陪媽媽聊天，抱怨著工作或做不下去時，尤其是聽到工作上喊累時，媽媽總是有情緒的說「到底那裡累阿？你們現在年輕人做一下就累，我們以前做那麼多都沒在喊累，每天只想著要怎麼做可以賺更多錢，到底是在累什麼阿？我實在看不懂（台）」。常常，我們的對話僅停留於此，總有一種不被理解的心情，但，也未曾去了解媽媽口中做很多是做什麼？累到底又是什麼？聽著我們說累，媽媽的不耐煩又是什麼？



圖四 以身體為本的媽媽勞動史

一、拼經濟的媽媽

媽媽出生的雲林崙背鄉，當時都以務農為主，而因做農一年收成兩次而已，實在無法夠家裡開銷使用，外公外婆就都要另外打零工貼補家用，而家裡有養豬為了可以賣錢、放牛吃草為了要犁田、幫忙煮三餐的這些工作自然而然就落在媽媽三個兄妹身上。伍零年代的雲林崙背鄉是沒有在讀幼稚園的，除非是虎尾比較大的城市才需要，所以媽媽是直接上國小一年級的，上國小後，下課後通常忙家事外，放假的話，媽媽會跟同庄的朋友去綠洲蘆筍汁工廠幫忙切蘆筍、或去糖廠幫忙除草，聽說一天有 12~28 塊不等，幫忙賺取家用。在家庭教育方面，外婆總是鼓勵三兄妹去外縣市學功夫(一技之長)，認為只有習得一技之長才得以生存。大舅(1956 生)國小畢業後想要再讀書，但當時國中要考試且家裡沒有錢而無法再繼續讀，大舅國小畢業後則到豐原當鐵工學徒，如今已成為工廠大老闆並定居於豐原；二舅(1960 生)則因國中不用考試，加上當時家裡經濟允許二舅讀國中，二舅國中畢業後上台北當珠寶學徒，如今自己經營一間珠寶店並定居於台北。而媽媽(1962 生)從小自認不愛讀書且一心只想工作賺錢，外公曾對國小畢業的媽媽說「別人庄仔誰誰誰去讀書，拜託妳也快去讀書(台)」，媽說「我不

要讀書，我要去賺錢(台)」。故，媽媽國小一畢業，就隻身上台北去當美容學徒¹⁹，每天晚上想家也都在哭，但又必須留在台北學習和賺錢，一直撐到了隔年農曆過年才回雲林過年。國小畢業後的媽媽，做過無數的工作，曾經因為外婆子宮切除手術，媽媽就暫停美容工作回雲林照顧，直到外婆幾個月後身體康復，媽媽才又回到台北美容學徒。這次北上，媽媽才說「我本來在美容的做的好好的，就因帶一個雲林一起上台北做，她每晚都在哭著想家，一直哭，哭到後來我也做不下去了，然後我們倆就一起打包回下港了(台)」，結束美容的學徒工作。

回到雲林後，又繼續開始打聽其他工作的可能性，開始工廠的生活。媽媽曾經到樹林做鬆緊帶的洗仔工廠(台語)，此工作沒有做太久，因為工廠機器聲音連續轟炸，讓媽媽實在受不了。後來換去中壢YKK工廠做拉鍊，也去過台北做衣服裁縫加工。在工廠生態，通常雲林上來的女工都是年紀最小的，工廠吃飯文化都是要用搶的，洗澡也是一群人一起洗澡，對於當時年紀還小的媽媽，常常每次只要一裝好飯要過去挾菜時，已經都沒菜了，媽媽和好友同窗對於這樣的工廠文化實在很難適應，常常三四個人睡覺躺在閣樓望著窗戶時，都一起在哭。工廠雖難適應，但因為要賺錢，換來換去還是要繼續做，直到有天，聽到一個同庄朋友是土水的小工²⁰，且賺很多錢，一天可以到150塊錢，媽媽就離開工廠去做小工。小工除了工資比較多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會互相照顧，因同庄的會一起去，水泥師傅蠻多也是雲林人，大家同是同庄或下港人就比較會相互照顧，不會像工廠這樣的搶食情況，所以即使小工比較勞動，大家也願意再繼續做。

整理媽媽的勞動經驗，她是用身體勞動填滿生活，累積經濟同時，也建構自我存在的價值，不論環境條件如何，總是在每一個縫口中適應並生存，媽媽的「能」對於子女在工作現況的累或不能，產生個人歸因的責備。責備中，看見媽媽對自

¹⁹ 當時年代，每次只要快到畢業季時，就會有一些村莊的人來問有沒有人想要到外縣市去工作。當時，就有個人來問說有沒有人要到台北去學美容，媽媽就一心想要去賺錢，就隻身上台北去。

²⁰ 做土水的行業裡有個職稱叫「小工」，通常是無需技術的勞力工，主要是幫忙水泥師傅「傳料(台)」，主要內容就是備料、清洗、用水泥土給師傅摸土(台)等，協助水泥師傅工作為主。

我高度的要求，要求的背後，其實是生存焦慮促使而成，媽媽真正的焦慮是擔憂子女無法成為經濟獨立者。

二、結婚，翻越階級

媽媽大約是 22 歲開始進入土水行業-小工，工作時間都要看工程決定，不是一份太穩定的工作。一開始，媽媽到台北工作並住工寮，後來因建築業開始在台中大城市發展，台北一陣子沒工作後，媽媽就移動到台中做工，也就是這個移動認識當時還只是土水學徒的爸爸，爸媽兩人是自由戀愛的，在工地文化裡，小工配水泥師傅為夫妻檔一起賺錢是個常態。交往沒多久，爸爸就去當兵，退伍後就馬上結婚，這一結，媽媽在台中清水定居下來，也結下媽媽往後三十年小工的勞動幹活。爸媽長年夫妻的生活，我常聽到的都是媽媽對爸爸的抱怨及嫌棄；我常看見他們幾乎是沒什麼在互動的夫妻；我曾經聽過外婆認為爸爸太矮又有一些壞習慣，如抽煙、吃檳榔，要媽媽不要嫁給他。這些日常生活的抱怨聲，讓我我覺得媽媽可能很後悔嫁給爸爸，也常問媽媽說為什麼當初要選爸爸？你們是怎麼認識的？怎麼喜歡上對方？等這類好奇疑問，但媽媽常常都說那沒什麼好說的，也幾乎不大分享，只是常說「就是我自己選擇的，當初妳外婆叫我不要，我也沒聽，自己選的也沒什麼好後悔的（台）」。

這種類似於不滿於現狀又無法改變的任勞任怨，一直到去年（2016 年）因媽媽同窗好友娶媳婦，媽媽與三五好友相聚聊著小時候過去時，才有意外的突破。媽媽說到「娶媳婦阿姨的老公住雲林也是做土水的，以前年輕時，他就一直在追我，也介紹很多工程給我，但我就是不想要（台）」。

當下好奇問媽媽怎麼不選他呢？媽媽則說「我就住雲林那裡已經很鄉下了，我還要嫁一個雲林的，我才不要（台）」。

當下聽到這個回應我是沒有太大反應，一直過了幾天後，我才意識到媽媽這句話的意思，我趕急問她說「媽，妳會嫁給爸的原因裡，是不是因為他住台中，台中算是比較大的都市阿？」，媽則回我說「嘿阿！」。

這一瞬間，我才真正意識到媽媽這輩子捍衛的不只是家庭照顧，還是經濟拼鬥，這裡頭包括階級的翻越。從媽媽長年身體勞動的工作型態看來，起初，在工廠文化裡，多是為女性工人，少數男性則是主管階級，但階級差異之大確實不大有機會接觸；而，隨著 60 年代後經濟起飛時，各大城市開始蓋很多房子，建築業興盛，為了拼更高的收入，從工廠女工快速跳到工地小工的媽媽，土水師傅確實是工地文化裡的中高階，除了有技術外，日薪也比小工高 400~500 元不等。但，當時做土水的多是中南部的師傅，有雲林、嘉義、高雄中南部為主，相較於媽媽出生的雲林務農社會，台中確實是個更有發展的大城市。媽媽對爸爸的選擇，不單只是自由戀愛下的定論，更有現實條件的利益評估，像是無技術的小工配上一個薪水更高的土水師傅，或是務農的雲林移動到工業、建築業正在起飛的台中，階級的攀附更是其中主因，媽媽在追求婚姻中，更渴望的是階級翻身。這個翻身的動能來自經濟生存的焦慮，同時也反應出傳統男女的嫁娶論述，女人的嫁是要找個依靠，媽媽當時選擇依靠的標準既是「經濟」也是「階級」，至今，不論是經濟的穩定、脫離務農的階級，媽媽都得到這份依靠。

➤ 關於上面這段階級翻越，後來與媽媽再核對，媽媽確實同意這樣的想法並說...

「土水師傅要看啦，如果很愛喝的是沒有人要，如果沒有喝酒的那就真的蠻多人要的（台）。雖然愛抽煙和吃檳榔的爸爸，但不喝酒的他，應該算是當時工地生態裡的少數，應該是眾多女性小工裡的選擇之一。」

➤ 另外，關於媽媽在城鄉間的移動，結婚前還在台中工地工作的她...

說著...「只要是台中以南的都算是下港，我是都不考慮（台）」。

（2017.03.14. 10：03PM 於二舅家的電話聊天）

小結，「躁」--維持秩序

在媽媽故事裡，外婆的性別及角色定位了媽媽的承擔，這份承擔在面對於五六零年代務農社會的雲林，一個不愛念書也沒有一技之長的媽媽，又卡著想要分擔的狀態下，唯一可控制及使用的籌碼就只有身體。媽媽使用身體在經濟裡殺出

一條養活自己也分擔家裡經濟的空間，才會從工廠跳到大勞動量的土水小工，又因應著工地文化以日薪為給付，所以「一直做、拼命做」正是累積資本的工作目標，資本的累積對於一個底層勞工而言，確實能帶給人多一點主宰性及控制感，享受資本帶來的一種自由，同時也帶著身體勞動下的病痛。這些病痛除了是身體過度操用之外，角色的放置及想要承擔的動能也讓媽媽卡死在其中。

這個卡，性別是主因，它帶出的角色分工，敘說著「階級」議題，從媽媽選擇的婚姻關係裡，尋找一條可以由下往上跨越的階級翻身，經濟資本的累積確實是媽媽當時想要翻身的籌碼策略，除了渴望對於未來生活可以有更多空間因應各種不可預期的未知，像是未雨綢繆的概念，更在傳統家庭經營裡渴望尋求一個可以仰賴的男性，當然就要選擇更有發展性的台中、薪資更高的土水師傅，攀附於此相信可以有更好的日子過，這裡頭有一道信念是，嫁出去是以夫家為主，要找一個又牢又穩固的夫家。仰賴夫家的想法，性別與階級密切相關，角色的放置只是更加鞏固階級上下關係。性別角色，身上背付著理所當然的「責任」，遵循社會僵化的階級準則；這中間，背後生產出的勞動付出，看似不對等家務分工，但也具有經濟產值、存在的意義性。

寫到這，關於「躁」的姿態，我認為是媽媽在家庭角色裡面對細縫求生存的失序樣貌。角色放置，以維持日常穩定及秩序。同時，情緒的躁，是擔憂不如角色上的期待而失序，躁成了身體的一種釋放。至於長年的身體勞動，在我看來是媽媽存活的一種「癮」，已習慣運用身體勞動獲得自我掌握、自我價值感的滿足感。**躁與勞動**共生存於媽媽的身體，是生活中的出口，更是維持生存的一種平衡，好像搞懂媽媽一刻也停不下來的身體。我想，媽媽要抵抗不再只是身體的病痛、情緒上的躁、更不是被要求停止勞動，而是如何在已僵化的角色上能有所調整，重新思考做為一個媽媽、做為一個老婆、做為一個女性在傳統家庭及社會裡，女性可以如何扮演？可以如何被使用？可以如何調整自己在家裡的位置？甚至把理想中努力達到「好」的標準，是否有其他微調的可能性。

第二節 爸爸，「群體共生」

比起媽媽與手足間的疏遠，爸爸與原生家庭是個非常緊密的家族，爸爸手足全部都住在附近，最遠了不騎機車十分鐘內就會到，大多都走路就可以到。彼此生活非常有關連性，幾乎天天互相來往，走在路上相遇也是常有的事，過節過年都會相互送禮，只要有種菜/做粿會互相送，生活的緊密度我認為是群聚的概念，也定調為團結的家族。群聚的生活型態裡，簡易分為兩個層次，第一，關於爸爸的六個兄弟姊妹間，稱之為楊家家族，對彼此都稱之為「親戚」。第二，也是住附近，雖少來往，但走在路上都會互打招呼稱之為「親堂²¹」(台語)或「鄰居」，但我總是搞不清楚誰是誰？所以，在這個群聚裡，只要發生任何事情，親友鄰里一定會知道且來關心問候，如，某年我隻身去非洲旅行、理光頭、或做什麼工作等等，訊息都會傳播出去，但永遠都不會知道是誰把消息傳出去的。

因與爸爸的兄弟姊妹生活緊密，所以對於每個家的大小事也都清楚。不管是誰家生小孩、誰家請客、誰家住院，大家都一定會出現相互幫忙。除事件外，個性彼此間也都清楚，像是爸爸、大伯及二伯三兄弟是火爆個性，常常聽廚房的伯母或姑姑說「楊家男人不可能做女人的工作，自己做更快，不用期望啦；阿那個脾氣也有夠壞的，講個不對就罵過來了，都是同一模子印出來，和一丫（阿嬤）有夠像的（台）。」這些是從小就熟悉聽這些女性長輩們說著，至今仍是一樣的台詞，這些就是家族「群」的日常生活型態。

而，「群」體的生活緊密並非無中生有，從論文資料收集和訪談內容來看，一是，楊氏在台中清水為大姓，具有一定的歷史故事血脈因子；除血緣外，地理空間更是重要，我們有一個舊家空間，此為大家聚會場所；最後，阿嬤經營家庭的思維，要求全部小孩都不能離開清水，使得楊家家族的群可以有今天這樣緊密生活型態。本節就以家族的群來細細爬梳出家庭歷史性、空間重要性、阿嬤的權

²¹ 阿公生的小孩和阿公手足間的小孩關係稱之為親堂，互動相當少、有血緣關係且都居住於附近。

控，嘗試找到群對爸爸的意義性，也從中拆解出楊家世代的土水群，與地區性及工地文化間的場域關係。

壹、「群」，歷史推演

我是土生土長台中清水²²人，台中有分為山線和海線，而清水是屬海線，最有名的就是「風」，每次只要東北季風或冬天來臨時，覺得自己要被風吹走一樣的難以行走。風之所以如此強大，主要是清水靠近台中港，長年都要與這些海風相處，一樣的強大風速，進到台中市區（山線），一點風也沒有，山海線天氣有其差異性。除天氣之外還有語言，台語部分有個口音，乘著地理位置稱之為「海口音」，我的台語聽說基本上沒太大問題，但許多人聽起來都覺得怪怪的，一直說有個口音，後來才知道是海線特色，最明顯的案例就是，粥的台語，一般是說ㄇㄨㄛˊ，而我們都是ㄇㄨㄛˊ（ver的音），常常很多同學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這是清水與台中其他地區明顯差異的兩大特色。

我住於清水一個叫麻豆崙(台語)的地方，之前叫臭水，臭水這個名字難聽，後人因著諧音叫秀水，也就是現在的秀水里，但我們當地人已習慣稱為麻豆崙。這一帶地區多是楊姓居多，據了解，於清乾隆年間，許多楊氏宗親一一陸續由泉州府同安縣遷移至清水開墾，當時世代土地開墾據了解是先佔先贏，有些人選擇其他里開墾，而我的祖先則選擇麻豆崙（現今秀水里）。而，我的祖先首度遷台來時是第五世、阿公則是十世、我是十二世、最年輕的一代是十三世。乘著楊氏宗親一起來清水開墾加上歷經這些世代，這是為什麼我們的鄰里或社區裡有那麼多姓楊的主因。如此多姓楊的親朋好友，為何爸爸手足間形成的家族特別關係緊密呢？核心人物—阿嬤，她是爸爸家族「群」的主要推手。

²² 清水昔稱「牛罵頭」，原為平埔族拍瀑拉族（Papora）牛罵社（Gomach）之社域，地名「牛罵頭」即是 Gomach 音譯而來，清水地名又稱「窩鰲頭」，則因清水東境有鰲峰山，古稱「鰲頭山」，大正九年（1920），因鰲峰山麓下「埤仔口」有一靈泉，清澈可鑑，而改名為「清水」。

一、 群的推手—「阿嬤」

我總是好奇為什麼爸爸手足都住的特別近，原來是阿嬤的主張，阿嬤認為兄弟姊妹要親近，地區靠近是重點，目的可以互相幫忙及照顧。所以，除了爸爸與媽是自由戀愛外，爸爸五個哥哥姊姊婚事都是由阿嬤決定，嫁娶以靠近麻豆崙地區為主。此外，阿嬤買土地時也都是以麻豆崙附近，所以當爸爸三兄弟分土地時，彼此的住家也都在附近，這些都是阿嬤一輩子打下的基礎。除了用力把家人都拉在一起外，阿伯們的學徒生涯及三個姑姑工廠賺錢也都是阿嬤安排好的，家庭經濟更是阿嬤一手護航到她生命結束。阿嬤一生極力把家族關係及居住空間抓的緊緊，也拼命拉著經濟主線，這個「控制」的背後，到底是被什麼擠壓出來的生存能耐？

二、 阿嬤，好命變歹命

阿嬤不是土生土長清水麻豆崙人，她是隔壁村莊—梧棲的大庄（台語）。民國 14 年出生在一個算是富有的家庭裡，阿嬤排行最小，上面有四個哥哥，當時阿嬤的爸爸—阿祖，他是當地大地主，稱之為員外，主要工作負責收佃租，而阿嬤可以說是公主命（爸爸的形容）。而，結婚讓阿嬤從好命的公主變成歹命的貧窮，阿嬤會從大庄嫁到麻豆崙的主因是有一位長輩跟阿祖員外建議，認為阿公是個古意人又很乖，員外阿祖聽後就決定這門婚事，阿嬤嫁過來後（民國 34 年），發現說「窮到快被鬼拖走了（台）」，連三餐要吃飽都是問題。後來，員外阿祖知道後，狠狠的罵了當時建議的長輩，但在當時年代，嫁出去的女兒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收不回來，一切就只能讓它發生。十九歲的阿嬤結婚後，除家裡經濟辛苦外，還要做很多家裡事情，當時男生阿祖是個不愛工作的人，且五十幾歲就過世了；而，女阿祖因為裹小腳關係，無法下田，也無法幫忙家裡經濟，自然而然，這些重擔就都烙在阿嬤身上。當時農業時代，常常有一餐沒一餐，常聽阿伯他們說「我們小時候會跑回去阿嬤娘家大庄吃東西，那裡比較有東西吃，麻豆崙這裡都沒有（台）」。而，員外阿祖也曾經跟阿嬤說「如果太辛苦，我的錢會放在家裡

的某個櫃子裡，妳要的話就自己回來拿」。聽在耳裡的阿嬤也不大敢拿，因為上面三個哥哥的老婆（阿孀）都會罵，除非生活真的太困苦才回來拿一點點讓家裡可以三餐溫飽。聽姑姑們描述阿嬤曾經生完大伯後，因為生活困苦，有次，阿嬤決定要離家跑出去，跑到約 200 公尺的街口時，想到大伯還很小，於是還是回到這個家繼續待著，就這樣待到 81 歲病逝。

三、歹命的生存之道

歹命（台）是爸爸的六個兄弟姊妹裡常聽到兩個字，二伯常對我們這一世代說「你們這些人有夠好命的，你們知道嗎？我們是歹命人，我們以前阿，鬼看到我們也都會怕，因為太窮了!!!!（台）」。姑姑老生常談的說阿嬤常說一句名言「十斗八十到處播種，唯獨一斗播進石頭細縫（台語）」，意思是說阿嬤結婚的年代彼此都很窮，但嫁來麻豆崙更窮，有夠歹命。「窮」這個字，在長輩語言裡一點也不陌生，如此窮的阿嬤和阿公，是怎麼在民國三四十年的困苦年代，養活包含爸爸在內的六個孩子，還可以買土地蓋房子及存積蓄並分財產。下一段是透過訪談阿伯和姑姑們的整理。

阿嬤其實是沒有外出工作，主要都是在操持家務，賺錢雖是阿公，但經濟支配權卻是阿嬤。阿公主要工作是田裡工作，上面還有三個姊姊，下面有一個弟弟，因為田裡工作不多，其他時間阿公必須要去做雜工貼補家用，並把錢交到阿嬤手上。等到國小畢業後的阿伯和姑姑們，當時正逢台灣五十年代農業轉工業時代，阿嬤意外知道阿公的弟弟做土水收入比較多，要求阿伯們去學做土水，除了收入較高，另外是「不用和別人分錢（台語）」，意思就是說不用本錢的工作，就是有做就有錢，因為阿嬤不可能拿錢出來讓他們去學做生意。當時，學徒的錢很少，大伯說「十六歲（約民國五十年）去當學徒時，一天才四塊錢」，男生以去學工夫為主。而女生呢？國小畢業後的姑姑們都到紡織廠去做工，大姑是做月薪、二姑則是以件計酬，所賺的錢得全數交回給阿嬤。大姑提到阿嬤的精明，每次工廠發錢要交給阿嬤時，阿嬤接著問「真的只有這樣而已嗎？（台）」，大姑說「我們

真的有夠古意，又很怕妳阿嬤，又被這樣一問，身上還真的都不敢藏ㄟㄩ ㄎ一ㄩ（零用金台語）」，所以姑姑們即使國小畢業工作到二十幾歲結婚，身上卻都是無積蓄，只知道白天要做工，下班也要做家裡工作，工作永遠都做不完，而男生只要工作賺錢即可。聊到阿嬤的權控，二伯說，有次國小畢業十三歲的二姑去到紡織廠工作，卻因要輪夜班顧機器晚上無法睡覺，二姑覺得太累就回家跟阿嬤說明天不想去了，阿嬤氣到抓二姑的頭去撞牆，還把二姑的衣服打包丟在門外說「給我死出去不要再回來了（台）」，自此後，二姑都不敢再說不去工作的事。

「男生學功夫，女生待在工廠賺錢和做家裡事」是阿嬤教育方針。在家庭經濟生存裡，阿嬤認為女生就是要幫忙賺錢及分擔家務，以後嫁出去就是別人的，而阿嬤要努力把錢存下來留給三個兒子未來娶媳婦成家立業使用，是以男性為的經濟儲蓄及延續香火觀念。當下，我好奇阿嬤為什麼會願意給三個姑姑讀國小呢？姑姑們說「阿嬤是有打算的，因為阿嬤不認識字，以前她離開麻豆崙外出時，根本不知道怎麼去和怎麼回來，所以要去認識一些字才能坐公車來回，這樣才能去工廠做工，不然我們怎麼可能有機會去讀國小（台）」，阿嬤對於安排姑姑們讀書也是希望能外出工作的經濟需要。阿嬤認定的歹命是經濟的貧窮，貧窮擠出生存焦慮，換來對小孩的強勢及管控，並要求小孩對家庭是要有經濟產值的，這確實是在阿嬤的歹命生存現況裡，主要的生存目標，就是脫離貧窮。

經濟獨「控」於阿嬤一身，但，「控」卻因為性別差異，帶出不同條件的權控方式。性別決定每個人在家中的位置及產值，女性承載對外的經濟勞動、及對內的家務勞動，這些勞動付出都是對家庭的一種實質分擔，可是卻看不見工作經濟效益回饋於這些姑姑們身上，反而只有在家務勞動付出才有直接的存在意義；而，男性身上承載卻是另一種具有重量性的經濟重擔，經濟產值多寡似乎決定他在家庭的價值及位階，更貼近的說，這是我們家族裡，男性存在的重要價值，男性只要努力賺錢就是對家的一種負責任。阿嬤的「控」，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性別，它決定家庭每個成員有階級性的任務分工，男主外女主內帶出一種合理性

的階級順從性，也決定性別在家庭角色扮演上存在的價值。二是經濟，經濟集中管理促使家族關係的緊密，以土地分配為例，要求大家住於麻豆崙附近，土地配置讓家庭成員待在麻豆崙，土地及空間的存有，也是群聚的重要推手。

貳、「聚」的存有一舊家

一、由盛轉衰的空間

舊家是楊家群聚的重要集會地，目前為爸爸名下。舊家興建於民國六十年，隨著阿伯們各自結婚生子，阿嬤原本住的土埤仔厝四合院早已經住不下，阿嬤買塊地請做土水的大伯蓋成三樓透天厝的舊家，目前已有四十年歷史。後期爸爸與大伯們雖經濟獨立搬離舊家，但都定居於附近。阿公阿嬤陸續病倒後，各自輪流長年臥病在床約三到五年，照顧需求下，大伯與二伯商討後決定使用阿公阿嬤戶頭的錢請小姑和二姑每天往返舊家照顧，因二姑小姑每天往返，中午煮飯時，都會打電話給伯母或叫我們去吃飯，連附近鄰里也常來舊家庭院外聊天，是非常普遍現象。群聚狀況直到阿嬤（2005年）阿公（2010年）依續病逝後開始了有變化，記得阿公喪禮一結束，接著二姑卻檢查出癌症並開始化療跑醫院，隔年，爸爸也檢查出癌症醫治，接續小姑又緊接發生車禍進行左腳截肢。這些意外連續性的發生，對於家族氛圍衝擊極大也陷入低迷，各家各自忙於跑醫院，而二姑也在2011年病逝於肺癌。這些事件無預期的發生，舊家突然間變的冷清，只見紅色大門關起，鮮少有人會在那邊。

直到這幾年（2014~2017），爸爸身體復原也回到工地繼續工作，小姑的腳復健後也穿輔助鞋可以走路騎單車後，慢慢的，舊家又開始有人在活動。現在，爸爸主要都是待在舊家居多，只有吃飯、洗澡和睡覺才會回家，因此，爸爸的朋友也是過去舊家找他泡茶聊天。而，小姑因腳的關係已無法再工作，只要沒事就騎單車回舊家，並聯絡媽媽，當鄰里看到紅色大門開著，就會自動走進去看看，一起坐下來聊天。二姑丈及小姑丈也會三不五時到舊家的後院照顧田地，種植一些

作物。慢慢的，因著各家成員回到生活的穩定時，人開始慢慢的拉回到舊家，雖少了二姑的參與，但舊家又慢慢回到群聚的生活樣貌。

二、節慶扣住家族

除了日常生活互動，節慶對於舊家空間使用也非常重要。主要有兩個，一是中秋節，一定會相聚於舊家一起烤肉，主辦人通常由我和一個表姊為主，每年中秋接近時，家庭成員自動發問今年中秋那天烤？各家要準備什麼？而我與表姊工作主要分配事項和確定人數。中秋之外，再來就是每年初二過年，家族會群聚於舊家一起用中餐，以往習俗，主要是媽媽與伯母們要煮飯請姑姑們回來吃，而我們小孩必須一大早起來幫忙，直到近三年，大伯改使用公用基金²³以辦桌方式招待，每一年都會辦六桌，請六個兄弟姊妹家人吃飯，人數逐年漸增於今日已七十多人，連要回娘家的人也來吃完再回去。中飯吃完後，不論年紀大小每人都有紅包可領，去年起，我與堂哥和姑丈開始規劃活動，讓小孩子闖關賺刮刮樂或紅包，而老人家則繼續泡茶聊天，今年大伯有個特別動作，看我在主持活動時，他問下一代的年輕人有没有人知道阿公阿嬤的本名叫什麼？答對的有一千元紅包。大伯的這一個動作，我猜想，話很少的大伯心裡是否也想讓這些歷史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三、性別決定家庭階級

今年農曆年前剛好碰上堂哥結婚，聚媳婦是家族的重要大事，二伯跟隨一個習俗「過路頓²⁴」，決定請家庭伯母、媽媽、姑姑們幫忙，待在舊家煮菜和辦桌。這三天都有不同的人來幫忙，尤其是家族女性都自動出現，包括堂姊們和我都請假回家幫忙，這三天人來人往看到清楚的性別分工。廚房裡聚集的都是女人，尤

²³ 公用基金來自於阿公阿嬤分家產時還有一間透天厝是三兄弟的名下，目前出租於清水南社郵局，每月有固定租金收入，這個收入便成為家族的公用基金，包括過年大家有紅包的錢、初二辦桌的錢，目前都有由大伯管理。

²⁴ 聽長輩說過路頓是以前傳統習俗，以前的人比較沒得吃，因為親人的結婚就多準備一些吃的與大家分享，分享及慶祝的概念，視地區不同而煮不同天數，都會邀請所有的親朋好友一起來吃飯。我的堂哥結婚也是如此，就連續煮了三天的中晚餐，準備六桌的菜色，邀請一起共食。

其是伯母們、姑姑們、嫂嫂們還有一群未嫁的堂姊們，而嫁出去的女兒就不一定會出現。面對如戰爭般的廚房，伯母、姑姑和媽媽主控一切，在外頭的我們都需小心翼翼做事，因一拿錯東西就是被唸。每天，早上九點準備料理中餐，中餐約十二點開動吃完收完洗完約下午一點多，下午二點又開始準備晚餐，就這樣連續過三天過路頓，女人們就在廚房忙進忙出。至於男人們呢？常常是看不到男人，除非有其他遠房親戚來，才會有人聯絡阿伯們要男人過來舊家陪客人泡茶聊天，其餘時間是不見蹤影，吃飯時間會自動出現。過路頓第二天，住大庄的叔公來舊家道賀，他是阿嬤弟弟的兒子，客廳裡有擺放一桌，中午開飯時，大家都集中坐在外頭桌子，沒人進到客廳裡坐，客廳桌子只坐大伯、二伯、爸爸和叔公四個人吃一桌的飯，而爸爸因知道我要寫家族歷史便大叫我進客廳一起用餐，與叔公簡單聊聊一些阿嬤生命故事，但卻有個特別經驗，與他們四個男性長輩坐同一桌共食是蠻不自在的，不自在在於輩份和性別，也就是性別階級。

回憶起來，這個場景是蠻有意思的，性別在這個家族裡不只分工明確，也隔出一道位階，也定位家庭成員角色功能。男人出現通常是指使、分配工作，而不是拿起來做；女人工作好似知道自己在家要做什麼，都自己主動拿起來做；而我們晚輩們，女人也都排假回來幫忙，男人則依舊在外頭拼經濟。這些現象是共構而成的，女人沒有被強迫，男人沒有被要求，一切非常自然的在發生，沒有人覺得奇怪。我想，性別角色清楚的分工是根深蒂固的烙印在每個成員身上，也維持家族穩定的運作；而，公用基金的經濟條件，也是群聚的推手之一；還有，舊家空間促使人與歷史產生情感性的連結，上述所談的這一切，都是阿嬤當年的「控」所留下來的。

參、麻豆崙群—做土水

我們家族含爸爸在內的三兄弟都是學做土水，且都是從學徒到工頭。大伯（現今 73 歲）從學徒、土水師傅做到工頭，55 歲退休至今；而，二伯（現今 65 歲）做土水到工頭後，改去跟人合夥建築投資，目前已是海線知名建商公司董事；爸

爸（現今 55 歲）是工地工頭，因罹癌開刀，目前以少量短期工程為主，處於半退休狀態。除我們自家外，麻豆崙這一帶連做土水行業也是個群，我想這絕對不是偶然的，時間回到民國五六零年代工業起步的背景，麻豆崙屬台中海線的郊區，工作機會本以務農及工廠為主，男性以需大量勞動的務農為主，女性則以紡織業為主。除務農外，因著台中市區的建築工業起步，開始需要大量土水師傅的需求，尤以日薪高條件下，做土水成為麻豆崙男性取代低利潤務農工作的選擇之一，男性開始移動到市區學做土水。早期因市區與海線交通往返並不方便，所以都必須住在工寮裡，大伯說「國小畢業後（民國五十年）到市區學土水，一年只回來三次，清明節、普渡拜拜、農曆過年。不像現在開車很方便，沒有人住工寮，都是當天往返的（市區海線開車約 30 分鐘）」。從歷史軌跡看來，早期（民國四五零年代）群居住於工寮工人們的生活是相當緊密，緊密除了地域性的靠近，另一個主因與工地工班經營文化有關。建築行業通常以接工程為主，工程承攬通常由工頭負責，接案越多利潤越高，為要工程能夠接的多，代表工人也要多，除需要固定工班，工頭也需要多其他工人，以方便隨時人力調度，工人是工頭重要的資產。

工人從何而來？地域性是其一重點，找同鄉的做土水成立一個班底，一起賺錢一起相互照顧，有穩定的工班才能機會承包更多的工程，以賺取更多的利潤。然，同地區的群成為工班經營關係重要的線，有助於人力調度，難怪很多土水師傅都住在附近，地域性關係與工班經營文化相輔相成，這是互利互生的群體生存方式。除此發現外，性別也具有意義，從所謂身體大量勞動，傳統性別裡，粗重工作本屬男性，加上薪資高的要件下，男性被放置在賺錢養家活口的家庭角色，在性別期待之下，男性自然而然在麻豆崙的社區裡衍伸出土水群體，性別也是土水群體推手之一。這段整理中，從土農工商的歷史演變，衍伸出鄉入城的工作型態，又受到工地文化的影響，家庭群的緊密竟也推向土水群的相互支持系統。

肆、群體的爸爸

從家族群拉到工作群，眼中所見都是群體的生活型態。而，爸爸在各自兩個群體裡，這之間存有一種極端性，家庭群的靜默與工作群的活躍霸氣似乎是兩個爸爸，明明是同一個人，卻在不同場合有不同展現，這又是為什麼？

一、家族群，靜默的角落

常常家族群裡熱鬧聊天，爸爸卻總是安靜於一處。在如此密緊家族群裡，外形行為互動上，爸爸跟其他五位手足間最為疏遠。疏遠意思是說，常常每一次聚會時，阿伯和姑姑們在閒話家常時，連我媽和伯母也都同在一起閒聊，爸爸通常是沈默，面對姑姑們對爸爸的主動問候，總是停留一問一答，爸爸也未曾主動，且也未曾見過爸爸與阿伯們聊天，大多時候，爸爸是離開這個群，且自己在其他空間泡茶和看電視，總是在遠遠的地方待著。不過，若是堂哥或姐夫坐於客廳，爸爸則有話題可以聊，但內容多是爸爸在分享人生觀或是工程的討論。訪談中好奇問說「爸，你好像很少跟阿伯他們聊天厚？(台)」。爸爸當時沈默了一陣子才說「我也不知道耶，不知道要和他們聊什麼？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年紀差太多，但就真的不知道要聊什麼？好像沒有什麼共同話題？還有一個，就是很怕說錯話，說了不好聽的話，尤其我在跟老一輩的人說話，我都會更小心，很怕說錯話(台)」。關於爸爸這翻回應，我能夠理解因年紀而與兩個大伯距離，但對於說錯話的擔憂倒是第一次聽到。

從家族群的靜默拉回家庭群的爸爸，靜默及不在家也是常態。隨著年紀越大，身體體能已無法負荷太大量勞動，逐漸工作變少的他，常一人窩在舊家看電視及睡覺。爸媽兩個人像極了兩個個體戶生活型態，爸媽性格差異很大，媽媽是非常勤快及愛乾淨的人，相較之下，爸爸是比較懶及隨興的人，兩個人的互動，大概就是媽媽在指責爸爸，嫌棄爸爸讓舊家變的髒亂、垃圾不丟、家裡不整理等。加上爸爸有抽煙和吃檳榔的習性，尤其是檳榔，家族長輩總是在私下討論到底要怎樣才能戒掉，不僅生活習性被念，連爸爸成天窩在舊家也是被念，有次二伯私下

跟我說「妳爸窩在舊家抽煙吃檳榔、與朋友打麻將實在沒有用（台）」，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二伯是怎麼在看待爸爸的，當下我請二伯以二哥身份可以跟爸爸說說，二伯則回應我說「沒有用了，講不聽沒有用了，人家可能還覺得管太多（台）」。

與阿伯姑姑們訪談中也有意外發現，幾次談到對阿嬤的控或爸爸的習性，明明心裡似乎是有意見、有期待、有評價，但在言語上常表示「講也沒用或個性就是這樣子（台）」。我所理解的家族互動裡，指責或評價其實是會促使關係變得緊張，手足間選擇的是維持一個和諧的關係，尤其在爸爸與兄弟間的互動，沈默是維持和諧的最佳處方。最後，不論爸爸在家庭或家族裡的姿態，被念可理解為被嫌棄、被否定、或不好的，尤其媽媽的指責更為明顯，媽媽常說一句話「你老爸只一步好，就是會賺錢，其他的都沒有（台）」。面對這一切，爸爸選擇在家族裡靜默並待於一旁，想必也是維持家族及家庭的和諧性，這也是爸爸角色存在的重要使命。

二、工作群，霸氣的好客

相較於家庭靜默的爸爸，工作群體卻活躍不已。記憶中的爸爸永遠都在工作，早上七點出門晚上六七點回家吃飯後再出門，晚上十一點再回家睡覺，這是爸爸工作時的日常生活。爸爸是工地工頭，常常和一群工人聚在一起抽煙聊天，講話既霸氣又自在、三字經掛在嘴邊也是常有的事。我不大喜歡工人群聚於一起，原因是工人來家裡時，大家會抽煙吃檳榔、講話既大聲又粗俗，重點是大家走之後，我們小孩通常要幫忙收拾及整理，收拾並非最排斥的，真正排斥是抽煙和吃檳榔行為，煙很臭、檳榔很噁心，這些都讓家裡變的很髒。爸爸因工作關係，工地朋友非常多，雖然有時會有口角和肢體衝突，或常口中帶三字經把東西摔出去，講話雖不客氣，或和有些工人彼此幾乎不再往來，但朋友卻依舊很多。

爸爸待友上非常好客，常請人吃飯，每年過節過年會送禮，或是有東西都很願意與朋友分享。若跟朋友出去吃飯看到的幾乎都是爸爸在請客，吃飯中，爸爸

不一定跟朋友很多話聊，但我發現到他喜歡這種群聚於一起感覺。除非，有聊到土水工程時，爸爸才會一直講一直講，變的非常愛講話，我猜想這是爸爸熟悉的專業，講的過程中是一種老經驗之談，而工人朋友也聽著爸爸的指導，爸爸成了一位領導者或經驗分享者，享受於支配領導角色。這些工人是爸爸工作伙伴也是朋友，更是爸爸的聽眾，爸爸的好客裡，工地朋友的群聚給爸爸一個展現舞台，爸爸得到一種管理上的成就，同時工人朋友也得到工作經驗或擁有更多工程機會，爸爸面對工作群體不僅是個人價值實踐，反而是一種互利互生的群聚關係。

三、爸爸罹癌，短暫回家了

在外工作及朋友群聚的工頭老爸，因意外的癌症，回到家裡當爸爸了。事件生在 2012 農曆年後，當時我回到台南工作崗位、弟弟回澎湖當兵、妹妹回大學讀書，爸媽正準備回工地開工時，爸爸因為血尿至醫院檢查，竟無預警的發現膀胱癌第二期，從檢查、發現到住院及開刀在短短的不到一個月內完成，爸爸從工頭角色轉換為病人身份，開始漫長遙遙無期的復健生活。而，媽媽長時間台中榮總及清水家來回往返的交通移動及照顧辛勞，加上開刀後爸爸的情緒爆炸，對媽媽開始嫌東嫌西如炸彈般無預警的指責及漫罵，使得媽媽出現憂鬱狀態。經討論後，我建議爸爸請看護協助照顧，爸爸拒絕並提議要求妹妹休學返家協助照顧，妹妹不滿的電話向我哭訴「為什麼不請看護？我只剩一年要畢業且不想要休學」，當時的我考量到妹妹的學業和媽媽的辛勞，決定離職返家協助照顧，就這樣在家待了一年，也是我第一次與爸媽如此親密的生活。

回想起來，這一年實在既煎熬又顯得珍貴，煎熬在於初期，爸爸常半夜高燒不退而掛急診再住院，因此我也常半夜驚醒開車帶爸爸去醫院及陪伴住院，有幾次妹妹或表哥會來換班，讓我回家陪伴當時身體不好的媽媽，弟弟因在澎湖當兵根本不可能回來，了不起一個月回來三四天而已，主要由我這邊在打理居多。爸爸也因開刀後的身體不適，情緒兇猛如獅的難以互動，但這次卻無法閃躲只能共處著 有天爸爸在家又發瘋，認為媽媽沒用好尿管讓他不舒服，發瘋的把東西都

丟出去並一直罵媽媽，在旁的我終於忍不住走了過去，第一次不畏懼如獅的爸爸並吼說「到底是想要怎樣阿？她是你老婆，不是你傭人，大家都很努力了，你是想怎樣？是要我們怎麼做？不要再糟蹋她了好嗎？」。邊講邊哭邊氣的我，講完後就走到另一個房間，全身發抖的情緒慢慢緩下來後才看到媽媽在旁默默落淚，爸爸在躺椅上也在落淚，這一個畫面敘說著同一層樓的三個人裡各自承擔疾病帶來許多無奈的情緒，沒過幾分鐘後媽媽就默默走到爸爸身旁繼續原本該做的復健工作，爸爸則靜默躺著一句話也沒說，這是我們三人最煎熬的日子。不過，也因這次對爸爸語言上的直接，往後爸爸對媽媽有比較客氣，情緒也有比較穩定。

隨時間累積下的復健經驗，使用醫療器材的順手，加上爸爸身上插的管子慢慢拔除，八個月後，爸爸已不再依賴尿袋復健膀胱，主要由爸爸自己按壓腹部練習新膀胱的訓練，自此，我與媽媽的工作逐日減少，甚至到最後幾乎沒有我們的事情，只剩爸爸獨自與他的膀胱工作，這段期間卻也是我與爸爸最靠近日子。爸爸從一發現癌症後，無法工作及需要復健的日子，短暫的改變我們家庭生活型態，及建構一個新的爸爸。爸爸不再抽煙及吃檳榔，不管去那裡我們三人都會一起行動，三餐一起吃飯、一起在家看電視、一起去廟裡拜拜、或爸爸做司機開車帶我跟媽媽去逛市場，甚至後期爸爸會到外面公園健走，這些都不是爸爸開刀前會做的事。最印象深刻是，晚上吃完飯後，爸爸會和媽媽兩個人在我的房間看電視，爸爸雖話不多，但面對於偶爾接上幾句話又加上沒有抽煙吃檳榔的形象，這確實是我心中期待已久的爸爸，卻沒想到是在這罹癌條件下出現。當時，家族長輩知道爸爸為此戒煙和檳榔都非常開心，大姑姑甚至打算安排辦桌請客，慶祝爸爸戒癮成功，除受家族長輩們肯定，當時的爸爸相處起來也舒服。

但，過一年後，隨著爸爸身體復原，親密生活日子逐日消失。2013年4月爸爸決定回到工地工作，並自認視做土水為復健及培養體能場域，爸爸知道自己無法再接大工程工作，而媽媽也因爸爸生病這幾年身體勞動後，早已停止工地生活，所以爸爸就找一兩個很熟的工人阿伯在外接一兩個小工程，爸爸說過「現在

的工作只是讓生活有重心，賺錢根本不是他的需要（台）。不過，回到工地的生態，爸爸的煙和檳榔又開始了，回到工頭老爸的熟悉場域，開始與工人朋友聚在一起，晚上回家吃個飯又出門去，慢慢的關係開始疏遠。但有個不一樣地方是爸爸的朋友變的沒有以前多，爸爸生病時，曾經感慨的說「生病這段日子看了很多，朋友來來去去多數只是利益往來，真的生病時只有家人會守在身邊，大家就不會來往了（台）」。所以，現在的爸爸下班回家吃完飯仍往舊家去，不一定有朋友在舊家，但爸爸選擇一人待在舊家，除非手上有工程在跑，舊家才會有較多工人朋友群聚，不然就只有固定某一兩位叔叔會去舊家抽煙泡茶聊天打麻將。這一兩年，爸爸朋友在舊家群聚越來越頻繁，爸爸請工人朋友重新粉刷舊家，並裝了吸煙排煙機、兩台冷氣，這些都是爸爸在舊家群聚的朋友免費提供裝上去的，舊家空間重新整理，現在已成為爸爸與朋友的主要活動空間。

小結，「男性」競爭

整理爸爸在群體裡生活樣貌時，不知為何我腦中浮現競爭性，是競爭讓爸爸在群體裡有不同的展現方式。以家族群來說，男性被放置於一個經濟的位置，經濟收入高低，工作上的成就決定一個男性在家族裡的地位，尤其對於排行家中最小的爸爸而言，面對大伯是工頭、二伯是董事的土水基礎上，必須得更努力在經濟上拼鬥，以經濟地位來鞏固自己在家族裡的位置。外殼看似團結的家族群體裡，裡頭帶著一種無限期的比較及競爭意味，家庭成功與否對於性別不同賦予不同期待，男性地位以經濟收入作為標準、女性地位以家務管理及和諧做為標準，在爸媽的視野裡，滿足這些標準，才能達到家族的和諧目標，至今也做的非常稱職。而，爸爸的靜默在家庭裡確實如他所說擔心講錯話，爸爸心裡清楚手足間對於他的煙癮及檳榔是排斥的，工地環境誘惑無法戒癮確實也讓他在手足間更無法自在聊天，擔心被責備是其中之一，還有無法做到手足間的期待也是其中之一，這讓我想起爸爸有幾次與家族聊天時，手總是有意無意的遮嘴巴，我想滿口紅紅的口

腔就是無法對自己兄弟姊妹交代，尤其面對於曾經也在土水行業卻可以成功戒煙癮和戒檳榔的阿伯們，爸爸的這些習性依舊只是個人不夠努力歸因。

經濟是家族賦予男性的要責，回到工地場上的爸爸當然要卯足全力，經濟的財富的累積促使爸爸意氣風發的表現，今日經濟及工人人脈的累積成果，對爸爸而言是一種驕傲，諷刺的是，這份驕傲我未曾感受過，甚至根本不認同，原因於爸爸在家庭照顧責任角色上的隱形，這個隱形讓我們小孩與爸爸疏遠，甚至曾認為他不是一位負責任的父親。這一切的不適任，卻因著整理阿嬤在性別上的「控」，看見爸爸選擇負起家庭經濟賺錢的責任，從學徒成為師傅再拼鬥到工頭，工作上階級移動及勇於承擔經濟風險，以爸爸的位置來詮釋是相當稱職的。而，自認稱職的爸爸，卻在 2012 年無預警的罹膀胱癌進行手術後，暫時無法再工作且需進行復健一年的爸爸，待在家的他卻親身經驗與小孩關係的疏遠，產生一種不明白的斷裂經驗，這個發現是 2016 年上王增勇老師質性課堂裡的期末報告裡，我的研究對象是爸爸的罹癌經驗，爸爸在訪談過程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像之前你媽說我都没管過小孩，這句話困擾我很久，其實我很傷心。你們小孩也這樣說我，我認阿。後來這一兩年去找屏東阿伯（朋友）聊到這事，阿伯說你年輕的責任就是打拼賺錢，年輕就是為家計，所以疏忽了，現在老就是顧家園，我才覺得好受一點（台）」。爸爸的這翻話，我才真正意識到他在家庭關係裡的孤單，享受著經濟角色上帶給的成就，同時也得面家庭關係疏遠帶來的失落。

回觀爸爸生病這段歷程，病人身份理所當然安放爸爸待在家庭親密關係裡，但當身體復原離開病人角色後，健康的爸爸回到一家之主位置時，面對家庭緊密關係生活型態開始無所適從，為離開這種不習慣或不舒適，選擇回到熟悉的工地去，只能說阿嬤的控或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論述對於爸媽性別位置的分工影響非常深刻。現在的爸爸選擇在舊家經營是一個求生存、及存在定位，嘗試在找一個已無法再身體大量勞動的退休生活，把工人朋友群聚於舊家的生活型態，既熟悉又有存在感，或是得到工人朋友群體關係裡被需要，也是爸爸長年賴以為生

的生存姿態。但回到爸爸面家庭親密關係疏遠，爸爸的無所適從是性別刻痕導致而成，我想，爸爸或家族中的男性才是最渴望關係裡的親密。

第三節 土水工地真槍實彈

爸爸一路從學徒、師傅走到工頭，賣了四十年給土水；媽媽則賣了三十年給小工身份，坦白說，我們三個小孩的衣食無缺是爸媽大半輩子的土水勞動換來，而我們小孩對工地是陌生又帶些排斥。小時候，我與弟妹有幾次去工地經驗，對我而言印象只有兩個，一是，工頭老爸總是沒有耐心，對於我們的亂碰或亂走都是責備；而小工老媽總要我們注意環境的髒亂，要求我們不要弄髒衣服，包括睡午覺時都會準備一塊乾淨紙板讓我們躺著休息。第二印象，工地有很多飲料可以喝，我們總是期待拿飲料，不然就是中午訂便當有附飲料，每次沒喝完的飲料，媽媽會帶回家給我們喝，家裡冰箱總有很多飲料，這些是工地給我僅存的印象。

這個印象直到 2016 年去旁聽夏林清老師的家庭與社會課後，才開啟我對工地不同視野的認識。課堂裡，與夏老師對話關於我的家庭勞動經驗，及分享自己身上強烈自卑情結，夏老師回應中第一個就提到「還是跟進工地看看，去田調一下，先去工地再說」。進工地？我從來沒想過要去工地看看，搭著夏老師的回應，我開始與爸媽協調進工地時間。幸運的我，工頭老爸剛好接一個車廠工程改建，因為工人不足，媽媽也必須協助一到兩天，而我就順勢配合爸媽都會待在工地時間進場，第一次以工頭老爸的女兒角色，兼研究生書寫論文的田野紀錄位置進場，有意識的進到工地場域，重新梳理工地文化，貼近地刻畫出工頭老爸、小工老媽、工人叔叔阿伯們的生存姿態。

壹、土水夫妻，拼經濟

每天早上六七點，工人陸續來到家裡集合一同出發，爸爸就會到車庫整理一些基本器具²⁵上貨車，每天去的工地都不一樣，要看工程進度如何，如果很多工程同時在跑，大家就會被分配到不同工地，爸爸則需一天跑不同工程，確認工程的進度，通常也是講話最大聲的。鮮少看過寫東西的爸媽，在爸爸手上總有一本筆記本，常好奇問媽媽這是什麼？原來，這裡頭是爸媽自己畫格子寫上工人名字和日期，並需填上「工」字，代表今天有上工，目的是記錄每位工人上班工作天，在工地文化裡，做土水以日薪計算，工頭每半個月必須要發一次薪水，若建商來不及匯款給爸爸，爸爸必須代墊付給師傅及工人們。常常，發薪水日子一到，家裡聚集很多工人，叔叔/阿伯通常是土水師傅，主要負責工程的抹牆²⁶，而阿姨通常是小工，媽媽也是，除了遞水泥給師傅抹牆外，其他是打雜，如清洗工具、攪泥土等。爸爸的工頭身份，除了自己有時要抹牆外，還要準備器具/材料、請款發薪水、跑不同工程、確認每個師傅工作進度等。

像我爸媽這樣的師傅配小工夫妻搭配，是工地文化常態，這與工作型態與性別階級有關。土水角色分工中，師傅屬於技術性工作，主責抹牆、小工則屬無技術性雜工，主責清潔及幫忙師傅備料。師傅與小工為一組分工合作型態，分工是因為效率，有時工程進度有壓力時，一個小工必須同時幫兩至三個師傅備料，若小工手腳若利落，師傅效率相對也會提高。關於薪資部分，師傅與小工以日薪計價，兩人薪資差距 400~500 元之間，所以工地文化常說「土水夫妻一起賺錢比較快，也賺比較多」，夫妻搭配確實對於一個家庭經濟總收入有極大助力。角色分工裡，性別決定工地階級，不論是角色分工及薪資結構，男性的確高於女性。

²⁵ 鐵鎚、手推車、圓鋤、土桶（裝土用的）、土板（裝土水用的）、壓平尺（把牆壁刮平）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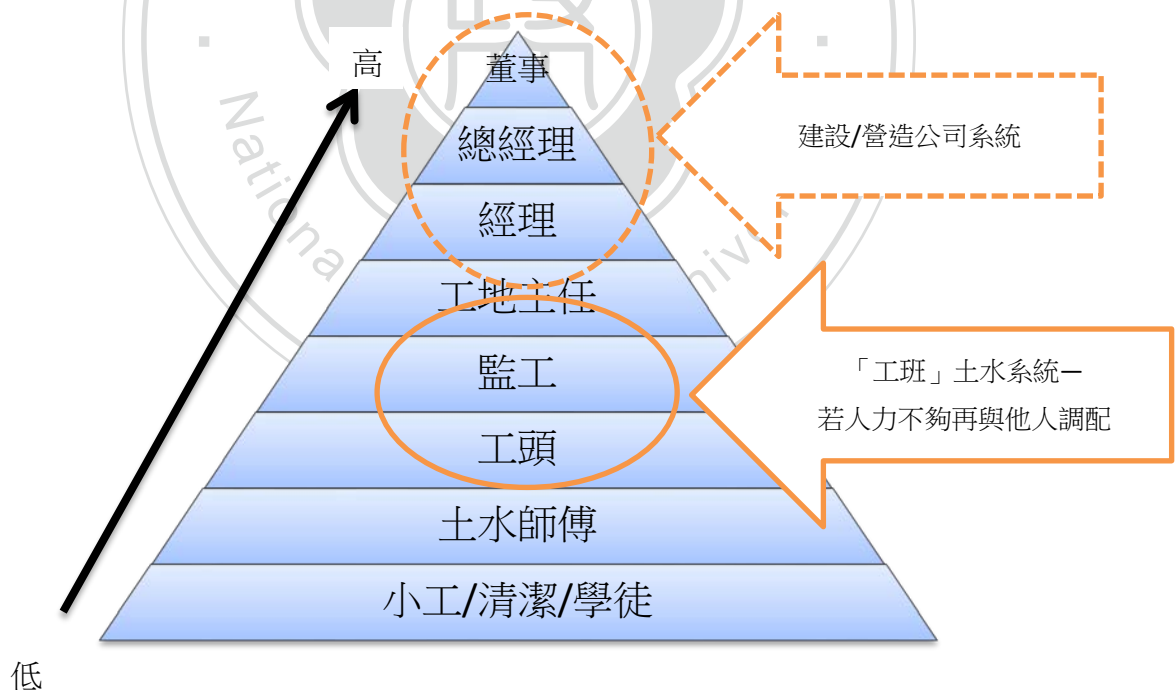
²⁶ 小工會把土和水攪在一起，然後給師傅抹牆壁，每個師傅會拿一個抹刀塗抹牆壁，技術好壞就看抹的外觀好不好看，技術好的人通常抹的時候就很順手。

關於土水薪資結構是配合市場起伏而定，爸爸說「民國 75 年退伍時大約 600 元，然後一路往上爬，曾經最好的時機是民國 83~85 年，台灣房子一直蓋，日薪有 2900 元；後來，民國 88~90 年，很多建商倒閉²⁷ 逐漸掉到 1700 元，當時爸爸也被倒了四百多萬，市場時機就沒再好過了，直到這一兩年才有漲一點，約 2200 元，但應該最多就是這樣了，這就是跟時機有關（台）」。爸爸看著時機，自己在民國 83 年決定離開大伯工班，自己出來做工頭接工程，爸想要試著挑戰自己的能耐，失敗備案則是退回去做土水師傅，認為還有一個退路。爸爸認為年輕時應該要拼一下，他說「可以看到自己接的工程從零到有的蓋起來，每次站在外面看都覺得很有成就感，這是金錢換不到的，所以才想試試自己做看看（台）」。比起土水師傅的固定日薪，做工頭拿工程是有經濟風險的，賺多也可能賠多，爸爸說「做老闆一定會賠錢的，自己比較幸運，賠的比較少（台）」。爸爸談論著自己的工作時，對於自己出來當工頭的決定是相當肯定的，除漂亮經濟成績外，也獲得豐厚的人脈。

談到工頭身份，抹牆已不是主要工作，主責是利潤精算及工班經營。利潤高低除材料估價能夠精打細算之外，更重要的是師傅與小工合作搭配上的效率，工頭利潤是以抹牆坪數計價，小工備料速度快，同時可備水泥給二到三個師傅，加上師傅們手腳也俐落的話，工頭利潤也會提高。由此可知，工頭利潤高低與師傅及小工工班效率有直接關係，在工班經營部分，以蓋大樓工程為例，工頭老爸除要確認每日工程進度外，需與上頭工地主任協調工程要求，同時與其他工頭協調工程進度，如裝潢、板模、大理石等，協調得宜工程才能掌握每個工程的進與出，難怪爸爸常說一個部分沒用好，另一個工程很難做，大家都要互相搭配才行。爸

²⁷ 參考蔡崇禮（2002）的論文，民國 75 至 90 年建築業興盛衰退重要震盪期。民國 75 開始房子蓋很多，房價一路上漲，工人薪資也直直漲。爸爸口中的被倒了四百多萬也停工一年多的前後，正是民國 88 年~90 年期間，當時台灣正好經歷九二一大地震、總統大選政黨輪替陳水扁上任，政爭不斷…90 年美國受 911 攻擊事件後所爆發之美阿戰爭導致國際局勢緊張、股市一片慘綠、傳統產業不斷外移…等，使台灣整體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超級嚴冬，消費者失去購屋意願與信心，建築業的倒閉潮讓爸爸的工程也都一一跳票，原來與政治政策、天災都有直接相關隨著台灣經濟起飛。

爸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形容工班經營的理念「工頭角色像將，工人像兵，工頭像是在帶兵打戰，工頭要勇，工人才會勇」。說到工班想到工人，工地工人進出既自由又無合約，以利潤高的工班為考量，明天不想來也無需報告或請假，想離開就離開，流動率相當高。所以，工頭能管得住工班除霸氣外，也必須維持好的關係，關係人脈經營成為工頭拿工程的基底，基底越厚才有可能賺更多錢，工班經營掌握度與賺錢則密切相關。分析至此，才發現媽媽不僅是家庭照顧的重要推手，也是工地工班文化裡重要的賢內助，想像媽媽不只是做工地裡小工原有的本份，更需要協助爸爸工頭角色上分擔，例如，推動每個土水師傅的效率、管理生財工具、與工人群維持關係等。工頭位置不約而同的推進爸媽站在工地的管理或監督位置，並把每一個工程視為自家事的工作心態，要拼的不只是經濟賺錢、關係的維持，還有把事情做好——符合雇主的期待。



圖五 做土水「管理」階層示意圖

貳、原來，這叫「工地」

工地田調基本資料

- 田野時間：2016/04/05
- 田野工地：靠近台中市河南路車廠重新裝潢及維修
- 田野身份：工頭老爸的女兒，論文田野場記錄
- 田野工程：預計一個月完工，具有時效性。所以，大理石、土水、裝潢、油漆等，皆需同步進行。

如往常般，一早七點工人手裡吃著早餐並集合於家門外，老爸確認器材上發財車後，大家就陸續出發，我與老媽和另三個土水師傅坐另一台車，師傅都是熟面孔的阿伯們，四十分鐘的車程很安靜，大家沒什麼在聊天。進到工地一樓裡，裡頭盡是錄音機的廣播和音樂，喇叭特大，工地工程器具聲音很大、工程車進進出出的聲音，東西會由樓上往下丟的聲音，這些聲音的交錯，聽廣播或音樂的喇叭需要更大聲，不然很難聽到音樂。六樓是爸媽主要工作樓層，土水工今日工作是抹外牆，師傅需走到戶外鷹架從六樓抹水泥到一樓，媽媽則在六樓用電攪拌機攪土，一旁還有裝潢在割木板的機械聲、割鐵塊（有火花和燒焦味的那種）同步進行，加上大喇叭的廣播聲，不到幾個小時，我的頭開始痛了起來，覺得好吵，連講個話都要很吃力。腦中想像著六樓空間算大，玻璃都是開著，聲音會跑出去，若是在空間比較小的室內，這些工程同步進行，面對這些聲音的工人只能接受。我的頭痛症狀想到爸媽長時間都是待在這種環境工作，面對於這些所謂噪音的干擾，時間一拉長，對一個人的生理心理是具有破壞性，不僅在身體上勞動付出，環境帶來的噪音更是一種勞心，是一個身心勞動的工作環境。除了環境吵外，還有很多灰塵、沙子、水泥粉、奇怪味道等瀰漫在肉眼看不到的工地裡。講到味道，一直聞到一些塑膠味道在瀰漫，但不知是從來那兒來的？就見某個工班的水泥小工問師傅說「這什麼味道阿？」，師傅說「這個味道應該是隔壁裝潢的在用的吧，這種味道聞久了對身體很不好，但也沒辦法」。當下我也沒繼續探究味道的來源？

只是在想工地的環境真是充滿各種不舒服，也不知味道、水泥粉、油漆味聞久了對身體的影響又是什麼？從好吵的聲音到難聞的味道，對工人身心都存在一種肉眼看不到勞動損傷。

另外，地上有許多鐵釘散落、拆裝的板子放在地上都有著一支支的鐵釘、許多垃圾散落一地、許多高架梯子到處都有，在我眼裡都是潛在危險。最危險的還不是這個，媽媽備好料給師傅們後，師傅就提一桶很重的原料走向六樓戶外鷹架去，我跟著爬上鷹架²⁸後轉個身，師傅們都不見了，看不見人影的我，開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想辦法遵循著聲音從六樓下到三樓去找師傅，走的過程中實在心驚膽戰，根本不知道鷹架穩不穩固，走的寬度約 30 公分剛好是一個人可以行走的大小。我好不容易見到師傅後並說「這個好危險喔，我轉個身你就不見了，你不怕喔？」。師傅說「這算是很安全的了，因為這幾年政府要求很嚴格，以前的鷹架只有現在的妳踩的一半大小。現在，妳看每一個鐵架都是有扣上，政府還會要求我們身上要綁上扣環，是一種保護沒錯，但有時是一種危險，因我們沒有習慣自己身上有扣環，自然的站起來反而更容易跌倒。不過，比起以前，現在真的安全很多了，以前才是在玩命工作」。

經歷過幾個小時，發現在工地生活真是不容易，環境的吵雜外，我也完全幫不上忙，工作的粗重及爬高爬低的擔憂，這些我都做不來，要適應工地文化一點也不簡單。終於到了中午十二點吃飯，所有工人都非常準時到一樓領取便當，工人們吃很快且一個一個不見了，後來才知道大家是趕快跑去午休，幾乎每個工人會去找一個角落找個乾淨紙板舖著小睡午覺，下午一點隨著機械聲的開始，身體又動工了。吃飯時，我跟媽媽提到工地吵的事，媽媽說「是阿!!!!我那時懷孕時都挺著大肚子來工作，記得要生你們的一個月前才沒來工地，我現在就在想說胎

²⁸ 它是用鐵架從一樓慢慢搭上去，搭完後外頭還會用布圍起來，主要考量是安全性，用途是要讓工人可以做戶外工程時方便進行工作，這是一棟六層樓高的車廠改修，因為外部牆要打掉要重新上水泥和上防水牆，所以外部搭上鷹架，方便工人可在外工作和移動。

教的事，會不會就是工地環境太吵了，每天逼逼碰碰，所以你們三個小孩才會那麼壞，做什麼事都定不下心來（台）。媽媽自己提起這件事時，我更佩服媽媽在工地裡的生存，一天中午休息一個小時，工作需待在至少連續八個小時吵雜聲響，到底是誰受的了？長年累積下來，下班回到家的爸媽，個性上反應於在我身上的爆與躁可說是最做自己的一種放鬆互動方式。

參、工頭生存

午睡過後，老爸招了手要我跟他一起，順勢的把他手上筆記本 pass 到我手上來，一瞬間我成了一個小跟班拿著本子跟在老爸後方走。老爸拿著米尺帶我量各樓層廁所的距離，當下的我並不知老爸在幹麻，老爸只叫我記著某些數字。過程中，因為不知道要幹麻，很怕自己一個沒做好爸爸會生氣，也都小心翼翼，兩個人的獨處依舊存有壓力。接著，老爸帶我去到裝潢區看師傅們工作，簡單跟我分享他們在幹麻，裝潢工程因為一直裁切木板實在很吵，但爸爸卻能夠在吵雜的裝潢區裡跟師傅們自在聊天，除佩服外，我更認為爸爸已經相當習慣工地生態。老爸順勢把我介紹裝潢工頭，說「這我的女兒，他要來訪問我們，了解…」，當下老爸好似說不太出來，裝潢工頭接著說「是要來了解我們工地文化的嗎？那你就跟著你老爸走走看看就知道了阿」。他們兩人有說有笑的，裝潢工頭也誇獎老爸，我就問裝潢工頭說「你不覺得我爸講話很直嗎？口氣很衝嗎？」。裝潢工頭回說「不會阿!! 你爸在工地裡算是講話最客氣最不衝了，最好相處的了」。裝潢工頭的回應，讓我認為老爸平常講話大聲的口吻是在工地生態裡被養成的，包括管理工班及協調工程的霸氣威嚴，這是工地裡管理者必須要有的生存姿態。

確實，一個下午跟著老爸走來走去，我看他與各部門的工頭都是有說有笑，對其他部門的工人也都很友善，常會去搭個幾句開個玩笑，送個煙檳榔之類的。而，與工地主任講話就比較嚴肅，在聊工程進度時，老爸講話方式非常直接說明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老爸也跟我說「我不喜歡工地主任，主任想的簡單很多

事情不能這樣做，所以我沒打算聽他的（台）」，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老爸如此直接的在對人評價。回到爸爸對於自己的工班，既嚴肅又是風趣，爸爸都會買飲料給工班喝，爸說「看我的心情，我爽就請，不爽就不請，請飲料是看工頭自己的意願」。但，若看到在偷懶的工人，爸爸也會三字經直接過去，當時有兩個日領八百元的年輕人，他們主負責清垃圾及打雜臨工，爸對著他們說「幹你娘，你們再愛做不做明天就不要給我來了（台）」，兩位年輕人也是笑笑的溜去另一區繼續收垃圾。跟著工地老爸的一天，活像隻老虎般張牙舞爪的自在發威...重新理解開始稀釋對於老爸的恐懼，也重新貼近爸爸口中的髒話、還有一直以來最令我討厭的檳榔及煙，開啟新的理解和詮釋...

肆、靠天，幹你娘

「幹，靠天，幹你娘」這些主流論文稱之為髒話的詞，轉換於工地使用成為聊天的語助詞。詞性定調的轉換，讓我想起與青少年一起工作時，我不也三不五時來個幹你娘之類的，並定調與這些詞是與少年互動的生活語言。但回到自身把這些詞放回大人身份時，我對大人有一個需得體表現、以身作則的標準，所以，當大人口中講出這些詞語，聽起像是開玩笑的在講，我認定為粗俗，若是口氣較差的講，則認為是在發脾氣，視髒話為攻擊人的語言，我對於這些語詞因為不同對象而定了兩個不同標準。在進入工人文化裡，所謂的髒話是一種生活互動問候，也是在工地生存的講話方式，它不是惡意、也不是攻擊、更不是粗俗，它只是一種文化互動。除此之外，帶有火爆情緒的髒話也是工頭經營工班生存之道，爸爸常「說工人百百種，很愛喝酒的、很懶的、個性很差的，有時候喝起酒來就在發酒瘋，當下一定要比工人兇狠，不然壓不住這些人，會引來更多麻煩（台）」。爸爸在面對各式各樣的工人習性，以暴制暴既快速又有效，才能承擔工頭角色。

工地語言的重新詮釋，鬆動心中第一個恐懼，過往爸爸情緒爆的表達方式及講話方式，我都視為一種情緒失控、及難溝通。但把爸爸放回工地文化裡，這些

不就是工地的聊天方式。藉由論文為工具開啟與爸爸的獨處機會，確實慢慢培養出承受爸爸語言直接的能耐，因為這是爸爸平常的講話方式，相信沒有攻擊意圖。而，媽媽躁的部分，女性在工地階級裡雜工的底層，加上身體勞動比不上男性優勢，但又得待著拼經濟，儘管自己身體有許多的不舒服，依舊用力的告訴自己撐著，工地環境不友善的勞動條件壓在媽媽身上，加上偶爾需面對爸爸無預期的爆，我猜媽媽在家裡躁的指責，可能是用盡力氣控制得宜的最佳展現方式。

伍、菸與檳榔，交際媒介

隨著健康意識抬頭，因菸與肺癌、檳榔與口腔癌已被畫為等號，很多人漸漸離開這兩樣東西。而工地群裡，菸與檳榔依舊存在，但爸爸說吃檳榔的人越來越少，除對口腔癌擔憂外，還有就是滿口紅紅的外在形象不雅觀，但爸爸卻仍還在吃。而，煙依舊普遍，在工地時，老爸帶著我巡一到六樓工程時，只要遇到工頭或工人，老爸順手遞菸過去，彼此抽煙聊天，通常聊到抽完一根煙才會到下一個樓層去，遇下個工人時再遞菸，循環性的輪翻上演。有時，遞菸時工人可能推說「我不吃」，遞菸人還會說「呷一支又沒關係啦，來啦（台）」，上演推來推去的戲碼。遞菸、遞檳榔這些行為一點也不陌生，從小到大看著爸爸以此方式與朋友互動，進到工地裡，更是普遍不已，而工人群也都很習慣如此，一見面先遞菸再聊天，工地裡的遞菸文化是什麼？

對工頭老爸而言，菸與檳榔是他口袋裡的必備物品，是一種交際的媒介，抽煙時邊聊天邊休息，進入小憩的狀態，菸不只是提神，更是短暫的休息和放鬆，提供一個短暫喘息空間，這個狀態存在於同是工頭位階裡，一種友好交際關係。此外，工頭遞菸於工人時，另存有一種階級性，像是照顧及分享意圖，相反的，工頭遞菸於老闆則是一種尊重及服務，不同位置間的遞菸分別有不同意涵存在，但都是一種友好交際的表現、一種關係經營的媒介。座落於關係經營，身為工頭的老爸，口袋裡，菸與檳榔當然不可或缺，也跟他整整四十年，它們已成為老爸

日常生活中的一份子，說到「戒」又談何容易，尤其老爸視工作為存在價值定調，離不開工地朋友群，也難以離開菸與檳榔。外面看的人可以簡化的說老爸的意志力不夠，但面環境工人群體的拉扯，加上四十年的慣性，要戒此習性真的是一大挑戰。

從爸爸生命故事裡，可看出爸爸也花了大輩子努力「做好」，爸爸努力做到身為兒子該有的孝順、做到承擔家庭經濟重責、做到工地職場上該有的管理責任。「盡力做到好」成就今日已年過五十的爸爸享受於無需再用力煩惱經濟的生活。雖如此，今日的爸爸面對身體無法負荷的勞動，慢慢淡出土水行業，舊家空間暫時性的安放爸爸待在朋友群聚生活裡，但真正要對付的是內在的存在價值，工作角色轉換、家庭角色隱形，爸爸進入不知自己可以幹麻的日常，尤其今年我與爸爸的聊天互動裡，爸爸訴說著「沒有做工，不知自己可以幹麼」這類語言，並為此現狀感到憂愁，現在的爸爸面對的挑戰是下半生退休後生涯的另一個議題。

結論，家庭生存議題

梳理爸媽的勞動家庭故事，走進爸媽賴以為生的土水工地現場，這段我與家庭工作歷程中，從對爸媽的情緒暴躁，此刻已走到性別階級議題。除了看見爸媽努力做好，符合性別階級裡男主外女主內的論述，也抓出自己的「戰」與「它」引爆根源於原生家庭的生存性。

回到媽媽這一輩子的身體勞動及角色承擔，我看到的是以控制方式生存，確保自己不失序，這不也是我身體長年對付的「它」，原來，停不下來的身體是在尋求角色安放及階級翻身可能性，角色可以讓一個人身上背付著許多理所當然的事務，同時也讓家庭裡的各組關係或社會維持一種穩定性，維持秩序成了生命中的唯一準則，失序便順理成章成為一種負向徵兆，當角色失職，很快被導向於是個人不夠努力的自我否定結論，但試問角色的任務分工又是何以生成的？我想，閃躲個人責任歸究的失序現象，面對於社會角色覆蓋之下的秩序鞏固，失序與秩序的二元非黑即白現象，都在要求個人要獨自承擔及面對，也許就是這個壓著媽媽的身體，帶來許多莫名病痛的主因，也常常壓垮人在各組關係中的主體性，只是披著角色遵循做事；相對的，受角色壓迫長大歷程中，媽媽或我也長成下一個壓迫者，以獲得支配及控制，享受同時也受著宰制，存有一種無底洞的矛盾性。

矛盾也進入我與爸爸關係裡，爸爸故事的進入，刻畫出性別階級對我的刻痕，尤其在不允許自己失控的生存裡，對於爸爸爆的失控認為是一種允許的權力（power），爸媽之間控與失控的鮮明差異，開始長出性別角色差異帶出階級性，也長成一組壓迫與受壓迫的關係，充滿著對立張力，養出「戰」的競爭關係，尤以男性更為鮮明。但矛盾之處在於，身上已承載媽媽情緒背後的秩序感，卡在家庭角色的長年規訓，面對爸爸的失序，女兒的我只能順從，因為對立及抵抗只會破壞家庭和諧性，我不想成為一位失序的家庭成員。家庭中，性別差異而帶來的不同權力位置，為壓住自己的秩序、抵制爸爸的失序，既指責又討好的受害者的

「戰」，成為我在家庭生存的姿態，可以鞏固媽媽長年護航的家庭和諧性，同時又可存有對於父權合理的不滿，這是在家庭裡長女角色存在的意義。

回到自身生存議題，「戰」與「它」是從小跟爸媽的關係角力中生產出來的，說穿了，我們都同樣在經驗性別階級裡帶給的權力位置還有宰制，但都各自單一以個體方式在因應。家庭鑲嵌於性別、及勞動階級的社會性生存條件一一牽動著成員的生存姿態，想起夏林清老師在家庭與社會的課堂裡對我說過「妳怎麼很像是真空般的生活？」，沒錯!!!! 長久以來，我選擇少回家的空間轉換，閃躲關係的張力，才養出「戰」「它」假性的生存議題，回到自身議題，骨子裡要面對的是家庭長出來的性別勞動階級的刻痕，只有返身回到家庭，拆解包裹在各組斷裂關係裡的社會性，一種立體性的視框辯識，才有可能鬆動「戰」「它」，邁向「和」「解」。



第七章 身體穿越性別階級

我需要呼吸，我需要活著，我需要呼吸，我渴望活著。

可是，我卻沒辦法決定。

可是阿，這要由它來決定。

當我決定，這件事告訴你，你們不知道怎麼回應，

我的心空了，我不知該怎麼了？

我說了，但你不懂，我想你不懂，沒有條件懂我

可是阿

我是多麼想回家

可是阿

我發現我想要回家，我想要回家，我想要到達

可是我回不去，我回不去阿~~

我想要回家，我想要回家，這麼簡單的事卻那麼困難，

我想要回家，

我還能回家嗎？

回家怎麼面對你們的不安和悲傷阿~

呼吸~

我需要呼吸

我需要呼吸，我需要呼吸

就讓我呼吸~

摘自於賴儀婷（小賴）為我做的創作曲²⁹（2015.06）

²⁹ 小賴，本名賴儀婷，本身是社工背景，並以吉它音樂為媒介跟人工作，此曲創作於賴儀婷（小賴）受勵馨基金會邀請辦理背著吉它靠近你之社工敘說療癒之夜，當時我的狀態正在經驗自己的崩壞，且對於爸媽開始埋怨，選擇上台敘說這個狀態，渴望自己也可以得到一個出口。此曲創作，小賴透過一對一的問與答中，即興創作而成。

上頭曲是碩一學習挫敗加上埋怨爸媽狀態下的心聲，努力尋求出口的我，譜出當下指責他人姿態，又不願接受自己無能狀態。從第一章走至第六章，一一回應著上頭這首曲，今日的我無需再用力呼吸證明些什麼，反而經驗身體當下的呼吸，體察自己的狀態；今日的我無需再害怕回家，因為漸漸離開承擔母親、及害怕父權的家庭位置，走向練習主體化的歷程。二十九年（碩一前），過去「戰」「它」，我的主體包裹於爆衝的失序及壓抑的秩序這之間，產生一種極端的斷裂，不僅切斷我與自己的感覺，也切斷我與他人關係的發展，順理成章落入自我情緒行為管理的個人改變議題，開始工具性的使用自己，生存目的在於我要好好的，我不能失序。接著，三年前（碩一下），帶著二十多年的生存主體走進研究所的課堂，隨著曾經失控的情緒、及失序的生命經驗文本一一出土，細膩穿透「戰」「它」的情緒斷裂，慢慢走向多層次社會性的穿越道路上。穿越層次中，以求學經驗、及工作衝突經驗為個人失序開啟，回觀到我與爸媽關係張力，拼裝出爸媽各自的勞動家庭，並進入工地現場捕捉，每一場域的切換，抓出其中的關連性，才抓出「戰」「它」的核心議題為「性別階級」。

從個人情緒斷裂走到性別階級議題，我不再要求自己好再更好，我對於權威階級關係不再只是戰鬥及對立，尤其對於男性權威身份有更高敏銳自我辯識。這些年來，我深刻的經驗到性別階級帶給我身上的力道，也想像著五十幾歲的爸媽也許都在各自角色及位置上，有著一些不能說的話、說不出的話、或說不清楚的話，透視爸媽狀態的立體性，視框的移動，身體開始鬆動，這個鬆訴說著放過自己，也放過爸媽。對我而言，生命敘事的本質，反映是個人主體歷程的轉化，「戰」「它」的細細爬梳，經由日常生活的行動辯識，練習穿越過往慣有戰鬥生存姿態，正在嘗試一種有別於以往的生活姿態。這一哩路，身體及性別階級拉出兩個層次論述，分別是「認」及「反」「思」。「認」的部分，重新**認識**自己身體的病痛、**認回**自己土水家庭的勞動階級身份；「反」「思」部分，首先，**反對**身體病痛單一

一組醫病關係，**思考**人的身體無名病痛是源頭於社會性各個角色的擠壓之下；最後，**回觀**土水勞動家庭身份，覺察到自己也是仰賴身體勞動在與社會產生連結，回到受教育的歷程中，實際身體走過一回，卻發現認知上的知識學習與身體上的經驗學習，兩者間無法接軌的斷裂。**穿透**斷裂性，有能力開始**辯識**受教育現場是否存有一種階級性，拉出階級與教育的關係線，我意識到所經驗過的教育現場正是階級的製造端，且自深內化在社會各組關係進行階級複製，此段文字的爬梳，我深刻的經驗自己主體正在慢慢移動—**用身體穿越性別階級**。

第一節 「身體」經驗之自我敘說

我如何使用我的身體？我使用身體建構知識、我使用身體與社會產生連結，身體的使用敘說的是經驗累積，但同時也代表著，身體沒有經驗過的事情，我根本無法理解，這也是讓我在受教育中挫敗的最主要原因。仰賴於身體學習的我，勞動的累積對身體有刺激的學習，但同時也帶來無名的病痛。身體病痛感竟意外成為一種停下思考的動能，嘗試與病痛共處外，漸漸意識到刺激身體反應的學習之法需要調整。拿起對身體負責的責任，在自我敘說這三年裡，帶著身體病痛，經驗身體不習慣的「慢」；同時，也拿起身體經驗學習方式，身體力行回去面對父親，經驗父女關係的「親密」，品嚐到父親的愛。

我的身體經驗自我敘說三年多以來，這條路還在走且看不見終點，三不五時回頭望起這條路的入口處，清晰寫著情緒暴躁與身體病痛，暴躁與病痛是拿回個人主體的關鍵起端。回憶起今年 6/19 Final 現場，指導老師王增勇老師說道「**爆跟躁是妳的生命力 (2017)**」。此話一出，細細咀嚼後，我認為身體經驗的感受和情緒反應著一個人生存處境，從來都不是肉眼所見的個人問題歸因。因此，我相信勇於面對自己身體經驗的各種不舒適感受且不對此評價，是長出屬於自己主體的重要關鍵第一步。

● 經驗身體的「慢」

烙印於媽媽身上的性別階級符號，幫助我梳理對自己的不允許，尤其在失衡的家務分工經驗累積之下，三十年來長女身份，骨子裡拼鬥的核心是階級翻身，看似單純每一次證明我行的行動中，真正要拼鬥的是性別帶來的階層化，及跳脫勞動底層，朝向一個中產階級的生活想像，這才是不允許自己身體停滯主要原因，深怕一個停滯，害怕自己在群體裡消失或不被看見，而訓練出停不下來的身體。

拿起這份害怕及停滯，在認知上，接受它是日常一部分，在身體工作上，日常生活有了很大變化，完全放掉過往習以為常的每日激烈運動，工作不再連續緊湊、單車不再是在台北唯一交通工具、吃飯不再以自己下廚為唯一選擇，這些「不再」，目的是離開時時刻刻都是在勞動的處境，並在生活中創造一些空間，推進身體可以靜態的與自己獨處。透過理性空間的創造及選擇，感性上，開始嘗試選擇與身體感官同在的放鬆之路，尋尋覓覓之中，今年二月嘗試選擇輔仁大學社科院開辦的雅樂舞³⁰課程為身體和解之路。雅樂舞強調「眼球放在眼眶下方（內觀）、整體放鬆、局部用力、力量釋放到末端」四大原則，主要探索自己跟身體之間的關係並學習放鬆，我認為這是我身體所需要的。上課至今將近三個月，身體放鬆及力量使用覺察是目前最大的學習，經驗身體中的各種感受，包括肌肉緊的不舒適、骨盆不平衡帶來壓迫上的疼痛，這一切訴說著，肌肉不會放鬆、及身體過度使用造成肉眼看不見的傷害，猜想這些都是過往歲月身體勞動累積下來的。透過做雅樂動作經驗身體的僵、卡、緊，經過敘說及身體覺察練習，這是目前與身體慢慢相處的日常。

³⁰ 它是孔廟祭孔時跳的佾舞，就是雅樂舞的一種。雅樂舞可說是中國最古老的舞蹈：西周周公制禮作樂，首開「雅樂舞」的先河，確立了「詩、舞、樂」三位一體的格局。由於雅樂舞以禮為度，內蘊中國人最重視的「關係」：我與自己身心的關係、他人與我的關係、歷史祖先與我的關係、天地自然與我的關係……等等，所以向來為士大夫子弟從小所必須學習與內化的。陳玉秀老師以三十多年的時間，解構雅樂舞，分析出「放鬆」、「維持中心軸」、「力量由軀幹釋放到末端」、「氣往下沉」、「以最省力流暢為原則完成動作」、「出力對稱且平衡」……等等身心元素，並且成功重組還原屬於中國人的身體動態結構，同時積極建構出一套完備可行的訓練原則與流程。

- 經驗男性權威第一次的「親密」

相較於家人的訪談，帶著性別階級符號的我，與爸爸工作是論文中最艱困的挑戰，過程中，還是避免不了衝突的產生，但也是衝突間的情緒對話，解除父女權威關係，轉化成一組朋友關係。回觀一切，論文在父女關係中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媒介，訪談互動中，我的姿態轉變促使父女權威關係的化解，從一開始個人小心翼翼的討好，走到對父親權威的不滿，到最後走入友伴關係，這一切發生在我與爸爸這組關係中的真實，更值得被紀錄如下。

起初，我的姿態慣用討好姿態與爸爸聊天，對於我的提問，爸爸常是拉回自己想說的人生大道理，或進到一個指導者來教育我的論文可以如何執行，面對爸爸對於我的提問無法聚焦感到困擾外，同時認為爸爸不了解論文的軸線但又老是在指導位置而有深深不滿，或是，爸爸只要一聊則難以停下，記得有次，從晚上九點聊到十二點多，非常困的我，爸爸卻一直說「再聊一下，再一下下就好了(台)」，但事實上就是想要有人陪伴及聽他說話，幾次經驗下，總是以小心翼翼狀態進入，但以沒耐心甚至不滿結束當次訪談，也對於要再跟爸爸談話意願變低。直到唯一一次電話訪談時，電話中的我跟爸爸確認一些家族史部分，爸爸一樣的又踩在指導者位置，告訴我說「妳不能這樣寫，寫東西不要東一塊西一塊，要分重點才行，要有想法」之類大道理，當下的我相當不滿，並假裝沒事的掛電話，心裡決定改變原定明天要回清水計畫，媽媽好奇關切我的不回家，我才生氣說出對於爸爸每次訪談的不滿，並暫時不想再看到他。媽媽知道我的情緒後，當天晚上就看到爸爸的連續兩通來電並接起，爸爸說「聽妳媽說我讓妳不開心，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我覺得昨天電話聊天蠻 ok 的阿，不然妳告訴我怎麼了？我覺得莫名其妙(台)」。爸爸主動提出後，我在電話中開始尾尾道出對爸爸訪談中的所有不滿，電話那頭的爸爸傳來的多是笑聲跟安靜在聽，兩人講了三四十分鐘後，爸爸在最後才說「其實…照妳這樣講，我也可以直接說那父女就不要做了，不然…妳就把我當朋友好了，這樣妳就不用講話小心翼翼阿，想講什麼就講什麼…(台)」。

電話前爸爸還說「很晚了，趕快回家，自己小心一點（台）」。這通電話裡，我的情緒張力加上爸爸的回應如實的打破父女關係既存的框架，第一層，再次經驗個人迷失—受害及討好姿態的宰制；第二層，個人真實情緒的包裹；第三層，父權關係上下階級。三層逐一的破除是從那天晚上觸動而成，我開始相信爸爸是有意願且照顧我的人，關係使力上，我拿起一個平等的關係，決定回家去跟爸爸核對論文裡的資料分析及命名。

核對是整篇論文與爸爸工作的最後部分，這段歷程對於父女權威關係的化解是大力的推進，這次，爸爸也少於插話並安靜聽完我的分析，聽後，爸爸回應也道出同意與不同意之處，爸爸也攤出個人情感上及困境，爸爸對於接下來半退休生活茫然並說「妳知道嗎？不知道自己可以幹麻真的比死還要痛苦（台）」。再者，聊到菸與檳榔的分析時，爸爸也嘆氣並搖頭道出「自己也很無奈，想改卻改不了，就會一直很想吃，又不知道要怎麼樣才可以改，有夠難的（台）」，核對過程逐漸變成女兒在聽爸爸心事，我相信這是我們倆第一次共同經驗到的親密，寫到此，心裡一陣鼻酸，這份情緒並非難過，而是對自己的努力感到欣慰，並喜歡現在如友伴間的父女關係。這組父女關係新的經驗注入，也開始發酵於我在面對於其他男性權威者的位置，慢慢練習、慢慢走…

第二節 穿越性別階級

● 階級無所不在

我以身體勞動為存在價值，同時，我有個勞動階級身份，我出生在一個土水家庭，我的爸爸是工頭，我的媽媽是小工。論文書寫歷程中，不斷的在爬梳自己與階級的關係，尤其與爸爸訪談，是一場性別階級視框移動的真槍實彈，渴望走上穿越層次，於論文的尾聲，我決定邀請爸媽北上來到政大參與我的口試，當初會此份邀請，主因是因為論文的訪談過程中，爸媽擔任受訪者協助完成本論文，故希望敘說故事時，爸媽能一起經驗及參與，其中也渴望得到爸媽肯定。而，當

天爸媽的參與，卻再次深刻經驗到我與階級的關係。6/19 Final 當天，爸媽於社科院十四樓電梯門口出現那一刻，如夢境一樣的不真實。教授身份、長住於台中清水的爸媽、研究生兼土水工長女的我，當全部人進到課堂教室裡，爸媽與教授同在一個學術殿堂空間裡，畫面中的格格不入對我而言，就是階級。這個深刻的身體經驗敘說著我的階級視框，教授身份出現在學術殿堂的空間，爸媽身份出現在工地或家庭空間，當爸媽一被放置於課堂教室裡，腦中浮出的不習慣畫面，原來是空間本身是創造階級，不單只是建構身份與職位上。對空間有新的理解外，三位口委給予的回饋與建議，在口試現場又帶著我經驗到對性別階級的穿越。

我正在經驗，認回自己身上所屬的土水家庭勞動階級，而反思的是，何以我需要花三年時間認回這個身份？再細問自己研究所以前，我何以視土水為一種底層勞動階級，甚至是排斥？兩個疑問的自我反思，扣回於以身體勞動為生存本能的自我，身份的斷裂源頭是受教育現場，也就是台灣教育體制。我所經驗的教育現場，國小到大學，體育課的運動場常是我身體伸展的主場，但教育體制的主場不在於此，且身體經驗在課堂上也不需要說，而是一味的浸泡於教育體制的成績遊戲規則，學習及模仿學術殿堂裡的抽象語言，目的在於推進自己與專業對話，語言本身是權力也是階級，在打造自己階級的同時，也創造出與他人上對下的階層性，而，身體所經驗的真實語言卻慢慢消逝而去，甚至不符合教育體制的遊戲規則。規則裡，我的身體深刻經驗到與教育體制的斷裂不適感，拿起這份感受，推進我進入到階級遊戲中並嘗試複製以安放自己，甚至把腳踩在爸媽的土水勞動階級身份，並否認它的存在，這是我所經驗到的教育體制。穿透於此，原來教育體制環境既是建構階級也同在複製。如今，即將畢業的我，準備進到教育工作現場，我的故事告訴自己，教育存在本質目的為打破階級、並以身體所經驗的感受為敘事，創造以身體經驗建構知識的教育現場，打造一個以身體經驗為主體的學習平台，相信身體經驗是一種生存型態，更是一種學習方式。

● Final 花絮—與王增勇老師「擁抱」

階級無所不在，更明顯的反應在我與男性身份別上，當初在決定以王增勇老師為指導時，心裡卻有一種莫名的焦慮，想像自己要與王增勇老師一起論文工作數百日子，對於男性權威身份別有著許多擔心和害怕，緊張焦慮的交疊，推我大膽向王老師提出找楊蓓老師共同指導動能（就知道有多擔憂），幸運的是，也順利得到王老師同意。這三年論文整理，不用面對王老師的男性權威身份別，確實減緩我在論文書寫上不用面對王老師的焦慮。直到去年至今年裡走過 Proposal 及 Final 兩場口試，王老師的建議與回饋相當直接且精準，身體真實在經驗面對一位男性權威身份的緊張及些許害怕，甚至正眼面對王老師都顯的相當不自在，我相當清楚知道這些感受不是別的，而是自己正籠罩於性別階級下，也是自己身上長久來的刻痕，拿起這個辨識後，是能更自在面對王老師，這些身體感受騙了別人，但騙不了自己。

最後，Final 結束後公佈成績時，王老師起身主動走向我伸出手握手並說「恭喜，與論文分手了（2017）」。幾秒鐘後，王老師自在的給我一個擁抱，身體的緊張非常明顯，當下選擇讓自己停留在這個擁抱當下，告訴自己正走在與性別階級的和解道路上，尤其是身體真實經驗到過去如此畏懼的男性權威擁抱，當下擁抱是溫暖的、及被鼓勵姿態，那一瞬間，身體沒有抵抗也不再緊張，我的身體深刻的經驗到與男性權威者溫柔的靠近，這就是我的生存方式—身體經驗學習。

「終」…「曲」…

，時而談過去、時而談現在，時間的跳動、及來回移動都使自己處於混亂狀態，混亂是自我敘說書寫者必經歷程。但，為何混亂呢？在不同經驗、在不同狀態間的碰撞，總是迸出無限性的矛盾，卻又夾雜著當下自己此時此刻的狀態。多重狀態的交疊性，使我與文本的關係發展，常是回頭修正、或段落逐一增減、或

是全部砍掉重練，這是三年裡常發生的事，反覆來回發生實在煎熬，卻也在這份煎熬裡的浸泡，才深刻經驗到與自己身體的共處，及穿越性別階級的歷程，沒有這些年的苦頭，那來此刻的甜美。

最後，結論暫以「終」…「曲」為題，終曲不是結束，而是「終」於…開始展現屬於自己主體的「曲」子。回到本篇論文的序曲「戰」「它」，從慢慢鬆動一切務必得好好的掌握控制及秩序感，到接納失序及失控的真實性，與自己身體和解，並解開性別階級的競爭對立關係，並從單打獨鬥進入到群己互動，如同現在與爸爸的父女關係正走在一組朋友互動關係。「戰」，其實是一種身體經驗建構知識的學習路徑；「它」，談論則是自己與階級的關係，整部曲，來來回回修改走了三年多。這些日子以來，我視書寫生活為休耕狀態，過去的勞動是身體耕作經驗的累積，進入休耕期的我，拿起陌生的閱讀與書寫能力，視閱讀如照護，增加身體內在的滋養；視書寫有如翻土，翻騰著身上存有的各種身體及感官經驗，穿越各種主流論述裡的視框。走了三年的休耕期，重新詮釋「戰」與「它」路徑中，認回自己的勞動身份，同時建構出自我存在的價值及意義，在未來的每一刻，渴望譜出自由的主體，這部曲，我才正要開始走!!!!!!!!!!!!

參考文獻

壹、書目資料

Dale, E. (1946). The cone of experience. In Audio-visual methods in teaching. (pp. 37-51). New York: Dryden Press. In D. P. Ely & T. Plomp (Eds.), Classic Writings o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pp. 169 -180). Englewood: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Dale, E. (1953). What does it mean to communicate? AV Communication Review, 1, 3-5.

Heidegger, M.(1988).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A. Hofstadter,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王增勇（2005）導讀。於王增勇、范燕燕、官晨怡、廖瑞華、簡憶鈴等譯、傅柯與社會工作。台北：心理出版社。

余德慧（2001）。詮釋現象心理學。台北市：心靈工坊文化。

蔡崇禮（2002）。臺灣地區建築業轉型暨永續發展策略之探討—以東岩建設個案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高雄市。

貳、網路資料

台北孔廟雅樂舞研習（2009年2月25日）。天空部落。取自

<http://chun918.tian.yam.com/posts/19681646>

詔安客（2015年11月8日）。世界客報。取自

<http://john380920.blogspot.tw/2015/11/blog-post.html>

堂號，西河堂（2005）。奇摩知識。取自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51214000014KK07513>